

# 「人間」的讀者・「新地」的朋友

8折優待「人間」的讀者！

## 《新地出版社創辦旨趣》

我們認為：文學要關懷鄉土放眼世界。  
以真情熱愛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  
秉筆直書，為民族發展服務，為苦難時代見證。  
我們認為：作家要具有社會良心，  
要從私慾的圈子走出來！不惑不懼，抗拒庸俗潮流，  
宣揚人道精神，樹立倨傲風骨。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宣佈出版旨趣：  
1. 新地只印文學作品：其他的書不印。  
2. 新地只印寫實作品：虛幻的書不印。  
3. 新地只印純正作品：淫盜的書不印。

## 【評論】文學的道路 文季社編 100元

從民族主義出發，以寫實的巨筆，寫作關懷社會熱愛人群的作品，  
替時代留下下面影作為歷史見證。這就是我們文學的道路。

## 【散文】理想的追尋 尉天聰 90元

在鄉土文學的論戰中，尉天聰不僅是激越的號手，也是勇敢的戰士。  
以《文季》為中心的一群血性的朋友，為對抗文學的殖民主義，衝鋒陷陣！  
而尉教授此書正是一代風潮的真實見證。

## 【隨筆】荊棘中的探索 尉天聰著 100元

台灣的文化與社會，在西方和東方的強權文化侵襲下，完全喪失了民族的自尊，  
淪為附庸。表面是錦繡滿眼，內容是一片荊棘。  
尉天聰教授從荊棘中探索民族文化的道路，論述深刻，令人猛醒。

## 【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 鍾阿城著 110元

本書原發表於《上海文學》，經各地華文刊物紛紛嘉許，  
台北聯合文學及自立副刊亦予轉載，轟動華文世界。本社出書一週即再版。

## 【小說】靈與肉 張賢亮著 100元

大陸文壇近年出現不少傑出作家，他們高舉正義的大筆，  
向一黨統治，要自由和平等。本書所選張賢亮等的小說，  
不僅開啓了窺探專制社會的窗子，也在小說技巧上提供壯麗的典範。

## 【散文】松窗隨筆 何欣著 100元

何欣教授在台灣近四十年的文學史上，是沉默而深刻的耕耘者。  
先生參與了許多重要文學雜誌，指導不少當代名家，  
此類散文，最能見其高遠格調。

## 【散文】人行道 許達然著 80元

達然先生的散文，在散文藝術中獨創新局，音效強烈，意象繁複，  
而其關懷鄉土，熱愛人羣，卓越的民族風格，絕不崇洋媚外，尤足令人敬仰。

## 【散文】生命·醫學·愛 陳永興著 100元

人道主義的醫師陳永興，也是熱愛社會的作家。他常以精神科醫生，  
社會工作者及社會改革等多重角度，透視社會病相，關懷民生疾苦，  
他的熱情和理想給充滿物慾的社會，帶來人性光輝。

## 《社務委員》

李歐梵(美國支大教授)  
李魁賢(詩人)  
非馬(詩人、美國阿岡研究所科學家)  
陳若曦(旅美小說家)  
郭楓(詩人、教育家)  
許達然(美國西北大學教授)  
尉天聰(政大教授)  
葉笛(旅日散文家、教育大學教授)  
鄭清文(小說家)

## 【詩】李魁賢詩選 李魁賢著 80元

新詩四十年來的發展，由現代派到超現實主義，大多跟着  
西方世紀末的頹風旋轉。李魁賢卻以誠懇虔敬的態度，緊守着民族的方向，  
心懷台灣，放眼世界，寫出真情熱愛謳歌人生的詩篇。

## 郭楓特輯

郭楓是一位堅守民族主義的文學和教育工作者。  
他的散文優美如詩。他的詩篇，無論敘事、抒情、詠物，都含蘊醇厚的天機。

## 【論評】民族文學論文集 100元

在一片夢幻的或頹廢的庸俗文學中，  
郭楓站在民族文學立場，揚清激濁，呼籲作家醒寤。

## 【散文】永恒的島 90元

台灣，永恒的島，她美麗的名字，刻印在我們的心靈中！  
凡熱愛鄉土的都該讀這本散文。

## 【散文】九月的曙光 90元

九月，是詩和靈的季節，九月也是收穫季。  
郭楓以真情的絲網住九月多彩的歲月。

## 【散文】老家的樹 90元

作者的根札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恍如撐天古樹，  
枝枝葉葉，都閃耀着民族和鄉土的愛。

## 【詩】第一次信仰 90元

信仰生命、信仰善美、信仰愛！這是永不改變的虔誠。  
心靈，請接納這無私的熱情和愛。

## 【詩】海之歌 90元

在美麗之島生活的人民，都是海的孩子。  
我們也該以海般深廣的愛，心懷鄉土放眼世界。

凡「人間」雜誌讀者/訂戶  
一律照價8折優待  
劃撥時務請註明！



中國純正文學的傳薪者  
新地文學出版社

郵撥：(07)145-1-1  
本報郵政1126

# 人間

75年2月2日  
4

## 白河鎮屠虎記

人間封面報導  
從地圖上消失  
的洲後村

阮義忠  
台北速寫簿(4)

關曉榮  
八尺門連作(4)

人間山河  
遼遠的呼喚

如果利管攝影家安德烈·科特茲  
一種視覺的誕生



# 雀巢「金」典之作

純金，是至高無上的珍品；雀巢金牌咖啡是咖啡中的珍品，被全世界咖啡品嚐行家評鑑為雀巢的「金」典之作。

雀巢金牌咖啡，擷取世界最高級咖啡品種之精華，每一顆粒都像純金般珍貴，原味獨特、濃郁香醇，將咖啡的深邃內涵發揮於極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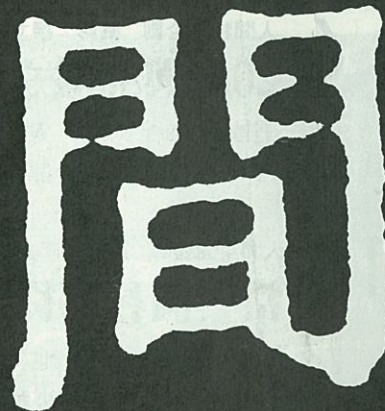
品嚐雀巢金牌咖啡，你會深深體會它的純金品味——無與倫比。



## 雀巢金牌咖啡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 第4期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總編輯 / 潘庭松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採訪攝影 / 王雅倫 陳品君 蔡明德  
/ 李文吉 官鴻志 陳 列  
特約攝影 / 郭力昕 鍾俊陞  
業 務 / 史庭輝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惠 鄭子敏

4 讀者信箱  
5 編輯室報告

6 人間特別企劃 攝影 / 撰文 ■ 郭力昕  
**20歲與80歲之間**

美國富裕社會裡，人間疏離的生命現場報告：  
——在年輕時代大肆揮霍着青春，年老時被家庭和社會冷冷地丟置一旁。

18 人間封面報導 攝影 ■ 李文吉 撰文 ■ 李文吉 · 李明  
**當一個村落從地圖上消失**

這篇費時年餘的現地報告，告訴您一個思慮不周、不正確的社區遷移計劃，  
會為政府與人民帶來如何嚴重的損害與隱憂……

32 人間生態與環境 攝影 / 撰文 ■ 王華  
**屠虎記**

前年，台灣民間公然屠殺從孟加拉進口的老虎，取其皮，食其肉，酒其骨，  
引起省內和國際輿論的側目。這是屠虎現場的報告。

42 人間人物 攝影 / 撰文 ■ 沈英  
**平民學者曹永和**

四十多年來，以他長期堅毅的自修，在台灣早期歷史和東西交通史上，  
卓然成家，蜚聲國際士林的平民學者曹永和先生……



52 關曉榮八尺門連作④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失去了中指的阿春**

突然，有一個人抓起我的左手高舉示眾。  
「你們看！一隻好命人的手！」一個小伙子說。  
我感到難堪、痛苦，雖然我至今還說不清  
這痛苦與羞恥之所以……



60 人間社會 攝影 ■ 蔡明德 撰文 ■ 官鴻志  
**捆工阿榮伯的故事**

三十年都有了吧，阿榮伯，一個靠著他硬挺  
結實的肩膀、腰板子和兩條胳膊幹活的苦力，  
端端正正地過了半生，把妻子兒女帶大。

72 人間社會 攝影 / 撰文 ■ 王雅倫  
**鎚鋼鎚鋼上摩天**

南橫線上的摩天，是台灣種植夏蔬的小據點。  
在新的土地關係中，自耕的布農人成了農  
業工資勞動者……

86 人間燈火 攝影 / 撰文 ■ 王思茗  
**阿德，加油啊！**

我不在乎他過去犯過什麼大錯，我只知道  
他改好了。我跟自己說，我跟定他吧……」  
阿德的太太說。

94 阮義忠速寫簿(4) 攝影 / 撰文 ■ 阮義忠  
**台北：留下來的和消逝的**

104 世界攝影名作選讀 攝影 ■ André Kertész  
撰文 ■ Hilton Kramer 改寫 ■ 趙鴻  
**一種視覺的誕生**

柯特茲是20世紀影響十分深遠的攝影家，  
他所開拓出來的敏銳而獨異的攝影風格，  
影響了布拉賽 (Brassai) 與布烈松  
(H. C. Bresson) 的作品。

116 人間山河 攝影 ■ Scott Henry 撰文 ■ 梁春幼  
**西藏，遼遠的呼喚**

中共文革風暴，對藏族人民  
文化、宗教和生命財產的愚昧摧殘，  
留下極端複雜的傷痕，等待療癒……

# 人間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0-6304, 702-6750



封面解說  
拆村之後，陳樹根的八十高齡母親  
依舊每天早晚自食其力的種菜賣菜，  
不依賴五個兒子們生活。  
她正登上疏洪道堤防的階梯。  
(李文吉攝影)

## 讀者信箱

看了貴刊下期預告，有關韓國青年林采洙的報導，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謝意。實在很感謝這位兄弟千里迢迢，從韓國來台灣所做的一切貢獻與服務，他的愛心跨越了國界，他的溫暖橫跨了太平洋送到台灣，林兄弟這分情誼，實在太可愛了，貴社能否傳達敝人這分心意。我想跟他聯絡，結交做朋友，多多學習他那份犧牲奉獻的精神。

台中縣 林健華

雖然我只是位學生，雖然我沒有很充裕的經濟來源，雖然訂閱「人間」一年亦是我的一種負擔，但那畢竟只是微薄之力罷了！那怕花了一千元只買了一本雜誌，我還是認為值得，因為，您們的確是在盡心盡力做些事，而「人間」的精神正是這個社會進步和諧的一股推動力。

很抱歉，由於明天尚得考試，不能多談，這些意見不很深入，或許沒啥用，只能表示我由衷的敬意。

台北 黃威詔

每篇每頁每個字，都可以看出工作同仁的用心，透過「人間」，感受到人類高貴的愛以及關懷。世界上因為有一群像你們這樣的人在默默地傳播愛的訊息，所以令人倍覺溫暖；但各位將理念透過雜誌，大家一起為目標而努力，其貢獻更多，更偉大。謹此說聲“謝謝”，也許不能表達內心於萬一，但我相信你們會了解其中的敬意。

有關創刊號中的“台灣的中美混血兒”，麻煩寄給我有關的資料，愈多愈好。

台中 呂亞寧

在排版面的時候，是否應更注意照片的處理？其實很多跨頁的照片並不一定非要跨頁處理不可，最可惜的是正好切在照片的重點上，這樣一張照片就泡湯了。

台北 施心慧

讀完「人間雜誌」對楊醫師領導著醫護、社工人員和血癌病童一起奮鬥的毅力和勇氣感佩不已；抱著滿懷的感動，就按照文末所書的帳戶，劃撥了一點點的心意，以鼓勵為小兒血癌病童披荊斬棘、打開一條健康之路的小兒血癌工作群——包括倍受病痛折磨的血癌病童。

不意這份小小的心意，竟然未能順利的傳達到遠方。……退了回來，冷冷的躺在書桌上，一股冷水當頭澆下的不悅油然而生。

早上再度撥通電話，在公用電話那端，查證了「小兒血癌基金會」的帳戶，應該是「基督教門諾會醫院」帳戶。帳號〇六〇〇七〇〇之六無誤。

為了避免「人間」讀友對小兒血癌工作群傳達關懷時，受到帳戶不符的阻碍，謹在此請讀友注意帳戶名稱。

（編者按：謹向賴士安先生暨人間讀者致歉，謹此訂正）

屏東 賴士安

得知「人間」與爵士藝廊合辦攝影展，以及講座。我知道這是非常好的展出及一系列優秀名家的講座，然而在南台灣却有一大群愛護人間的讀者，沒有辦法目睹這個展出，實在可惜。我們熱切的期望人間能將對社會的關愛，帶到南台灣，讓我們分享。

台南縣 林俊安

## 編輯室報告

在介紹這一期人間的內容之前，我們很高興地向人間的訂戶和讀者，向我們的文化社會宣佈一項好消息：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高信疆(高上秦)先生，將從第五期開始，負責我們總編輯的工作。

高信疆先生在「人間副刊」的編輯上極為優異的成績，早已為他贏得「紙上風雲第一人」的美稱。他在中國報紙副刊文化的獨創性發展，無疑已在中國現代報業史和編輯學上，留下歷史性的勞績。尤其令我們欽佩的是，他推辭了待遇極為豐渥的其他省內和國際上華語出版機構的禮聘，却毅然接受還在艱苦創業中的人間全體同仁的敦請，同意和我們一塊生活與工作。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對我們的極大鼓舞與激勵，是對一切人間讀者的好消息。我們相信，在高信疆先生的領導之下，人間的同仁將加倍努力，為讀者和社會做出更好的貢獻。

這一期的封面報告，是前年台北縣洲後村拆遷的整個現場報告（第18頁），讓我們切膚地感到，一個沒有經過周詳評估和計劃的社區遷移工作，會為人民和政府帶來多麼嚴重的傷害。曹永和先生是苦學成功，在東西交通史和台灣史的研究上斐然有成的學者。我們報告了他艱苦樸素、嚴謹認真的治學風格與歷程（第42頁）。

隨着環境、公害意識的成長，生態保育的問題，也逐漸受到應該的注意。這一期，我們為前年台南白河鎮的一場屠殺老虎，公開取皮、賣肉的現場，做了詳細而生動的報告（第32頁）。在一個大眾消費社會中，享樂主義的氾濫、傳統家族的解體，高齡人口的贅餘化，成為中心問題。這一期的特別企劃中，我們報告了美國富裕家庭青年女性對青春與物質的揮霍，與老年婦女墳墓似的孤索、淒寂的生活對比，對飽食社會中人的目標喪失與人間疏離，做出第一手的深刻報告（第6頁）。

隨着台灣經濟發展蓬勃發展起來的貨運業中，有無數的搨工苦力，擔任着艱鉅的「現代鏢局搨工」的角色。我們介紹了在搨工生涯中渡過24個年頭的阿榮伯，怎樣以他的雙臂、肩膀和腰板子，端端正正地過了他的大半生的故事（第60頁）。

關曉榮的八尺門連作，這一期記錄了在工作中喪失了中指的阿眉族漁夫阿春，以及他寂寞、困厄而艱苦的生活（第52頁）。阮義忠的台北速寫，捕捉了許多犀利、巧妙的瞬間，為首善的都城台北，留下難忘的詮釋（第94頁）。

此外，我們報告了南橫線上摩天嶺蔬菜農場中，獨立的自耕布農族山胞，成為農業雇傭工資勞動者的生活情況（第72頁）。

也報導了一位少年犯罪者經過觀護處置後改悔向上，却在得不到社會與家庭信賴與幫助的情況下，艱難奮鬥的故事（第86頁）。

這期人間山河，我們採用了美國年輕攝影家Scott Henry對西藏風土的優美記錄（第116頁）。最後，我們把原定在本（第四）期刊出的大學生同居行為的報告，和高雄市卡拉OK文化的報告，移到第五期刊出，是因為我們想把這個珍貴而有意義的題材，做出更深入而全面的探索。編輯部這求全的更動，尚望讀者諒察。

人間出刊之後，我們受到各方讀者很高的評價。人間的出刊，也被報紙列為1985年度十大出版文化新聞之一。零售與訂戶在逐期增加，人間同仁為此深受鼓舞。但由於人間製作上十分嚴謹的態度，使她的成本負擔比別人沈重。因此，四十多位台灣文化、工商界的朋友特別自己集資為我們在報紙上做巨幅廣告，呼籲社會對人間雜誌做更為廣泛的支持。這件四十年來未曾有過的文化界盛事，使我們深受感動。在廣告中，他們呼籲您長期訂閱，代我們廣傳驚喜的口碑，為我們在您的親友中開拓訂戶。這也使我們決定：凡是訂戶介紹新的全年訂戶者，我們以免費延長一期訂閱期數做為我們對您的報答。因為支持像人間這樣一種努力著標示各層社會的文化高度的雜誌，正是您給我們的最佳贈禮和鞭策。

# 20歲 與80歲 之間

## 美國愛荷華城的 兩個女性世界

攝影 / 撰文 ■ 郭力昕

人說美國社會是年輕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墳墓。在年輕時代大肆揮霍着青春、美貌、金錢之後，年老時被家庭和社會冷冷地丟置在社會的一個孤獨、冷漠的角落，在活人的墳墓中，挨着漫長的時間，償還年輕時代除欠的揮霍。本文是富裕社會裡人間疏離的生命現場報告！

杉密街 (Summit St.) 的這一頭，D G 屋子裡的女孩子們喧嘩笑鬧著，一邊挑選衣服、打扮著自己，準備盛裝前往市郊一家酒店裡的舞會。街的另一頭，「瑪麗·寇尊之家」(Mary O. Coldren Home) 屋裡暗淡的燈光中，幾個老太太待在各自的臥房內：有一位的電視機上擺滿了孩子們以及自己年輕時的照片，她正在不停地擦拭著相框上的塵埃；另一位老太太撐著扶架，在臥房與甬道之間遲緩地來回走著；住她隔壁的一位，則靜靜地呆在床沿上。

### 成立於一八八六年

在美國中西部這個大學城的杉密街一帶，是小城裡最古老的住宅區。這兩棟專為女性而設的住所，也都相當富有歷史性，而且相隔僅僅幾條小街。D G (Delta Gamma) 是愛大幾個主要姐妹會 (Sorority) 組織之一，成立於一八八六年，目前有一百多個成員，其中五十人住在她們擁有的這棟豪華大房子裡。

D G 姊妹會的女孩，在客廳裡排練一齣歌舞短劇，將在邀請父母參加的週末聚會中，做為一個助興節目。



侯茲海默老太太撐著扶架，走向她的臥房。隔壁的海倫老太太，習慣性地坐在床沿，等待吃晚飯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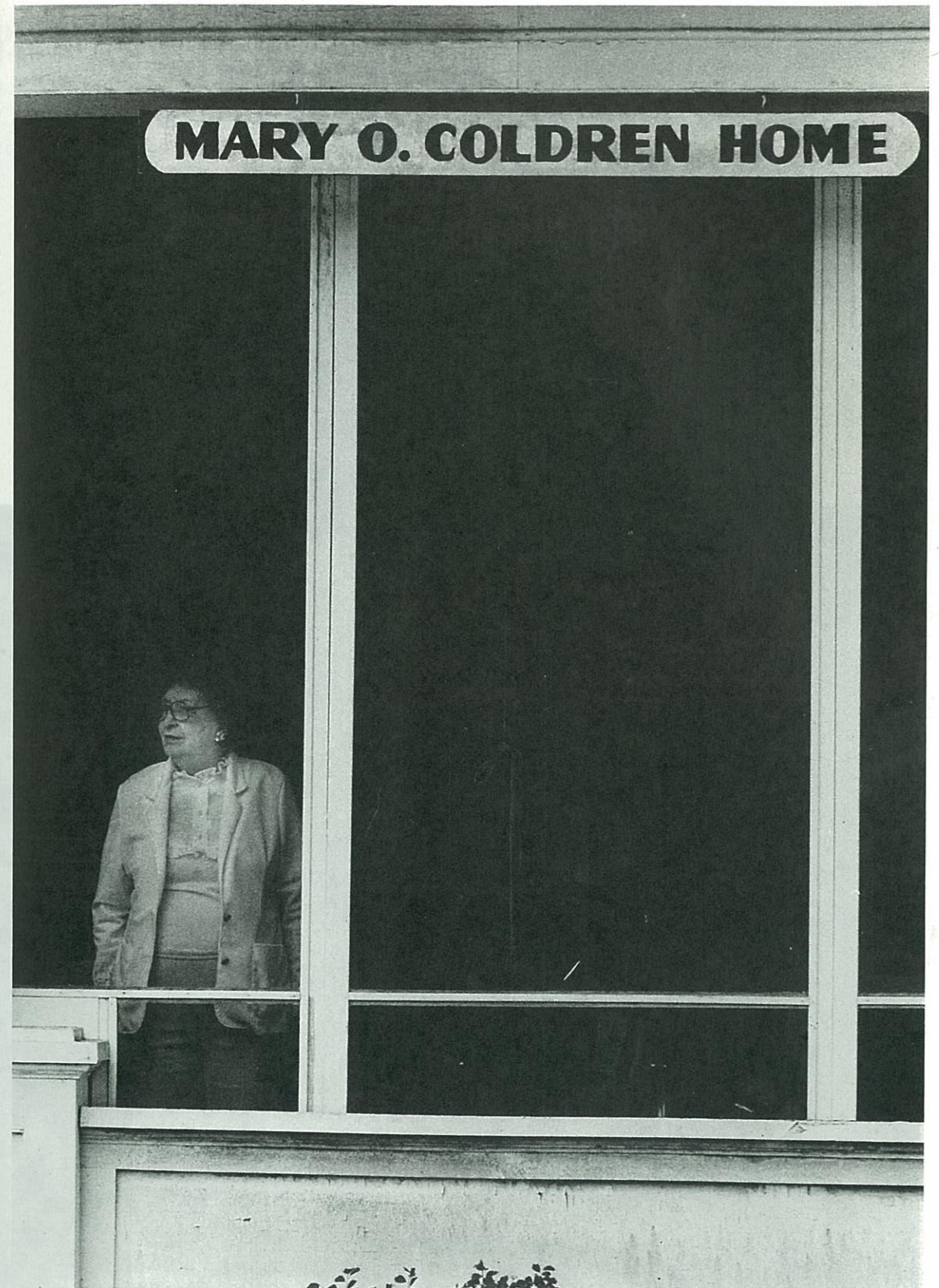
姊妹會或兄弟會 (Fraternity) 在美國大學裡的起源甚早，創辦的原始動機，是希望參加的學生們，在課業與生活上像兄弟或姊妹般地互相切磋、照應。今天，除了極少數的組織仍然保持著以學術會友的传统性質之外，大部份以希臘字母命名、標榜著友愛、互助精神的大學姊妹會或兄弟會，實質上似乎只是許多有錢家庭子女趨之若鶩的、提供吃喝玩樂的社交性組織。

「瑪麗·寇尊之家」創立於一九一〇年，是一棟由私人經營、專門租給年老婦人居住的舊房子。它並不是一般的老人院或年老病患看護中心。住在這些屋子裡的老太太們，基本條件是要能夠獨立照料自己的生活，且需按月支付房租與伙食

金（她們一起開伙，有專人負責料理三餐）。在一份簡介寇尊之家的別冊封頁上，印著這麼一句話：「除了房客的年齡，我們這兒就像個姊妹會一樣。」

在DG姊妹會邀請一個兄弟會參加的化粧舞會上，現任的會長自豪地告訴我：「我們DG女孩兒們的生活多采多姿，有忙不完的節目。她們常須要為了決定參加那一個活動而煩惱。不過這是個快樂的煩惱，不是嗎？」配合著震耳欲聾的搖滾音樂的節奏，身披古希臘式白色長袍，粧扮典雅的紳男仕女們，狂野地裸露著大腿、扭動著身軀、誇張著各種挑逗性慾的動作。不跳舞的人，三五成堆地散在角落裡，一邊灌著啤酒，用湊在對方耳旁大喊

D G 姊妹會的大門前，一位女孩掛起歡迎的布條，準備歡迎參加聚會活動的來賓。



哈汀老太太在「瑪麗·寇尊之家」的前廊，眺望街景。

四位D G姊妹在「拋錨週」的慶祝舞會上耍寶。每一次的舞會活動，姊妹會總是僱來一、兩位攝影師替她們拍舞會照片。因此，當她們看到我手上拿著相機，以為我也是僱來的攝影師，就喚我過去，擺出了姿勢。



寇尊之家這隻貓咪，最喜歡窩在諾蘭老太太的臥室裡。諾蘭在幾十年前，曾替這棟寓所做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烹飪工作。「我那時從未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住在這裡來。」她說。

的方式交談著。有的人敘述著上一場足球賽後，大伙兒在酒吧裡狂歡的情形。幾個兄弟會的男孩子，互相交換著自己與某個女孩上床的經驗。一些女孩兒，斜斜地坐在她們男友的腿上，搖頭晃腦地隨著音樂打拍子，另有一堆女孩，笑鬧了一陣之後，一時找不出新的話題，就坐在一起，楞楞地啜著啤酒。凌晨兩點過後，這些快樂而疲憊的「希臘人」掙出屋外，藉著幾分醉意尖聲怪叫，一面發動各人的跑車引擎，在寂靜的街道上，疾馳而去。

### 美腿先生與拋錨先生

除了極為頻繁的喝酒、跳舞等聚會活動之外，D G姊妹會也偶爾辦一些似乎頗有社會服務味道的活動

。譬如每年四月間依傳統舉行的「拋錨週」(Anchor Splash Week)就是D G為愛荷華城盲人福利而募款的一系列活動。然而，流覽過她們一週的活動節目表，並且參加了好幾項主要的節目之後，我不禁有些納悶。除了「拋錨週」的第一天中午，D G姊妹們花兩個小時，向姊妹會附近住家敲門請求樂捐(她們稱之為「社區出擊」)，以及「美眸比賽」兩項活動，算是配合了最初的目的。其他許多花樣，例如邀請兄弟會的朋友們參加「美腿先生」競賽、「拋錨先生」競賽、喝啤酒比賽、姿勢最滑稽的跳水與游泳比賽等等，則與為盲人募款的動機扯不上什麼關係。看著D G姊妹們花掉遠遠超過募款所得的費用







之類的话题之後，老婦人彼此的溝通，已經減少到最低的程度。有幾位較孤僻的老太太，甚至從來不與其他房客打個招呼。在她們的客廳裡，我曾聽到過最熱烈的交談，常常是這些對話：

「今天好像比較冷一點。」

「嗯，真冷。」

「哈汀太太，妳想午餐快準備好了嗎？」

「我想應該差不多了。」

.....

「妳看，貓咪又在洗牠的臉了。」  
「我真沒見過這麼可愛的貓咪。」  
「可不是嗎？它真是一隻好貓咪。」

### 揮霍青春， 向生命賒來的享樂

等著開飯之前，有幾位老太太會習慣性地坐在客廳電視機前，安靜地瞪著銀幕看它一陣。有一個星期天上午，我走進寇尊之家，頗為「

DG的女孩們愛作日光浴，她們浴室門口的置物箱上，總是隨時掛著一大堆浴巾，以便取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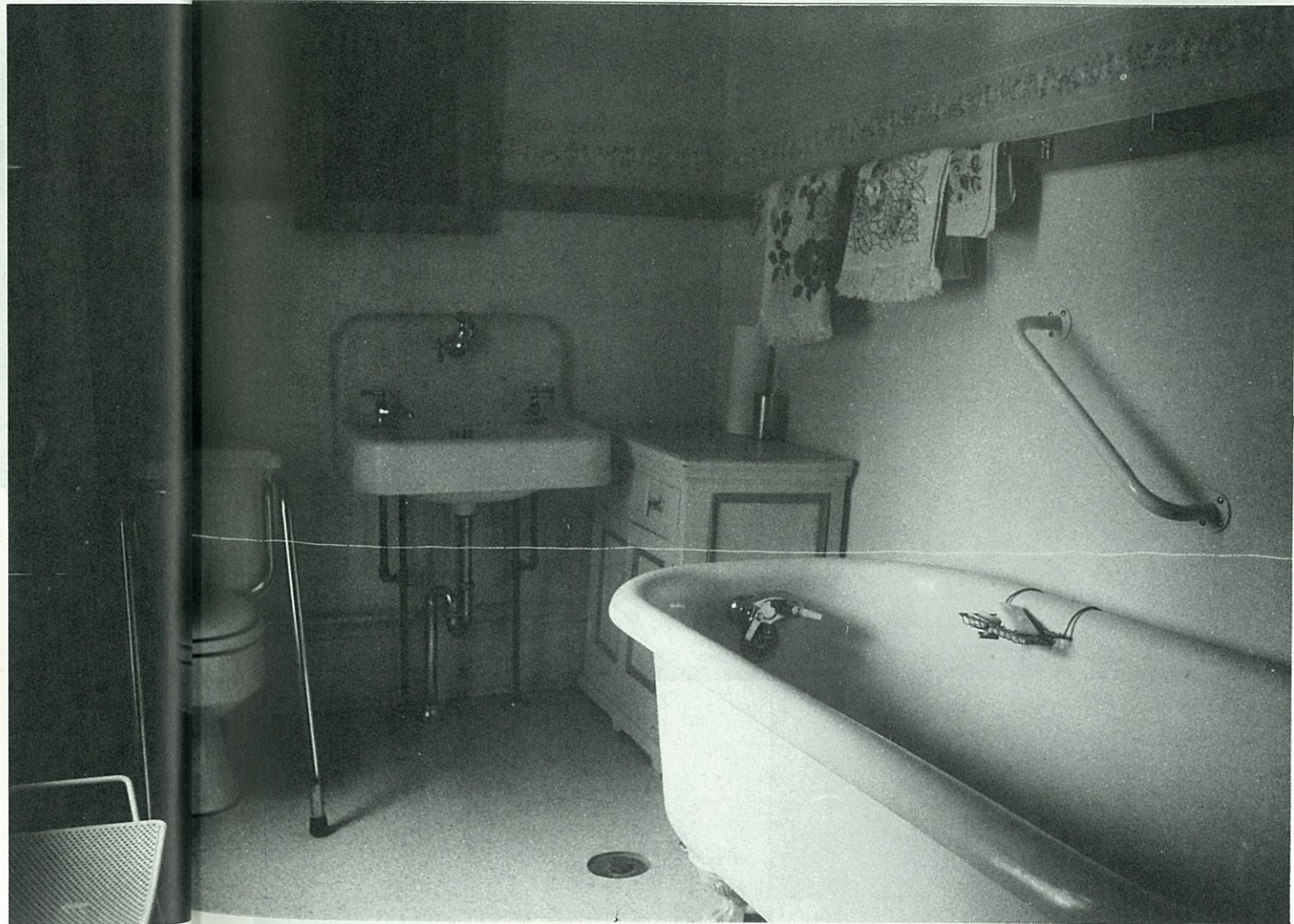


寇尊之家樓上的一個浴室。

驚訝」地發現三位老太太正坐在客廳裡，聚精會神地看著一個美國廣播電視公司的節目。那是由資深記者David Brinkley主持的每週時事座談。當時，他正在就雷根「星戰計劃」的問題質詢美國國防部長。我對她們會愛看這類節目很感興趣，就問：「噢，妳們也愛看David Brinkley的節目啊？」八十八歲的諾蘭老太太，慢慢抬起頭來看著我說：「這是正在播放的節目嗎？我根本不知道我在看什麼東西。」說完，轉過頭去，加入另兩位一直紋風不動的老太太，繼續安靜地、面無表情地瞪著電視銀幕。

常聽人說，美國是年輕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墳墓。當然，像DG姊妹會這些女孩，並不代表所有美國

青年。然而，這類的年輕人在美國也為數不少，而且正在日漸增多。如果姊妹會是年輕人「天堂」的一種樣式，則這樣的天堂需不需要進去，我還得好好考慮一下。這些年輕人向生命先賒來了所有的「享樂」，闖氣地揮霍青春、追逐慾望。當年華老去，剩餘價值不存，被自己的子女、社會冷冷地丟在一個角落之後，他們就要開始償還年輕時所欠的帳了。如果在「天堂」的日子裡，曾經真正快樂過，倒也沒有什麼好遺憾的。只是，當我每次在舞會裡，在酒吧中，不經意地看到夾雜在一陣陣笑鬧喧嚷之間、許多「姊妹」們臉上閃現出的一絲茫然、空洞的神情，使我不得不聯想到在寇尊之家，看著電視的老太太們



《75年2月》人間

臉上呆滯落寞的神情。DG的女孩子們，每天機械地趕場、赴會、喝酒、言不及義地胡扯、重覆著公式化的活動時間表，和老太太們每天從臥室到客廳，客廳到飯廳、飯廳到臥室的動作，又有多少本質上的差異呢？我開始相信簡介寇尊之家的小冊子上那句為宣傳而寫的話了：除了年齡上的顯著差異之外，這棟老年婦人的居所，和一棟真正的姊妹會，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

一個夜晚，當我拍完了一些照片，準備離開寇尊之家時，我向諾蘭

老太太告辭，並請求她是否可讓我第二天再來補拍照片。「當然可以。」她半開玩笑地告訴我：「而且，我會儘量想辦法保持健康，好讓你明天來的時候，還能看得到我。」

走進杉密街的黑夜裡，肩上的相機袋子似乎特別沉重。經過DG姊妹會燈火通明的大門前面，心裡想著：六十年後，這些年輕、快活的女孩兒們，是不是又要先後進駐「瑪麗·寇尊之家」，在臥室、客廳與飯廳之間，繞著圈子？

在暖和的天氣裡，DG姊妹會的后院草皮上，會躺滿了作日光浴的女孩。



侯茲海默老太太前陣子不慎摔了一跤，跌斷了腿骨。為了復健工作，她常利用暖和的天氣，在前廊來回地練習走路。



# 當一個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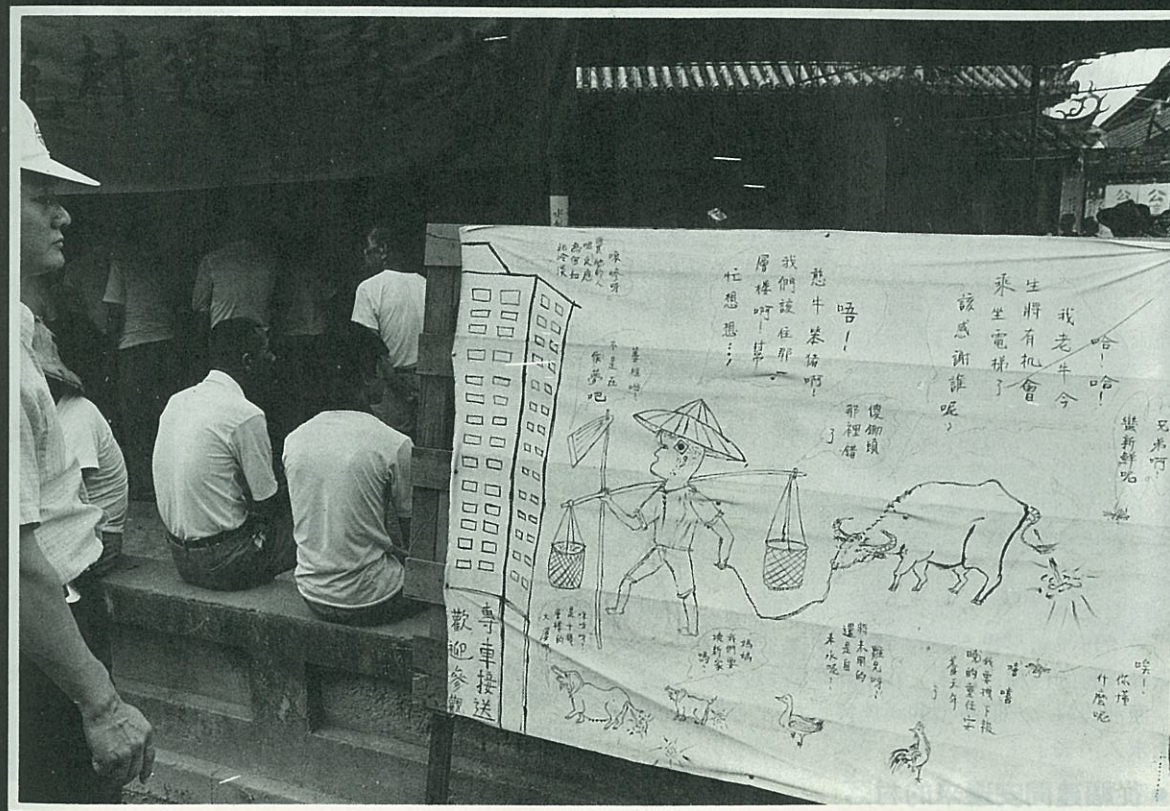
前年的八月十六日，台北縣的洲後村，  
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移民村落，在警察戒備下，  
夷為平地，永遠從地圖上消失了。  
這篇費時年餘的現地報告，告訴您一個粗疏、不正確的  
社區遷移計劃，會為政府與人民雙方帶來  
如何嚴重的損害與隱憂……

# 從地圖上

攝影■李文吉

# 消失……

撰文■李文吉 / 李明



困獸猶鬥：洲後村這個宗族移民村，三百年來  
一直堅守著這片富饒的漁米之鄉，至今全村九成九的人都  
還姓陳，彼此間都牽得出宗親血脈。  
為了不使村民從此分崩離析，洲後村動員全村老少  
所有人力一再要求政府讓他們集體遷村，  
不管新村土地再貴，環境再差，他們都願意買。  
這是73年7月間，洲後村自辦的記者招待會，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執政者慎重地  
將一個千人小農村當作談判的對手。

年近七十的兩兄弟  
陳水助和陳發來在拆  
村前每天相伴下田種  
作。他們連同過世兄  
長的子孫們，十戶人  
家五、六十口人，仍  
共聚一堂。



前年的八月十六日清晨，天才開始灰濛濛地亮起來，台北縣政府調動了數百名警察、警校學生、鎮暴部隊、憲兵和便衣人員，把洲後村團團圍住。所有通向這個小村的大小道路全都封鎖了。幾部推土機和怪手升火待發。空氣中瀰漫着一種面對大變的緊張。

這是為了建設二重疏洪道，強制執行拆除洲後村的日子。

行動開始了。警備和安全人員，跟着推土機和怪手，進入村莊。無線電對講機絮絮地通話。執行人員基本上是立場堅定，態度溫和的。天逐漸地亮了起來。許多村民自動在怪手還沒砍向屋頂時，搬走自己的傢俬。

沒有暴動、沒有流血。流淚，那是難免的。畢竟是百數十年慘淡經營下來的家園啊。到了當日傍晚，拆除洲後村的任務，基本上在平靜中圓滿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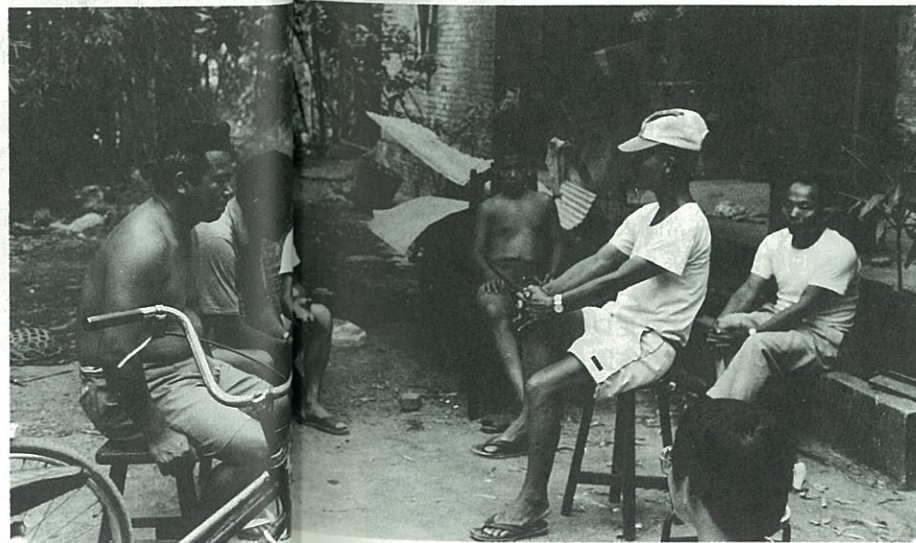
而洲後村，一個典型的漢族移民村落，從此自地圖上永久消失了。

### ● 從福建同安遷來的村落

據洲後村中的長老們說，在兩百五十年前的清乾隆中期，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的一對陳姓兄弟，漂洋渡海，來台拓殖謀生。這對兄弟先是在今日林口台地一帶墾殖，但因土質不良，再遷到林口台地淡水河口、一塊位於淡水河、觀音坑溪和大科坎溪間的三百餘甲沙洲，這就是昔稱「洲仔尾」的洲後村了。由於土質異常的豐沃，兄弟倆又趕回福建同安老家，招來更多同宗親友來洲仔尾這塊土地上，胼手胝足，建立家園。

兩百多年來，由陳姓宗族繁衍發展起來的洲後村，歷經五十年日政統治，一直到台灣光復後的四十年間，自然形成了她親睦、團結、守望相助和夜不閉戶的村風。即使經歷了近二十年來台灣工業化中巨大的社會變遷，台灣農村人口大量外流的今天，洲後村人口外流的比率却一直很低。有一位在國中教書的居民張老師說：「雖然今天村子裡的年輕人多半都到村子外的工業區找工作，願意繼續下田種作的不多，但他們

右上角是「德星堂」——陳氏宗祠，左下角是忠義廟：洲後村村民信仰與村治的活動中心與象徵。這種景象在台北盆地內已近絕跡。



洲後村的隣村竹華村，雖然還有這份午後的悠閒，整個竹華村早被都市化的巨輪碾碎，水利局來拆屋前，多數村民都「自動拆除」搬走了。像陳國（左三）和許吉義（左一）等少數幾個爭取遷村的農人，得不到村民支持，只有無力地發牢騷。

絕大多數卻依舊住在村子裡通勤上班，為的是他們丟不下村子裡那股相親、相知的親人似的情感。」

村子裡，風俗淳美。在庸俗、色情文化大肆侵透農村的台灣，洲後村沒有賭場、沒有色情茶室，沒有演黃色電影和色情表演的小戲院。村子裡有個公共場所，是老祖宗蓋的一間忠義廟，供的是知府王爺。這忠義廟，一直到遷村之前，是村民交換資訊、娛樂、社交和祭祀等活動的中心點。

由於土地肥美，溪水豐足，洲後村的魚美蟹肥，稻子、竹筍和橘子長得特別香甜。洲後村的良田，在日據時代被強制改種甘蔗失敗，光復後又為了種蔗把砍光的竹圍種起來，重種稻米。民國五十二年，錯誤的水利工程使洲後村成為澤國，村民立刻改種成本輕、收成快的菜蔬。憑歷史和政策的風吹雨打，洲後村的人却熱愛這塊生活了兩百多年的土地，執着地、勤勞地生活了下來。



### ●獅子頭，炸不得啊！

洲後村的農民，從祖宗傳來一個認識：這村子海拔低，又位於淡水河口，如果不是關渡隘口上一個叫獅子頭的小山丘擋着，颱風季節，海水倒灌進來，全村就得淹水。因此，村民很早就知道那小小的山丘獅子頭，是洲後村福禍所寄的守護神。

民國五十年左右，台北市急速發展，淡水河的負擔越來越沈重了。為了台北市民的安全，政府考慮搞好淡水河下游的疏濬問題。防洪計劃擬定下來，為了拓寬淡水河口以利疏濬，決定炸開獅子頭。

這個決定，使村民起了恐慌。村中長老都說：「獅子頭，炸不得啊！」村民們陳情反對，但獅子頭終歸還是炸掉了。民國五十二年，一場葛樂禮颱風，使海水大量倒灌，陸上的水流不出去，頓時使洲後村、五股、三重、蘆洲數鄉鎮成爲沼澤之國。世居泰山鄉，在某民營企業擔任工程師的林景政先生說：

在記者會中，陳水助的媳婦聽了村中律師陳化義的意見，鼓掌叫好又眼淚直流。



請願的標語掛了三、四年，每年村子都淹水，拼裝車照樣載菜趕早市，農婦照樣天天操持耕作，日子總要過下去啊。

「淡水河關渡隘口尚未拓寬之前，因爲河口小嘛，巧妙天成地使河水出海的流速增大，也使河水壓力大過潮水壓力，縱使有小量的海水倒灌，三兩天也退得乾淨，土地也不致被海水鹹化，尚可耕作。炸掉獅子頭，河口拓寬之後，使海水壓力大過河水出口的壓力，使潮水有進沒出。結果洩洪的目的沒達成，反而促成海水倒灌……」

到底當年淡水河口拓寬的工程，在設計上對不對，至今沒有一個科學的交代。但自斯以還，洲後村和鄰近的幾個鄉鎮，每有風雨，水患却越來越嚴重了。

民國五十七年，因爲台北防洪計劃益形迫切，爲了設計出一個全面性的防洪結構，政府宣佈，把包括洲後村在內的三重、蘆洲、五股、新莊一帶低窪之地劃爲「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全面禁建新的房舍廠房，爲將來大防洪工程做好準備。這一禁建，到洲後村拆村之前，一拖就是十七個年頭。

### ●洲後村民爭的是什麼

十七個年頭，對於洲後村農民，並不只是一段漫長的時光而已。這十七年裡，新房不准蓋，可是好多農民把土房、茅草房一點一滴翻蓋成磚造水泥房；幾次海水倒灌，把土地弄鹹了，農民想法子抽地下水沖洗土質，照樣種作；現在常鬧大水吧，農民停止種長期作物，改種回收快的蔬菜。先不說這是經營了兩百多年的宗族村落，光說這二、三十年來農民投注在生活和土地上的心血和情感，就足以理解洲後村民爲什麼曾經對爲了二重疏洪道拆除家園，有那麼激動的反應。

國家要建設，社會要進步，就一定少不得開發，少不得巨大變動地貌和村莊。老百姓爲了國家整體的好處，應當合作。洲後村的老百姓絕不是不懂這個道理。但是，當政府決定興建做爲「北區防洪計劃初期工程」之一部份的「二重疏洪道，要把規劃中疏洪道口」

正中央的洲後村征收拆除，整個村子爲之嘩然，竟而形成一股強勁的阻力。民國六十九年以後的四、五年裡，民衆爲反對拆遷，給中央政府上陳情，甚至搞遊行示威。這陳情、示威，原都不失爲一種官民間溝通的方式。可是由於政策上一直不很明確，又缺少現成的法令規章來處理複雜的遷村問題，整個問題就僵在那兒，一耽延，又是四、五個年頭過去。

現在，洲後村已經夷爲平地。回想起來，民衆和政府爭執的問題點有這幾端：

●宣布爲了疏洪道工程征收土地房舍，定期拆除時，政府和村民間的協調過程中始終沒有決定拆遷的確切日期。對於拆除之後，整個村子要遷往何處，也始終沒有答案。直到七十三年八月拆村的前數日，才宣佈以灰窰爲新村的建地，還要以兩年的時間劃地整地。換言之，房子被拆以後，村民得再等兩年，才有地方再建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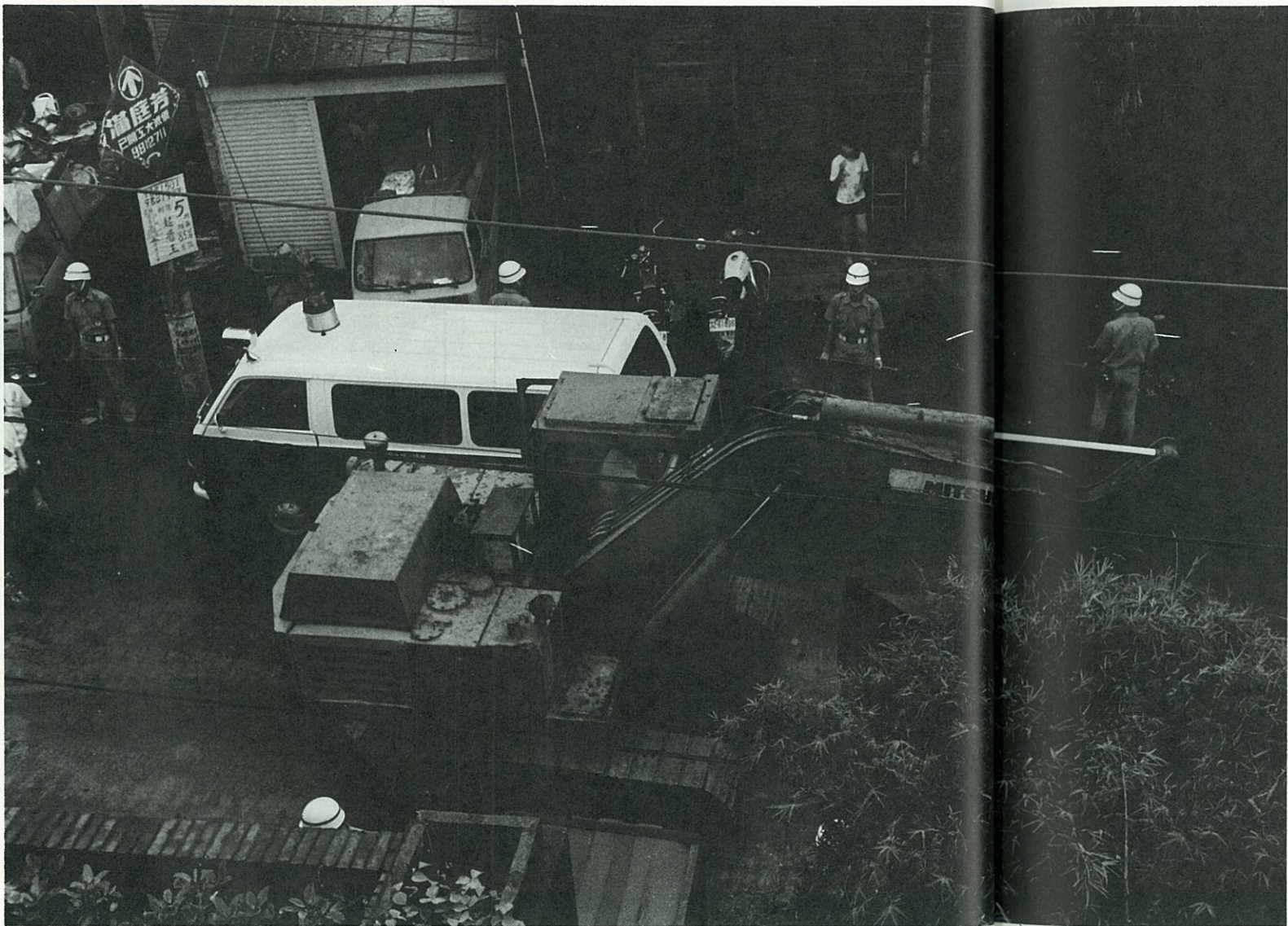
這兩年裡，村子拆了，家族四散的村民，怎麼過日子？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洲後村民因此堅持先建好新村讓農民搬進去，再拆除老村子。這就是著名的「先建後拆」原則。當時的省主席也親口答應了這個原

則，但後來省政府不肯認帳，下令強拆強遷，引起村民的忿慨。

●房舍徵收也是爭執的重要焦點。第一，土地是照價收買。可是洲後村禁建了十七年，公告出來的地價，全是十七年前的舊地價，農民以爲不公平。其次，以十七年前每坪七、八百元的地價計算，耕作一甲地的農民，可以領到三百多萬的補償金。但是，問題在於，洲後村還保持父家長制的大族居，房子拆了，領到的錢，就必須均分給兒女。如果這筆錢均分給子女父母，每人至多只能分到四、五十萬元罷了。以這四、五十萬元，到蘆洲去買最差的公寓房子都不夠。加上田園荒置，屋毀後又得各自租房子。收入少了，花費却比從前多了。等政府花兩年時間整頓灰窰那塊地，這筆錢已經失去了一大角，就連將來灰窰的地，都買不起。原先是和土地密切聯繫着的農民，自此失去依憑，洲後村的農民自然是不肯答應的。

「若不是征收我土地只給一坪七十元的補償費實在刻薄，我才不會年紀這麼大不知羞恥，穿這牛稠衫丟人。」徐財元說。





73年8月16日上午八點多，警備車與拆除大隊陸續開進忠義路。洲後村民至此才相信縣政府以往的低姿勢都是欺騙社會的。

### 查一查後台老闆是什麼人

● 最早的二重疏洪道，計劃由新莊中港入口，經五股沼澤右轉經蘆洲沼澤，洲後村原不在疏洪道上的。民國五十九年，計劃改了，疏洪道改走地勢高的二重和洲後村。村民不但懷疑這計劃的明智性，更懷疑洲後村被不合理地劃入疏洪道，是因為受到三重地方利益集團的影響。原來，疏洪道一旦劃成，十七年禁建築豁然解除，中港、蘆洲的大片土地上，立刻豎起建築的看板，也出現了幾個新工地。有一位洲後村的老人家說，「小伙子，去查一查那些大蓋販層的建築商後台老闆是什麼人，你就曉得是怎麼回事了。」

● 洲後村因為是個宗族村，村民間比較團結。為了堅持「先建後拆」，村民自發地起來陳情、抗議、示威、請願。他們原先很想藉着這些運動性的行動，使



拆洲後村很順利，縱使有這麼多悲憤的圍觀者，也沒一個稍有抗拒的。縣長在前一天說，凡抗拒拆除者一律不發「自動拆除獎金」，並取消配售遷村地的權利。

他們的苦衷受到政府層峰和社會的理解與同情。不料，我們的大眾傳播却一再地把洲後村民描寫成貪得無厭、蠻不講理、頑劣刁鑽之民。這些不負責任的、惡意的歪曲，使純樸的村民驚駭、傷心。七十四年夏天，村民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記者招待會，但第二天消息幾乎全被封殺。（忿怒、絕望的村民，改變了原先極力避免黨外媒體介入的態度，開始接受黨外刊物的採訪。但是，現在回憶起來，黨外刊物固然刊出了村民的不滿和真正的願望，但不久之後，也對問題失去了興趣。到了今天，村民覺得黨外輿論也遺棄了他們。）村民以為，這是有計劃的大眾傳播暴政，十分不滿意。

● 在村民與政府進行協調與溝通時，有少數一些官員採取對村民各個擊破、分化離間的手法，造謠村中誰家已經因為態度合作，多得好處，自動搬走，或者

竹華村的陳老銳一家在怪手剝掉屋頂瓦片後，才在搬零細家當，他連兄弟老母四戶人家全搬進廢棄的小學教室借居了兩年。

當面提出特別優渥的理賠條件，要領導抵抗的村民出賣鄉親。這些小技，被拒絕的村民傳出來，也引起村民的駭異與忿懣。

● 七十三年夏天，洲後村民舉行要求延緩拆遷的記者會，受到蔣經國總統的注意，並且親自指示「妥善辦理」。接着，縣政府派出幾十名社會工作人員，來傾訴洲後村民的意見。這個轉折使村民在極度挫折中重又懷抱希望。許多人見了社調員，就像見了親人似的，帶着眼淚把滿懷的委屈盡請傾吐。但是調查員回去了，台北縣長和社調員開會，禁止記者參加，會後發表一些至今不曾實行過的「輔導失業農民就業」、



「賑濟貧困農民」的決定。洲後村民懷疑，是不是有人膽敢遮掩蔣經國總統關懷村民的美意？

### ● 失去的忠義廟

洲後村拆除之後，兩年多過去了。村子裡三百多戶人家有五十戶住到堤防邊的臨時村，有兩戶住進更寮國小，其他全散遷到周近的成洲、蘆洲和三重。

忠義廟的老廟祝陳金泉說，全村的精英、鄉長老，全散了。忠義廟拆下來，領到五、六百萬補償費。「將來，這祖宗傳下來的忠義廟，總要再蓋起來吧。現在，蓋個廟，動輒就是千把萬。三百戶村民散的散，失業的失業，」陳金泉說，「來日到那裡去募足錢，把廟蓋回來呀？」

拆遷之前，政府答應把堤內農地重新分配給民村，可一年、兩年過去，也沒定案。結果一片好地，任由營造商控土、倒垃圾，野草叢生、垃圾成堆，種在畦上的菜蔬荒枯殆盡。農民陳慶和說：

「村子拆掉了，外村人大量湧進來。過去純樸的村風消失了，外村人來這帶空地開賭場、開土雞城、酒家。一入夜許多人開車子來尋歡作樂。深夜裡，堤後路上全是醉漢和塗紅抹白的妓女。我們的小孩，成群結隊去看土雞城裡的查某。」

有些外地來的妓女受到警察取締，竟然說她們原是洲後村良家婦女，因為村子拆了，男人失業，不得已出來操賤業，以搏取警察的同情。「我們洲後村才沒

陳發來在太太兒子們全搬到三重市住公寓後，在僅存的菜園內搭個木寮，獨居了一個多月。



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小河內是漆黑的工業廢水，山坡上是急著出售土地作亂葬崗的五股觀音山。

這種女人，」陳慶和生氣地說，「村子拆了，風俗一下子全敗壞了啊！」

但是，洲後村的隣村，這回也被拆平的竹華村人，倒是真有人出來經營茶室、酒店和山產點，當然也兼做色情的生意。洲後村的人看不慣，但竹華村的那些人說，不久每戶就得準備好八十萬買政府分配的地，不幹這行，到那兒去找能短期賺到大錢的活？

### ● 生鏽的鐵牛車

五十二歲的農民陳丁賜，是個天生樂觀進取的人。房子拆了，一時沒地可種，陳丁賜在路邊擺攤子賣番石榴。

「我一生用自己掙來的錢，蓋了72坪兩層的房子。這回拆了，賠償金75萬。」陳丁賜說：「不久前，患了疝氣開過刀，還有一陣子無法下田幹活，只好擺下個攤子吧。」

陳丁賜在新建村釘了25坪大的木屋。屋子裡堆滿了



陳水枝的媳婦領了五六十萬土地房屋補償費，全用來搭這個臨時廟（圖為廟的後側）；至於兩年後新村蓋好了，五十坪八十萬元，到時候再想辦法吧。

鐵牛、各種農具、噴霧器、農藥和肥料，全都蒙着一層灰，而鐵牛車都生了赤紅色的銹。「我等著身體恢復起來，下田去整那片荒廢的地，也得把這小木屋子好好整修裝潢。」陳丁賜說，「把老婆孩子全接回來呀。」

徐財元的運氣好些。他的田，在拆遷中受損較小。六十多歲身體硬朗的徐財元，一看見營造廠的工人在他的菜園裡挖土、堆垃圾，他會拉起嗓子罵人、丟石頭，硬是拼死捍衛自己那幾分地。拆村那天，徐財元是村子裡少數幾個敢出來企圖阻止拆屋的農民之一。到現在，他還喜歡用那沙啞的聲音說，「水溝對面十家上百坪的鐵工廠，到現在不好好地在在那兒冒烟？何苦就是要急着先把咱村子拆掉？」

### ● 篤農陳國

拆村以後，有五、六戶人家住到拆得只剩兩三間教室的更寮國小，他們把祖宗的牌位供在黑板前，教室裡，櫥櫃、傢俬佔滿每寸合用的空間，子女和父母的床接在一塊，祖母的床就擠在瓦斯爐和飯桌邊。這就是農民陳樹根的住家了。

陳樹根七十九歲的老媽媽，每回看見記者去探望就掉淚。拆村後，老伴就死了。兩甲多的田地，在疏洪道

竹華村的陳老勝和三弟陳樹根同老母十幾口人，住進小學教室。拆村後，田裏的菜瓜、苦瓜經常被偷，他們是少數復耕的幾家人家。

上，全被征用。原來合居一處的五男五女全四散了，只留下兩個孫兒在跟前。到現在，陳老太太固執地自己種菜賣菜，自炊自食。「我還能動哇，不能累了兒孫。」他說。

前年，村子還沒拆，農民陳國有一幢體體面面的磚房，門前是一塊大樹成蔭的庭院。「選擇農具的房間都比現在住的教室大。」陳國說，「現在住得這個樣子，過幾天女兒要出嫁，這樣的家，怎麼讓人家來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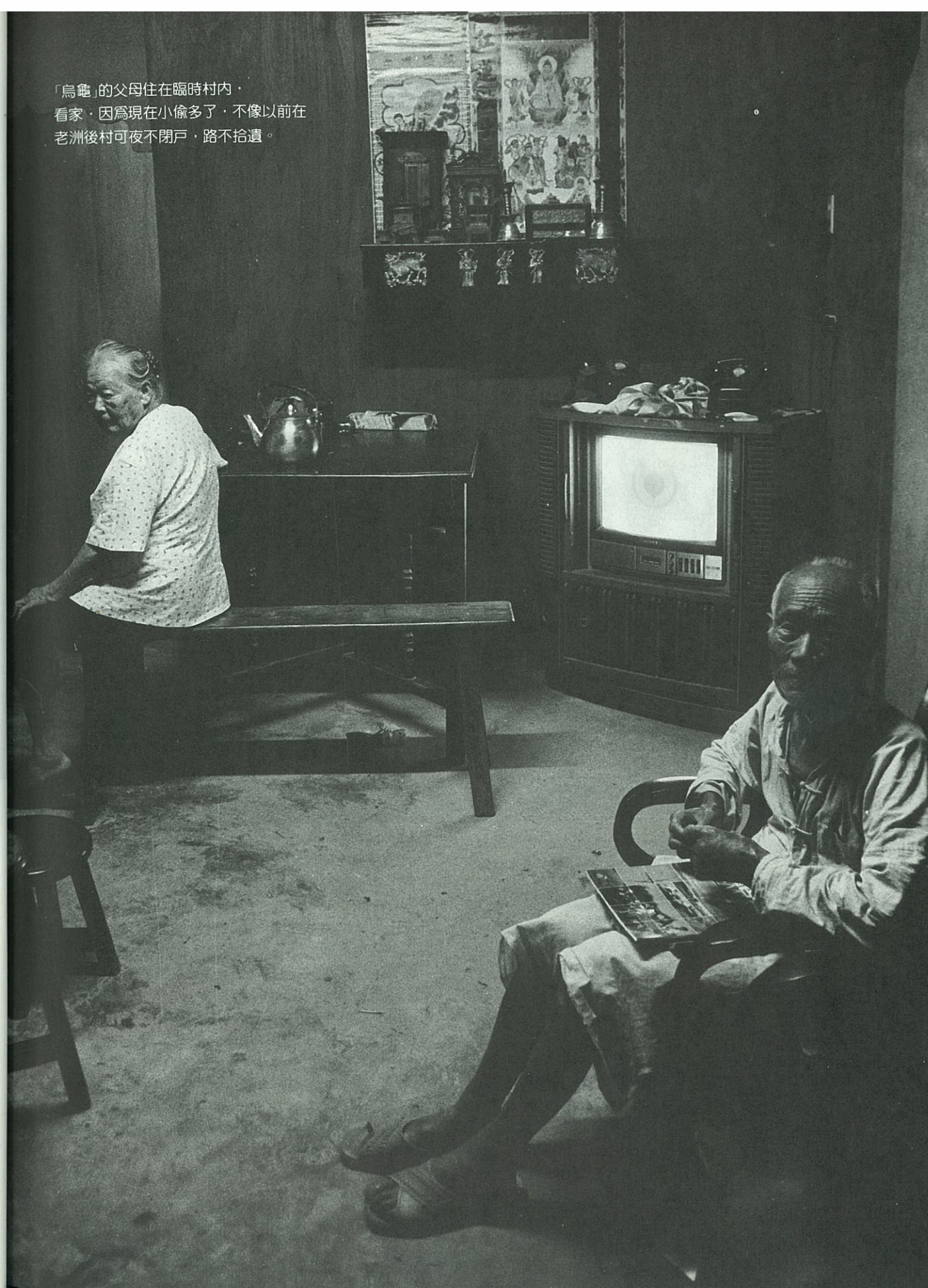
復耕的地還沒分配下來，一拖就是年餘。「現在在自己菜園挖溝墊土種菜，公家會來干涉。這樣再拖三、五年，地不分配下來，我們吃什麼呀。」手頭上幾十萬補償金，這樣拖下去，坐吃山空，將來拿什麼去買新村的五十坪地。過去接受過好幾次「篤農」榮譽的陳國，想起這些就苦悶。

前年十二月，六十三歲的農民林萬福吊死在抽水站上。陳國說，「心裡氣悶，想不開吧，他兒子又失業。有個陳連生也在上月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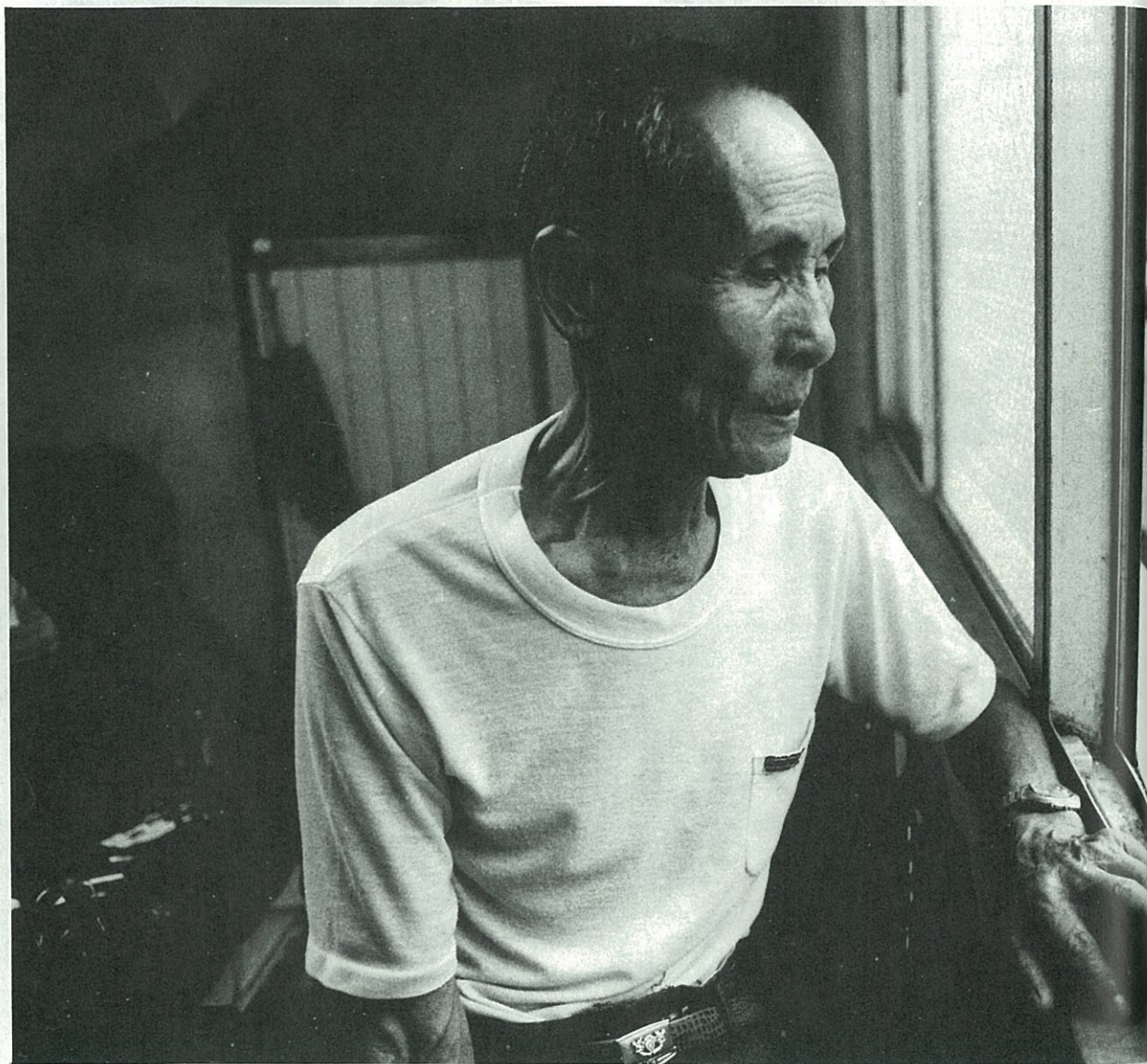
難民營似的更寮國小教室前的空地上，有幾畦青菜和絲瓜，迎着陽光，發出嫩綠的顏色。陳國望着遠處高大的、新建中的堤防。「我們管那堤防叫萬里長城。我們，全是那孟姜女吧。」他說。

拆村後，洲後村約有五分之四的人家，在附近的公寓租房子住。但他們的心，還癡癡地繫在洲後村裡的菜園上。但是，種菜用的大菜簍子、板車、耕耘機、

「烏龜」的父母住在臨時村內，看家，因為現在小偷多了，不像以前在老洲後村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陳水助在拆村後，與未嫁的一兒一女遷居公寓中。自囚的生活使他不再有心下田。做為十戶大族長的他成天擔心的是新村地十戶五百坪要八百萬元，到時候到那兒找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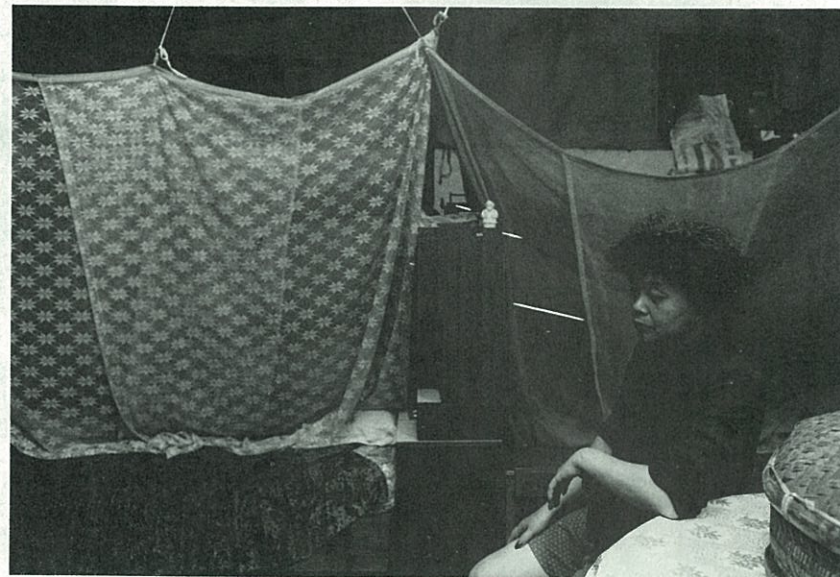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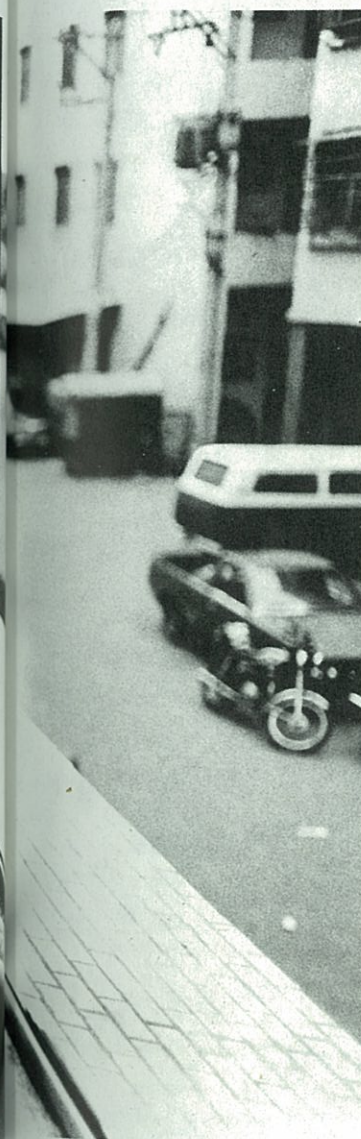
抽水機却無法搬到三、四樓的公寓，只好選擇在田中央，沒人看守，任它風吹雨打，許多農具都被當廢鐵偷走了。

### ● 飼料雞

有些農民，不憚辛勞，每天花很長的時間往返公寓和菜園間，繼續種菜。像陳輝錄就是個典型。「過去全村的人互相幫助，在生產上互相支援。現在，村人散了。人手不夠，請外村人幫忙吧，工錢貴呀。」陳輝錄說。

老農民陳水助，和大多數老一輩洲後村的農民一樣，拆了房子，除了酌留老倆口生活之外，把田地和補償金全分給了兒女，自己却堅持仍舊下田工作，自食其力。「人活着就該種作嘛，不能吃死米」陳水助說。很多像他那樣的老農民，在田間搭個小木寮看菜園。田荒了，菜種不好，可至少還可以不讓營造廠的車子來亂整、倒垃圾。「可是，一個人在木寮裡呆着，沒個人說話，像個羅漢腳仔。」陳水助說，「可是，叫我天天待在三、四層樓上的公寓，我就變成飼料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成天吃飯睡覺，只有死得更快。」陳水助聽說好多老農人住到更遠的公寓，不知怎地忽然死了好些人。問他有没有確實的例子，他說，「現在人都四散了，也都是風聞傳說，不知道到底確實不確實。」

陳水助於是沈默了。他靜靜地抽烟，却不忘老是叫



陳水助的太太借住朋友的公寓邊鋼棚下，五張大床是拆屋時搬來的，排成一列，五個兒子都還沒當兵，生病的丈夫無法下田耕自己的田或幫人代耕。

我自己添茶水喝。陳水助和許多七十多歲的老農民一樣，作夢也想全村在新村重聚，子孫團聚。「村子散了，真不習慣。」他喃喃地說。

### ● 洲後村的教訓

綜合拆村後農民的心聲，他們有這些強烈的願望：  
一、復耕地重劃分配要快，不能再拖，否則影響他們的生計，也影響他們將來購買在新村分配到的五十坪。

二、在青黃不接的這段時間，應該准許他們種地。現在荒廢的田地，芒草怒生、土堆、垃圾堆到處都是，不能說獨獨他們種的菜影響疏洪。

三、希望灰窯的新村快快整好地，把村子重建起來，恢復往日宗族村民相扶持、相照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日子……

只要台灣社會不斷發展和開發，拆村遷村的事就不能免。可是，從洲後村的經驗看來，就很沒有一套「妥善處理」的思考和政策、辦法。

我們以為，拆遷一個村落、一個社區，和剷除一個山，填平一條河溝，有基本的不同，應該事先做好細密的經濟的、社會的、人文的、心理的評估。在經濟上，怎麼查估，怎麼賠償，怎麼照顧青黃不接時期人民的生計；在社會和人文方面，怎麼分析和研究被拆遷社區的歷史、社會、文化和人文的質素，做出最妥善的溝通，建設一個充份照顧了原社區人文、歷史因素的遷村計劃。在心理上，怎麼評估遷村所帶來的心理的、環境的衝擊，使村民的心理適應不良減到最低……

洲後村拆遷的經驗，充分曝露了台北縣政府在社區遷移的工作上思想、知識的落後與不足，為政府與人民帶來難以估計的嚴重損害，留下不應忽視的傷痕。我們呼籲政府及早正視這個問題，學習社區遷移有關的現代知識與技術，正確處理以後類似的社區拆遷計劃。如果政府對於洲後村民當面的各項急迫的問題與困難，因這篇報告而做出明快、有效和誠懇的解決，則是記者最引頸待望之事了。

# 屠虎記

兩年前，台灣進口、飼養、屠殺老虎，取其皮、食其肉、酒其骨的消息，不但成為省內的熱門消息，也喧騰國際，引起世界自然保育工作者的側目。這裡如實記錄了台南白河鎮整個屠虎的過程，希望加速台灣動物保護立法的進程。

在目前的台灣，老虎只能在動物園和電影上看得到。而不論在動物園、電影上看到的老虎，總是那麼威武、傲慢、凶狠，而且漂亮。牠一身金黃底、森黑斑紋，雪頸白肚的虎皮，望之懷然，既迷人而又懾人。

然而，這樣威武凶悍的金睛白額的大虎，現在却有人當做豬、牛、羊一般，公開屠殺，取皮、取骨、取肉，以昂貴的價錢出售，而且總是有人來競買一空！

## 殺虎風波

前年（1984）八月十九日，嘉義縣溪口鄉的邱姓商人，於該鄉溪口國小前的馬路旁，在大批圍觀群眾的睜睜衆目下，將兩隻活生生的孟加拉虎，當街開膛剖腹，剝皮解肢。然後從皮肉到筋骨，以至於每一滴血，都以高價出售，頓時銷售一空，造成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門新聞。

事後，這血淋淋的殺虎販肉事件，雖然引起了台灣和國際保護動物人士嚴厲的譴責，社會輿論強烈的撻伐，但是殺虎的買賣並沒有因而停止，一時間反而却有愈演愈熾，蔚成一股風潮的驅勢。就前年一年當中，十月二十一日，嘉義縣溪口鄉再度宰殺了兩隻老虎。十一月十八日，台南縣後壁鄉也宰殺了一隻。緊接著，台南縣白河鎮也不落人後，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立刻跟進。這樣的頻度，絕不可謂不高了。

## 宣傳廣告

前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白河鎮上的某一家餐廳，一反常態，一整天訪客和電話不斷，紛紛向餐廳老板蕭清標探詢：預定在什麼時間、在什麼地方宰殺那隻擺在餐廳門前鐵籠裏已數日久的孟加拉虎。人們顯然對殺虎這件事都抱著很濃厚的興趣，都以為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

機會，可以親自目睹這落難於平陽的百獸之王，如何被屠殺和解體。

對於絡繹不絕的訪客，蕭清標老板打心裏感到高興。他不時地堆著笑臉，不厭其煩地一一為訪客解說。「到時候，你要來哦，多帶點人來，」蕭老闆說，「嘿，買一點虎肉，補啊！不買肉，看剖虎，一生只看這一次，嘿！」

而那隻購自嘉義縣溪口鄉邱姓商人的孟加拉虎，却仍像往常一樣，依舊眯著雙眼，懶洋洋地趴在餐廳門口一隻特製的鐵籠裏。即使是來往的人潮不時地踮足圍觀，睜著畏懼又興奮的眼睛對牠品頭論足，議論著牠之將死，但牠依舊若無其事地橫躺在鐵籠裏假寐，牠的一身漂亮、威武的虎皮，隨著牠的粗重的呼吸微微起伏著。

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五點半，蕭清標老闆就從家裏騎了摩托車來到了餐廳。入冬的清晨，寒風陣陣吹



台南縣白河鎮一場罕見的殺虎場面，吸引了好奇群眾的圍觀。

著，讓人感到有一股淒愴的寒意。蕭清標老闆嘴角刁著一根雪白的長壽烟，雙手插在口袋裏，微縮著身子，在餐廳前的廣場來回地踱著。

「蕭老闆，早喂。」我背着相機，從走廊走到路上招呼他。

「早。」他說，笑著，「你反倒比我早咧。」

「等人啊？」

「嗯，等人。」他說，抬起腕錶，「來早了。」

「等誰？」

「等黃阿土和李天賜。」他說，「一個是麻醉，一個是殺虎的了。」

## 麻醉

約莫六點，天濛濛地亮了，一輛福特一千六百的黑色轎車，終於載來了黃阿土和李天賜。下了車，他們立刻打點所帶來的各種殺虎器械。經審視無誤後，首先，由黃阿土進行麻醉工作。他拿著麻醉針筒，小心翼翼地繞著鐵籠子打轉，希望能找到一個最適切的位置和時機，



將麻醉工作順利完成。

這時，這隻孟加拉虎，似乎已能感覺到死亡已經慢慢地逼向牠。彷彿出於一種自衛的本能，牠忽然開始不停地怒吼起來，那悲忿深沈的吼聲，震動了這小鎮乾冷的早晨。而牠那一雙炯炯怒視的虎眼，更隨著黃阿土的步子不停地來回轉動。牠不時地做出戒備和反撲的準備，似乎是為了要活，不惜力搏的樣子。

黃阿土終於找到一個恰當的時機，從鐵籠子的鐵欄間隙，迅速地在老虎的臀部打下強力麻醉劑。但老

虎並沒有倒下，而麻醉針頭却歪了。黃阿土有點氣忿地說：「伊娘咧，這一針打不成，六百塊錢就泡了湯。」黃阿土繼續和老虎捉迷藏，第二針，老虎終於屈服了。只見牠忽然嘔吐了幾下，便軟趴趴地昏睡過去。

### 拉肢和鎖口

隨後，殺虎師李天賜拿了五條粗麻繩，很技巧地分別套緊了老虎的四肢和頸部。然後，再把繩子架在鐵籠四角，用力一拉，將老虎拉成「大」字型，翻著雪白的虎肚子，

騰空吊在鐵籠子裏。另外，為了更安全起見，李天賜又特別帶來了一條鐵絲，用鉗子將虎嘴緊緊鎖上。此刻，一條無比威武猛悍的孟加拉虎，就像是一個昏睡的醉漢，即將任人宰割，一場罕見的殺虎，就此展開。

### 現代武松

時間將近上午七點，人潮隨著天色的逐漸明亮，一波波地從四面八方朝著餐廳的門口湧來。為了使人潮不致影響殺虎工作，蕭清標老闆一再向群眾說：「大家多多幫忙，

麻醉後的老虎，被綁成「大」字型，翻著雪白的虎肚，騰空吊在鐵籠裏。一條無比威武猛悍的孟加拉虎，即將任人宰割。

賜因幾次屠虎而被稱為「現代武松」。

### 放血

「拜託，拜託，請讓路，請讓路……」隨著話聲，麻醉師黃阿土雙手端了一個裝滿米酒的大鋁盆，在人群中擠了進來，然後將它放置在鐵籠子的柵門口。這時在圍觀群眾中，也走出了兩位自稱是會殺豬的中年男子，願意無條件充當助手幫忙。而殺虎師李天賜也就欣然答應。頓時，使得殺虎的陣容一下增加到四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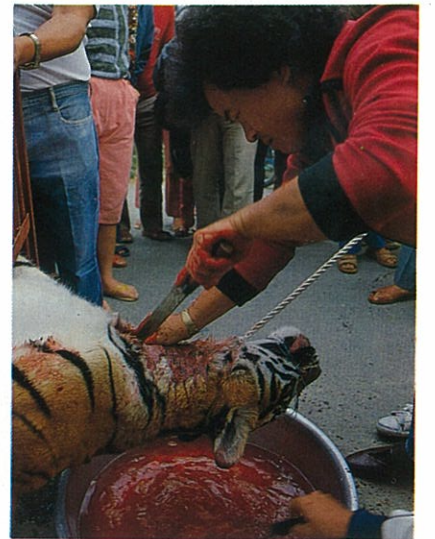
終於一切就緒，四週吵雜的人聲，突然平靜下來。二位助手抓緊套在虎頭的麻繩，合力將虎頭拉出柵門外。殺虎師李天賜拿起了亮晃晃的屠刀，探準虎喉，連續地一割、一戳，好不容易才將老虎的六根主要血管全部割斷了。老虎的喉嚨出現了一個碗口大的血窟窿。鮮紅色的熱血如傾瀉般地從傷口內急速流瀉出來。沒多久，接虎血的鋁盆已幾乎滿溢了。

圍觀的人潮，看到這血腥的場面，有人掩鼻遮眼，不敢正視。但更多的人却目不轉睛地看著，在驚詫中微張著嘴巴。

### 開膛·剝皮

血流殆盡，這來自印度的孟加拉虎，終於走到了牠生命的盡頭。解開麻繩之後，再由四個人將牠從籠子裏抬上了一張圓形的大桌子，以便利肢解工作的進行。

李天賜首先剖腹開膛，將老虎的整個內臟完全取出，再逐一加以割取細分。在淋漓的血漬中，老虎的肺、肝、腸、心，看來和豬的內臟，並無不同。取出內臟以後，便是剝取虎皮的艱巨工作了。李天賜全神貫注，一剝、一割、一剖、一切，都非常的謹慎，但恐稍有疏忽，會毀掉這張價值十三萬元的虎皮。在圍觀群眾摒息凝視下，不一會兒工夫，一張完整無缺的虎皮已經被剝了下來。此刻，這隻脫了虎皮的老



老虎的頸部，在殺虎師李天賜連續地一割、一戳，立刻出現了一個碗口大的血窟窿。鮮紅色的血如傾瀉般急速流出。血流殆盡，老虎終於走到了牠生命的盡頭。

不要太靠近鐵籠子。免得防礙師傅剖虎啊……」看來蕭老闆的話，效果似乎不大。好奇的群眾已開始不安定地在鐵籠子四週擠來擠去。「別擠啦，待會兒老虎醒過來，看你們還擠不擠。」蕭老板說，只惹得大夥兒笑了起來。

這時候，群眾中有人向正在檢視屠刀的李天賜問道：「最近幾次所宰殺的老虎，全是由你操刀？」李天賜一點也不猶豫地笑著回答說：「當然全部都是我殺的，不然還會有別人嗎？」李天賜似乎頗為沾沾自喜。據人們說，這位屠虎人李天

虎，看起來就活像是一具全身佈滿鮮血的外星人「E. T.」，令人看了膽寒慘惻。然而牠那金黃底、森黑斑紋的虎皮，却仍是那般地耀眼、美麗、莊嚴而高貴。

### 虎鞭

這時由於仍不見那據說吃了能使男人生猛、強壯的虎鞭出現，一位民衆終於按耐不住地問：

「怎麼還沒有看到虎鞭呢？」

李天賜打趣的說：「這隻老虎是母的，那來的虎鞭啊！」

李天賜的話，引起了圍觀者一陣惡諷的暴笑。接著，又有人問：「聽說虎鞭帶著倒勾利刺的，不知是不是真有其事？」李天賜回答說，虎鞭帶刺是錯不了的。據李天賜說，一般我們在市面上所看到的，大部份都是仿造的虎鞭，那些假虎鞭上的刺，都像火柴棒那樣地粗，而真正虎鞭的刺，却應該細小如針一般。「以後你們誰要買虎鞭，找我們最可靠了。」李天賜說，民衆又是一陣哄笑。

### 肢解

當虎皮成功地被剝取下來以後，虎身的肢解隨即展開。李天賜的刀法非常俐落，不到半個鐘頭，就割除了皮下層層的脂肪，並肢解完成虎身各大部位，手法與殺豬、殺牛幾乎沒有兩樣。前後不到兩個鐘頭，一條實重三百五十台斤的孟加拉虎，就在幾位師傅的屠刀下，被完全地肢解了。

### 虎肉的價錢

接着，虎肉在現場論斤、秤兩公開拍賣起來。他們開出的價碼是：生虎皮一張十三萬元；虎肉一斤一千二百元；虎骨一斤一萬二千元；虎膽一個六千元；虎心一個六千元；虎肝一個兩千元；虎血一瓶兩千元；虎眼一對四千元；十八隻老虎爪共計二萬元。

主持拍賣的蕭老板不停地吆喝著：

「來來來！吃鞭補鞭、吃血補血、吃膽補膽、吃虎骨虎肉治風濕。」蕭老闆一邊說，一邊順手抓起桌上一瓶虎血酒，倒在一小杯一小杯的杯子裏，當場請起客來。有人喝了一杯，覺得意猶未盡，要求再喝

放盡了血的老虎，被抬上一張圓型的大桌子，進行剖腹開膛的工作。



一杯。也有一些人，當蕭老闆把虎血酒端到跟前來，他（她）們却慌忙避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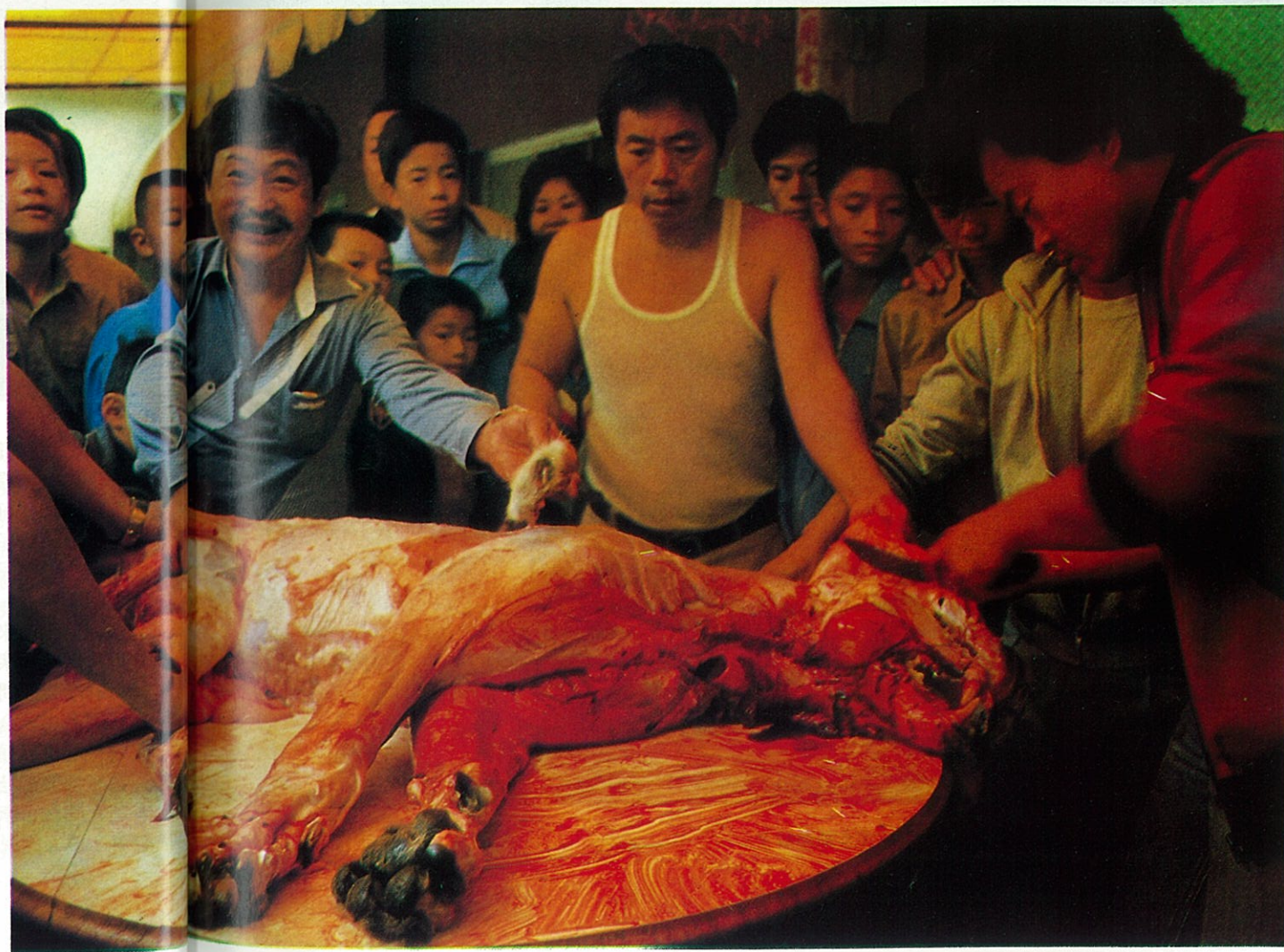
拍賣活動就這樣一直推展下去。人潮去了一波，又來了一波。有好奇圍觀者，也有購買虎肉的。有不少人是千里遙遙來購買虎肉，開個

「虎葷」。有人因長年受風濕疼痛之苦，而專程前來購買虎骨的。一位住在竹北，經營一家化工廠的李先生，一大早就從新竹開車來到白河鎮，一口氣買下了近四萬元的虎骨。他說，他的老母親長年為風濕所苦，藥石無效。早聽說虎骨泡酒

，治風濕最佳。「這回好不容易在台灣有人屠虎，我買這些虎骨，希望能解除老母親長年的病痛。」他說。我細細地想了一下，一隻老虎，除了腸內虎糞之外，幾乎沒有一樣不能賣出昂貴的價錢。

拍賣活動進行到大約十一點，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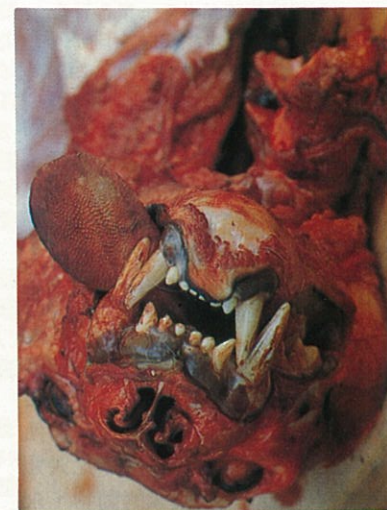
肉、虎骨和虎血的銷路還算不惡，幾乎銷售一空。但是，虎皮、虎心、虎肝、虎膽，以及據稱可以驅妖避邪的虎爪、虎牙、虎眼，却乏人問津。蕭清標老板說：「賣剩下的東西，就留給我們餐廳推出老虎大餐。」



被剝去了虎皮的老虎，全身佈滿鮮血令人膽寒慘惻。



不到兩個鐘頭，一條實重350台斤的老虎，就被完全地肢解了。



去了皮的虎頭，活像一具滿是鮮血的恐怖怪獸。

### 老虎大餐

一場罕見的殺虎，就隨着人潮的慢慢離去而落幕了。而下一場殺虎，可能很快又將在什麼地方上演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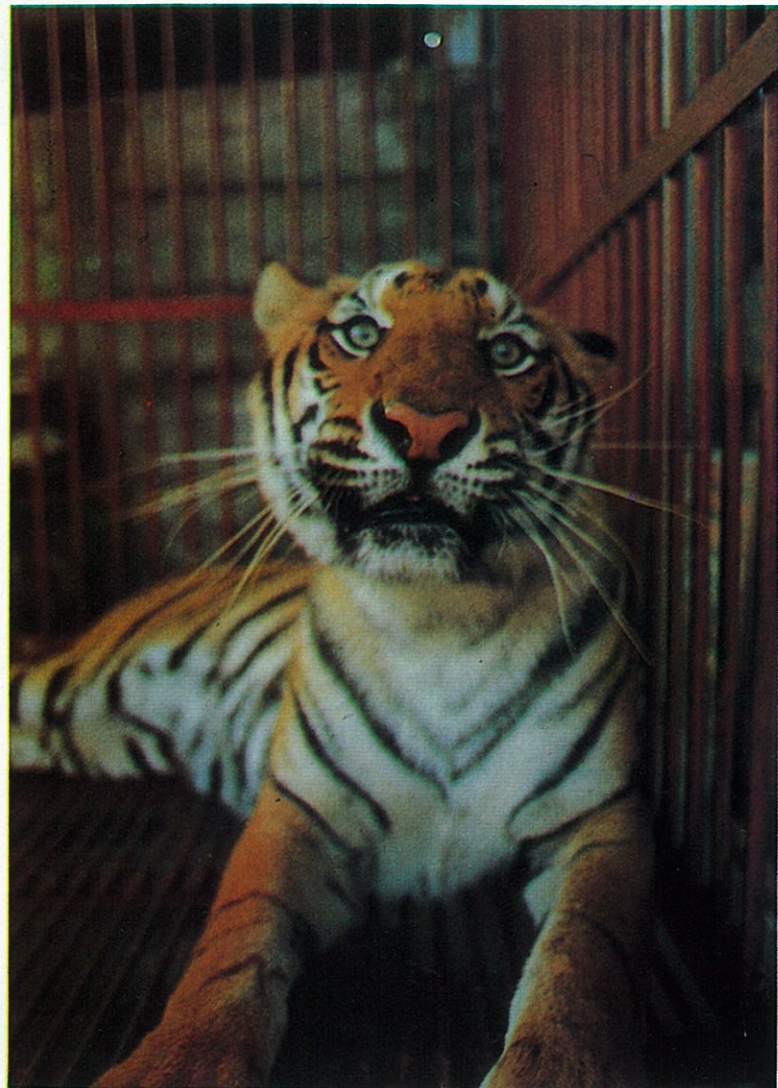
養虎、屠虎、出賣虎肉和吃虎肉，在這個世界上，不能不說是駭人的奇聞。但吃虎一事，却與中國民間醫學對虎的迷信有深切的關係。當然，在飽食、富裕的台灣，拿得出幾千幾萬元買虎肉虎骨的人多，就自然有人在養虎、殺虎、出售虎肉上動賺錢的主意。在台灣，還不時興「動物保護」的想法。但是，似乎可以預見，輿論對屠虎的批評，終於會引來行政上對屠虎之干涉，而至於禁絕，亦未可知。則本文的屠虎所記，就算為這中國人奇異的民風，留下了記錄。

## 紅皮書

兩年前，台灣頻頻屠虎而食的消息，一時喧騰國際，引起世界性動物保育團體的質詢與抗議。畢竟，為好奇、嗜新、食補而屠虎以食，與為了在極度飢餓中攝取動物蛋白而食虎肉，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層次。此外，還有一個國際間共同約定的問題。

鑑於資本主義經濟對開發求利的狂嗜，全世界野生動物的生存、棲息環境一再地受到嚴重破壞，而使大量在地球上存在的歲月遠比人類更長久、或者一樣長久的動物，永久消滅或瀕臨滅種，聯合國「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Nature Conservation, IUNC.) 發表了一份「紅皮書」，把全世界各種瀕臨滅絕的動物一一登錄入冊，強烈呼籲世界各國加以保護。而老虎即為列入紅皮書中瀕臨滅絕的動物之一。

數年來，為台灣自然保育工作的展開努力工作的馬以工小姐認為，國際上各種規約，有一些確實是只為強國利益和方便而訂。但是，關於世界自然保育的規約，却是對強國數世紀來在地球上擴張開發的強烈批判，是制止國際企業在地球上尚未「開發」地帶進行拓殖、破壞生態資源的武器。「我們反對殺虎，首先是為了表現中國人對幾世紀來帝國主義對這個地球貪欲的開發，破壞生態，滅絕動物，為人類帶來巨大的公害和環境污染表示批評，從而擁護國際上保護瀕臨滅絕的



這頭威武凶悍、金睛白額的老虎，牠的下場，竟然是被公開屠殺，取皮、取骨、取肉，以昂貴的價錢出售。

動物之各種規定。」馬以工說，「因此，如果我們還繼續捕殺候鳥、屠虎而食，不斷違背和破壞國際上各種為了制止貪慾的擴張而嚴重破壞地球生態的公約和協定，我們終將被全世界努力反對公害、搶救地球生態平衡，促進世界和平與善意的一切人民、國家和團體所唾棄。」

馬以工認為，為了攝取適當的動物蛋白，人類把宰殺的動物限在雞、鴨、牛、羊、豬，是長期的約定促成。「如果我們反對殺虎，應該

從我們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出發。中國人受佛教影響，反對殺生，是我們傳統思想的一部份。再說，民胞物與、天人和諧等觀念，也是中國思想的一部份。」馬以工說，「是因為我們自己有樸素的自然保育觀，而不只是跟着洋人起哄，我們才加入世界愛好和平，批評貪欲擴張、搶救地球生態的運動。」馬以工小姐一再強調，在自然保育工作上，重要的是態度。「有了正確的態度，工作才有正確的意義。」

## 稿約

1 本刊宗旨在以圖片文字見證、記錄、發現、報導和評論。作品應有報知性，並有作者清晰的觀點和表現上的邏輯。

2 本刊各專欄性質如下：

- 甲、「社會生活」：社會上各階層的生活中多樣、豐富的生活面貌和社會現象的描寫和報導。
- 乙、「各行各業」：各行各業、工作的報導和描述。
- 丙、「人間燈火」：表現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卓著的貢獻、感人的奉獻和愛心的個人的故事。
- 丁、「文化和次文化」：台灣生活中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次文化探訪、分析和報導。
- 戊、「少數民族」：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工作和問題的報導。
- 己、「環境/生態」：有關當前台灣生態，環境諸問題的報導。
- 庚、「台灣民俗」：台灣傳統民俗、民藝的記錄和報導。
- 辛、「台灣地理」：有關台灣鄉鎮、鄉村、山岳、河流、物產、人文地理等的報導與記錄。
- 壬、「外國攝影名著介紹」：國外攝影名家及其作品的評介。
- 癸、「新聞攝影」：重大新聞事件的現場記錄、事後追蹤、評論等來稿必須是未曾發表的作品。
- 子、「歷史見證」：以攝影記錄台灣發展的軌跡，照片年代愈古愈佳。
- 丑、「決定性瞬間」：不拘題材，具有強烈記錄性或趣味性的單張攝影作品。

3 以上各專欄之作品，還必須以人為作品的焦點。我們相信只有人才是一切藝術作品和優良報導的中心。

4 本刊對來稿有挑選、重組和修改之權，徵得作者同意後發表。不願意者請註明。

5 寄稿之圖片及文字，本刊酌計合理稿酬，經作者同意後使用。

6 來稿版權，以個案與本刊商定。

7 其他未盡事宜由編輯部與作者個別商定之。

8 來稿請寄人間雜誌外稿組。除立即通知收到稿件外，本刊有義務在十天內通知作者處理意見。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零售每本148元 ● 訂閱半年六期750元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 一年訂戶贈「人間創刊紀念收藏版·陳映真選集」·附陳映真自繪插圖

四十多年來，生活艱苦  
樸素，每天搭兩三班公車上班，  
做圖書書目編目校訂的  
工作，却以他長期堅毅的自修，  
在台灣早期歷史和東西交通史上，  
卓然成家，蜚聲國際士林的  
曹永和先生，散發着  
學院出身的學者所罕見的  
平民學者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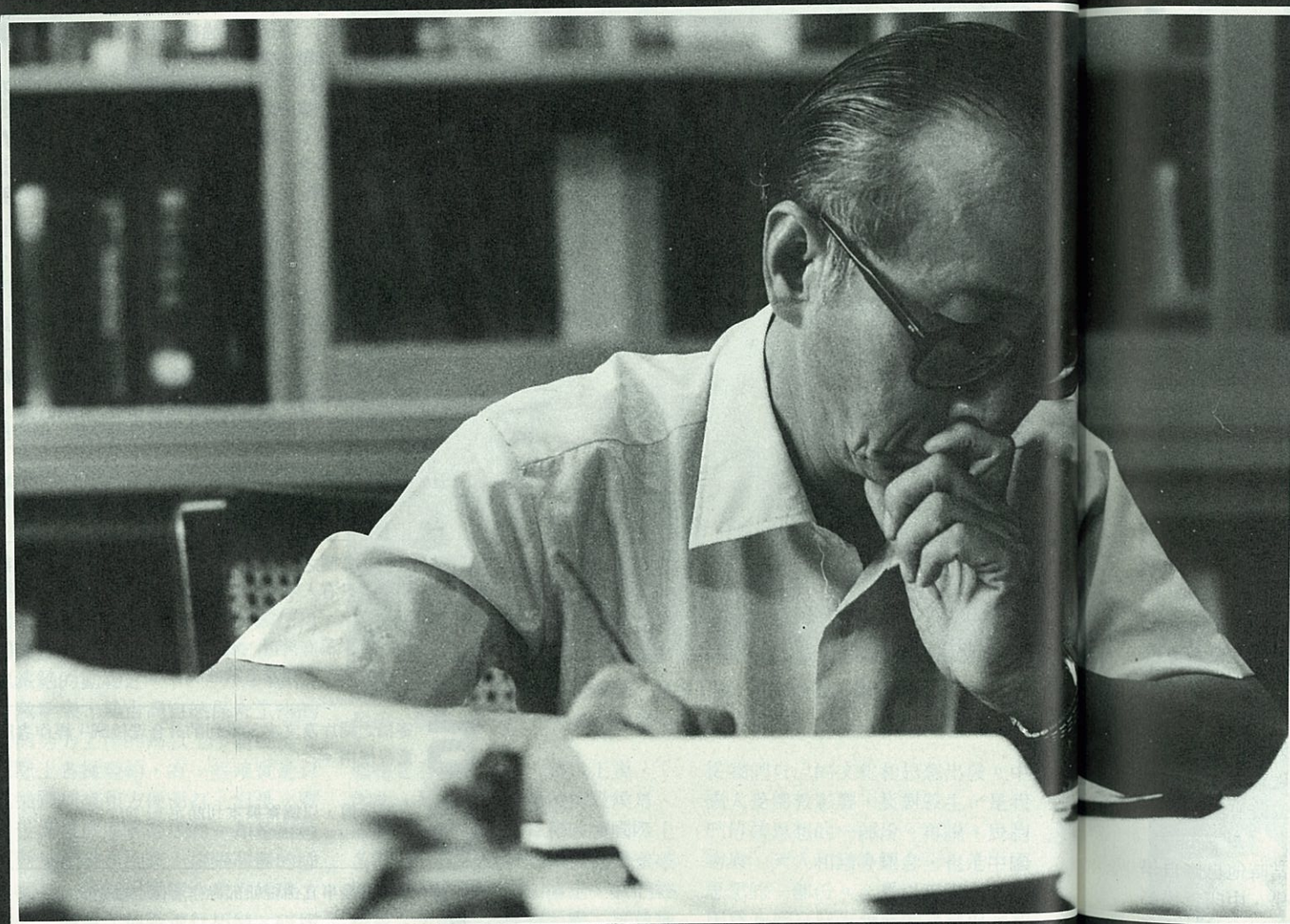
沒有上過大學的曹永和先生，前  
年八月間，由中央研究院鄭重地聘  
為研究員。台大歷史系也請他擔任  
教授，為研究生開「中國海洋發展  
史」的課程。這位數十年來任職台  
大圖書館的館員，靠他長期勤勉的  
自修終於成為一位研究台灣史卓然  
有成的學者。

中研院和台灣大學正式肯定了他  
的學術成就，確屬罕有之例。這一

位報章雜誌上把他形容為寒窗苦讀  
，語言天才和苦苦等待學院名位的  
一介書生，在台大圖書館已經服務  
了三十八年。今年已經六十五歲的  
曹先生却謙虛地說：「報紙上寫的  
太誇張了。我只是一生喜歡讀書，  
再加上機緣特別好，才碰巧得到這  
個機會的。」從默默無聞的圖書館  
館員，到擔任中央研究院兼任研究  
員和台大兼任教授的這兩年來，曹  
先生的日常生活，跟過去並沒有戲  
劇化的轉變。他照常每天到台大圖  
書館上班，結結實實花七個小時處  
理日常館務，挑選購書，為師生找  
參考書刊，接待來館參觀的人們，  
甚至清理書蟲。曹先生每星期撥出  
一兩天到中研院上班，星期六下午  
和星期天留在台大講授歷史研究所  
課程，公餘再擠節分分秒秒的時間  
研究古籍史料，勤讀外文；依舊穿  
著台大配發的制服，背起裝滿書本  
的大旅行袋，每天轉搭三班車上下  
班，和學生一起排隊吃自助餐，逛

# 平民學者 曹永和

攝影/撰文■沈英



曹永和先生在成堆的公文書牘間埋首寫作。

書店。曹先生一向不喜歡應酬。隣座高談闊論時，他往往靜靜地一個人背誦著荷蘭語的單字片語。他就是這麼一個隨時隨地都可以讀書、思考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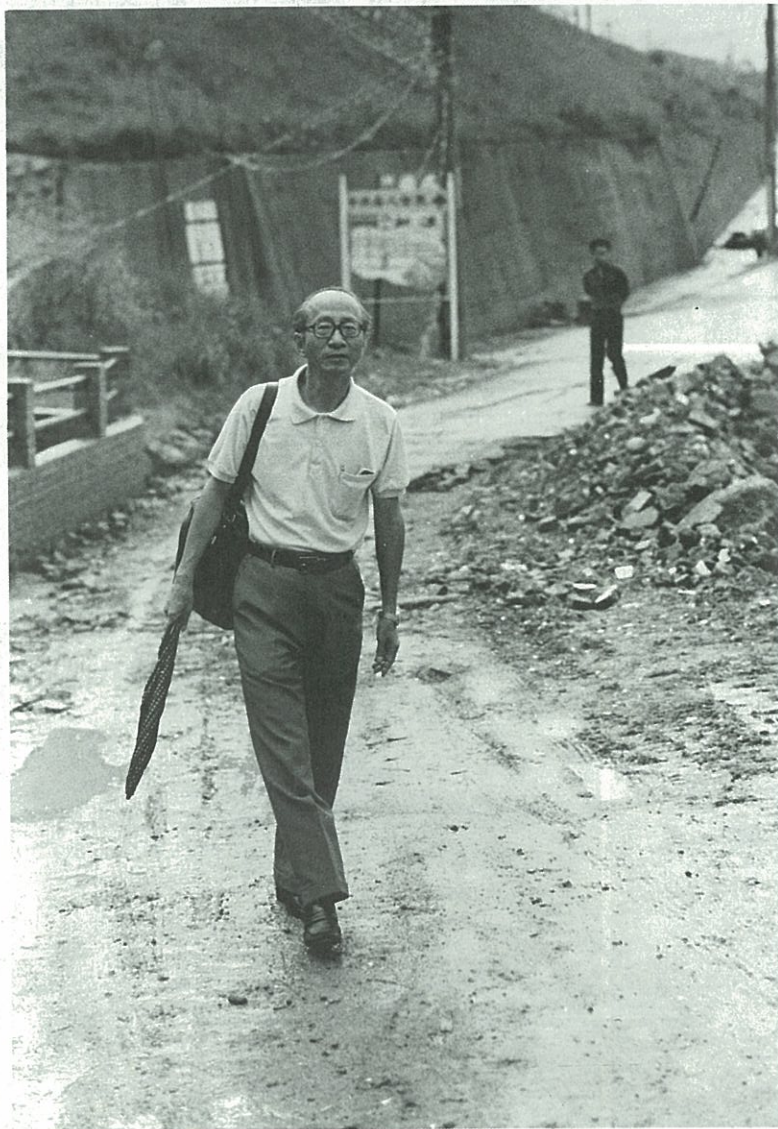
### 書香世家

曹永和先生是台北士林人。歷史上，士林區文風鼎盛，出過不少科舉功名的人物。從曹永和上溯六、七代，都是讀書人。他的曾叔祖曹敬先生，是道光年間第一名錄取的秀才，入泮文章被府衙公告獎掖，從此在台北開塾講學。曹永和的祖父曹天祖也在內湖士林一帶召徒講學。他的父親曹天相先生，畢業於日據時代國語學校師範部（台北師專前身），在士林公學校當了一陣子教師，然後到台灣銀行工作，歷任台銀公庫部經理，嘉義分行經理和業務專員。這在當年台灣人，已是很高的職位了。因此曹家家境雖算不上豪門大戶，却是生活豐裕的薪水階級。

曹永和先生說：「在家裡，我是長子。父親在我上小學前就教我讀三字經。上小學以後，又繼續教我四書五經等古漢文和日本內地用的小學課本。和當時一般其他的小學生比起來，我讀了很多課外讀物。因此，我對文史哲的興趣日益濃厚。雖然在日據時代，台灣知識青年都以進大學醫科為最熱門，但當個銀行員也是個令人羨慕的『金飯碗』。我卻一直堅持自己對文史哲的興趣。」

### 少年苦修

曹先生自台北第二中學（今台北成功中學前身）畢業後，沒有繼續升學，却每天從士林走路到城內總督府典藏豐富的圖書館看書，來回一趟約一、二十公里。「不是當時沒有公車可搭，我幼時跟奶媽住一起，和母親竟變得比較不親近。長大回家住以後，才發現家裏多出幾個弟弟。而母親又好像比較偏愛他們。」曹永和先生回憶著說，笑了起來，「生性內向木訥的我，不敢開口向母親要零用錢用，自然



山路崩塌，小公車停開，  
曹永和只得暫停每日清晨的健行。

也沒錢搭公車，每天只靠兩條腿往返，習慣了也不知走路辛苦，就這一點而言，我當時或許有點『苦學』的意思吧！」

由於興趣使然，當時他自修自學的主要是文學、佛學、中印哲學等書籍。還不曾有過生活歷練的少年曹永和先生，人生觀不積極也不樂觀，具有憂悒的哲學氣質的他，有一陣子還想過要出家修行。曹先生說：「其實，不是我不想唸大學，而是當年父母只認定醫科是有出息的唯一科系，強烈反對我為了讀文史科而進大學，已到了把我趕出家门斷絕經濟支援，來強迫我讀醫科的地步。而我則始終不想讀醫科。



公車經過基隆路麥帥公路路橋，  
與曹先生同車的都是高中學生。

下班時分，  
曹太太下山探望兒子們之後  
在基隆路公車站邊與曹先生會面，  
送晚飯的便當給他帶回山上吃。

就這樣堅持半年多，沒有就業也沒有入學。後來終於也拗不過家人，放棄升學，到當時的士林信用組工作。」光復後，青年的曹永和因為讀書用功過度積勞成疾，罹患肺病，離開組合，經過一段時期的休養，才把身體養好了。

### 圖書館員的生涯

曹先生病癒之後，因同鄉史學家

楊雲萍先生和陳紹馨教授的介紹，到台大圖書館工作。誰也沒想到，這是曹先生一生重要的轉捩點。台灣藏書資料最豐富的大圖書館，成為他勤讀終生的大書房。

曹先生說：「進台大圖書館工作後，我最先看到的史籍是英國Henry Yule爵士的Travels of Marco Polo和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這兩部書是中西交通史的經典著作。」年輕的曹永和從此得以放眼世界，以人類一家的胸襟潛心在史學的浩瀚中苦苦自修。

曹先生初入圖書館的工作是為藏書編目，製作書卡。多年後，他的職務從館員、組長，昇到現在的主任。由於工作上的需要，每日接觸歐美日各國的書刊文獻，使他體會出外國語文是重要的治學工具。他開始日夜地強學猛記外國語文，幾十年下來，現在曹先生精通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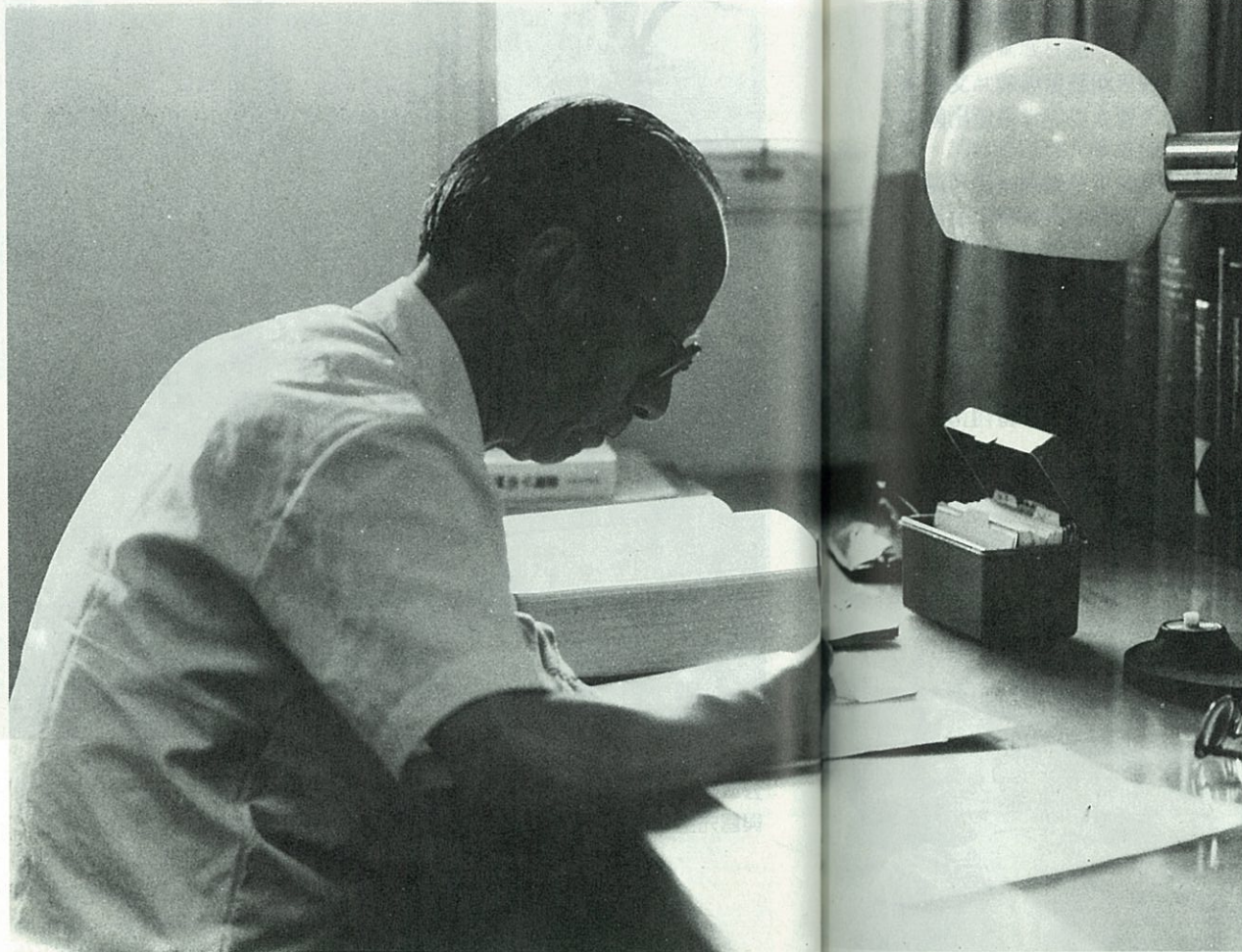
〈75年2月〉人間





曹永和快速走過台大椰林大道，他分秒時間也不肯浪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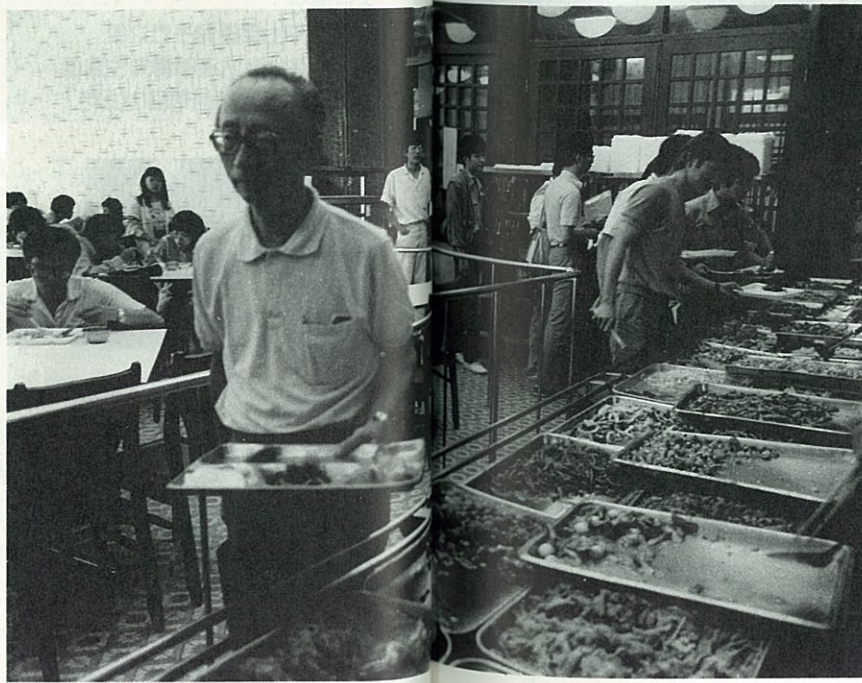
英文、和荷蘭文，略通西班牙文，德文和拉丁文。在國內史學界裡，像他這樣具有多種外語能力的人，似乎不多。曹先生說：「其實，我學幾種語言也別無秘訣，同樣從ABC開始，每種外語，都費了很大力氣。」後來，據曹永和先生說，他讀台灣史的時間還比較少，讀書讀的又多又雜。有一段時間，他讀有關哲學和中國思想的書還比較多些。「尤其在光復後，我買了許多日據時代買不到的中國思想經典著作，閉門勤讀，亂讀。」曹先生說。他認為多讀文史哲甚至理工各範疇的著作，至少有個好處，即在研究與治學時，眼光不會太專注而狹隘。「尤其中國近百年受外族侵侮，治史者尤其要避免過度偏狹的民族感情的影響，從研究世界史的觀點，肝衡全局，比較容易獲致客觀



的事實。」曹先生說。

### 師長提挈，嶄露頭角

少年的曹先生到台大圖書館工作不久，常就近到歷史系教室去旁聽。日籍教授桑田六郎講授的中古代中西交通史引起了很大的興趣。他開始有了整理中西交通古籍與原始官方檔案史料的意念。他的第一篇研究論文的題目是「近世台灣貿易考」，探討在台灣農業開發以前，漢人進入原住民部落征伐和交易的歷史。民國四十二年發表了「明代台灣漁業誌略」，論文中，曹先生發現：早期閩粵沿海漁民干犯朝廷海禁，前仆後繼地到台拓殖經營，經過幾百年生聚教訓，在台灣凝成一個強韌的漢人社會，後來既使歷經日本統治五十年，這一股拓殖內聚的漢族精神綿延未斷，否則台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的研室內，曹先生隨時帶兩副眼鏡和一盒書卡。

灣已經完全日本化，不復有今日的獨立的民族面貌。

在治學方法和方向上，曹先生終生感懷的恩師是史學教授日人岩成生一博士（Iwao Seiichi）。岩成先生在二次大戰後返回日本，授史學於東京大學，他看到曹先生的論文後，對他勉勵有加，並收他為入門弟子。民國五四年為曹永和先生爭取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獎助金（Unesco Fellowship），讓他到典藏最豐的東洋文庫和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研究一年。曹先生回憶說：「那時候，岩成師常常撥空到東洋文庫來，為我開個別指導的特別課程，指導我利用荷蘭未刊文書做研究。到傍晚，我們一起步出東洋文庫館的歸途中，岩成師仍諄諄教誨。這些光景，是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 進入台灣史的研究

光復之後，人類學家陳奇祿先生編公論報的副刊「台灣風土」，在台灣掀起一陣國人研究和關懷台灣鄉土事物的熱潮。在回憶中，曹先生笑著說：「我自己也像感染了流行性感冒，開始動手研究台灣史。因為在台灣研究台灣史的論文比較有刊物可以發表。」

台大學生活動中心的學生餐廳內，曹先生吃一餐只花二、三十元。

曹先生指出，日本據台五十年，在台灣史的範圍內沒有真正的學術研究。既使偶有一點成績，也不是全面性的研究，只是附帶研究的性質。

曹永和先生以為，台灣孤懸海外，中原漢人在台灣的農業社會開發，是近三百年的事。在此之前，台灣原住民的新石器時代早已延續了幾千年之久。及明末鄭成功領台後，漢人才真正大量移民來台開墾。因此有關鄭氏以前早期的台灣史漢文史料非常缺乏，倒是荷蘭據台三十八年，和西班牙據台的十六年期間之十六、七世紀的台灣，在台灣和荷西兩國，都可以找到官方保存的大量詳實而具體的外文資料和文獻。研究台灣這一段歷史，便非參考荷蘭、西班牙的官方檔案不可了。

先儒連雅堂的「台灣通史」和日本人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志」等鉅著，頗詳於清代，而清代以前的研究，則較疏陋。眼看史籍檔案乏人整理，曹先生於是決意先去摸索漁獵時期我們先人在台活動的歷史。一直到今天曹先生還繼續在這個題目上做嚴謹細緻的研究。就像早期來台移民一樣，著手開墾「早期台灣歷史」這片人跡罕至的園地。

### 國際史學界的重視

曹先生在東京研究一年的成果，凝結成他重要的論文「論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在東京，曹先生與來自各國的歷史教授、學者共同討論東方各國對西方文化的接受情形。曹先生在國際史學界的聲望似乎遠遠超過國人對他的了解與認定。去年，曹先生的論文「東亞胡椒貿易」受到法國史界權威認可，發表在權威漢學期刊「通報」後，國人才如獲至寶地「發現」了曹先生。曹先生說：「這篇文章被國內報章說成台灣史家首次刊登，不免過譽。固然『通報』審核論文的標準非常嚴格，所刊登論文水準很高，但我很不想只以外國權威雜誌來做自我的評價。不過，中研院幾位大力提拔我的學者，需要拿它來證實我

的學術水平。」這篇文章是民國五十三年亞洲歷史國際會議在香港舉行時，曹先生應邀赴會發表的論文。

在這篇論文中，曹先生從漢朝以降，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探討中西交通初期的中西關係。結論是，中國本土與僑居南洋各國的華商掌有貿易的主動和利益。到歐人東進，挾著歐洲王室軍隊威力與華商爭奪商貿之權與利。然而，在十七世紀之前的東亞貿易商場上，中國人在朝廷閉關海禁

政策之下，對歐洲群雄而言是不可輕忽的對手。

身為台灣早期歷史權威，又精通多國語文，曹先生經常應邀出國研究。

民國62至64年，美國南伊利諾大學的越南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合辦越南史料研究計劃，邀請他擔任客座研究員，參與越南史中文資料國際研究計劃的研究工作。

民國67年，應荷蘭國立萊頓大學（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歐洲發展史研究中心之聘，參加其「熱遮蘭城日記」編校註疏的國際研究計劃，留荷研究。

民國73年，琉球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請他到琉球大學講述琉球史和琉球文化。講題是「大交易時代之沖繩」，講演中國與琉球的歷史淵源與關係。

### 學者的日常生活

當曹永和先生在國際史學界的聲譽日隆的同時，他的生活卻是不成比例的困窘。曹先生並沒從父親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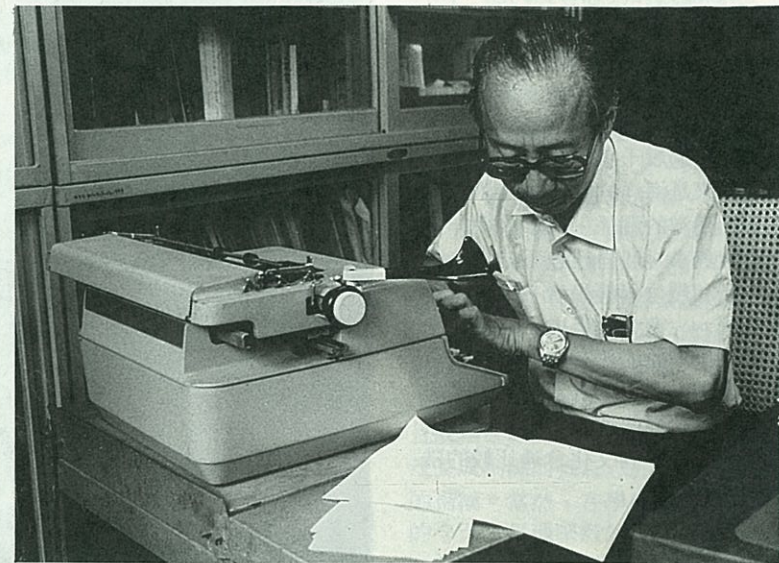
中繼承家產。結婚後家中食指浩繁，光是靠一份微薄的圖書館職員薪水，日常開支每每捉襟見肘。曹先生說：「有一陣子為了賺點外快，我也兼了家庭副業。我曾經糊過雜貨店用的紙袋子。那時候包裝用的塑膠袋沒現在這麼普遍而廉價，雜貨店包食品都用電話簿或報紙糊的小紙袋。後來自己實在覺得賺不了幾毛錢，卻浪費太多時間，才停了這碼子『手工藝』。後來我的妻子考進台大圖書館工作，家裡多出一份收入，這才減輕許多經濟壓力。」

十年老夫子了，我也習慣這種佛教說的『無語修行』了。住這半山上一年多，也少有客人。他將客廳和車庫都改成書庫。左右隣居都稱他『書很多的曹教授』。」

### 獲得國內學界肯定

在台大圖書館默默工作了三十七年後，曹先生兩鬢已漸霜白。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舉辦「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認為有必要邀請這位台灣史及海洋史的權威參加研究工作，一致公推曹先生為當

去年十一月退休的曹永和。



曹永和在主任室內打書卡。

曹太太張若華女士，畢業於台北高等女子學校、台北女校，是位溫柔謙抑的女德典型。從曹太太口中，他的先生是這麼一個人：曹永和先生不謹珍惜每一分鐘的讀書時間，更珍惜一絲一毫的物力。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大聲朗讀外文書刊，然後走上山頂小型公車的發車站，搭早上六點頭班車下山，一路換兩三班公車到台大上班。他的書桌在客廳的落地窗前，為了利用自然光，節省開燈所耗的電。他練寫外文的紙頭，總是寫得密密麻麻，看不見半絲白底，還不捨得丟，留下來包飯後的魚刺殘渣。「我這個人很喜歡聊天，他卻整日不說幾句話，整天連吃飯都捧著書。」張若華女士笑着說，「還好我們已經是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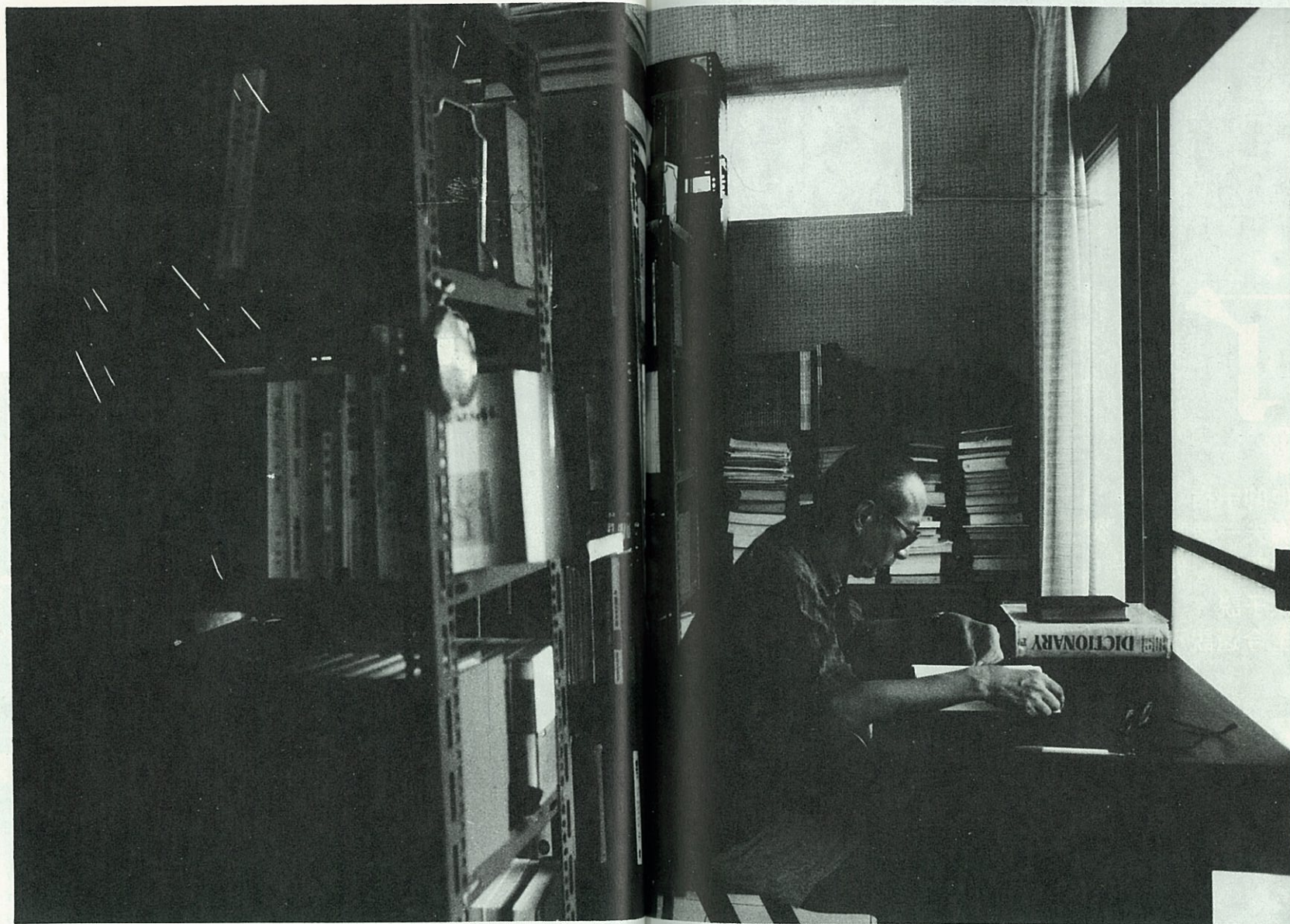
然人選，聘請他為兼任研究員。

中研院評議會評議員李亦園教授指出：「曹先生雖未正式接受大學教育，但他的學術論文水準，無論在資料文獻的蒐集，辯論與分析上，或內容之立論與辯說上，都已在專業研究人員之上。」在評議會上，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和前台大校長閻振興也在評議會上支持聘請曹永和先生的議案。投票後，曹先生獲得極大多數贊成票。台大歷史系也憑藉中研院的認定，順利地正式聘請他擔任兼任教授。曹永和繼梁漱溟與錢穆突破傳統格制進入最高學術殿堂，再度傳為學界佳話。

三研所研究中國海洋史的理由，一方面是研究台灣在東西交通史中的變遷，另一方面，也鑑於台灣陸上資源經過幾千年開發，已漸匱乏。「未來是海洋的時代。為了研究人類和海洋的關係，為了太平洋資源的大興多，我自己也下功夫，來三研所和幾位年輕學者一起研究這個課題。」曹先生笑道：「過去，我搞的是業餘的研究工作。現在可是專業研究了。」言下之意，曹先生這才開始要盡興地鑽研和探究東西交通史和中西文化會通比較的浩瀚史學之海。

### 敬業樂群

對於胸懷千萬里的曹永和先生，曾經長年與他相處的同事和親友，對他待人處事的修養，都讚佩不已。今年三十六歲的歷史學者張炎憲說：「曹先生是一位溫厚的長者，對每個人都是客客氣氣的。我們三研所的同仁有問題向他請教，總是能得到他熱忱的答覆。曹先生也很有日本式的敬業精神。許多學者到了他這個年紀，不是退休就是鬆懈下來，或是學得雜亂渙散，但曹先生則是半生持續而專注地研究中西交通史。在這方面，他是令人佩服的。」



家居時間等於讀書進修研究的時間。日落餘暉下，曹先生保持了省電不開燈的習慣。



民國五十五年在東京舉行的國際史學會議中，曹先生是唯一沒有博士頭銜的與會人士。

問及這一年來，曹先生在台大歷史系與中研院三研所的教學與研究有什麼心得？曹先生說：「我沒什麼口才，來上課的學生也不多。我不會積極地指導學生讀書方向，因為每個人自己一生要走的路，只能由自己去開創。我這旁觀的老師，能幫得上忙的，事實上是有限的。既使對我自己的子女，也只能相信他們自己可找到自己喜歡的路子走，做父親的，只能在一邊關心地看着。如果說我對學生有所幫助的話，大概也在盡我的能力多提供一些新的、他們沒有想到的觀點而已。」

每天換搭兩三班公車上班，在圖書館做整編校訂書目的工作，和學生一道吃自助餐，在課堂上，不以台風辯才取勝，却在台灣早期歷史和中西、東亞交通史上，以他長期艱苦、嚴謹和平實的自學，卓然成家的曹永和先生，顯現出比有些從學院出身的學者更為罕見的平民學者的人間性，而煥發着某種內蘊至深的魅力。特別在中國的傳統中，對於自學苦讀有成的學者，社會和士林總是給予特別崇高的評價，並且成為家庭貧寒，沒有機會接受正規養成訓練而猶有志於研究的青年的楷模。當然，在學術越為專精化的今天，只憑堅毅的自修而冀有成，又比往時尤為艱難了。但是，曹永和先生對於有志獨學的青年，有這勸勉的話：

「讀書，最好是依正常的教育管道去學習和研究，有許多自學所沒有的方便與效率。自學，是一條十分艱苦的道路。但是，因為各種原因而不能進入高等教育門檻的青年，特別是文史哲方面，自修是完全可能的。條件在自己堅定的意志和過人的毅力，加上數十倍於常人的努力，則人人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學習成果。畢竟，做學問是自己的選擇，是一生志趣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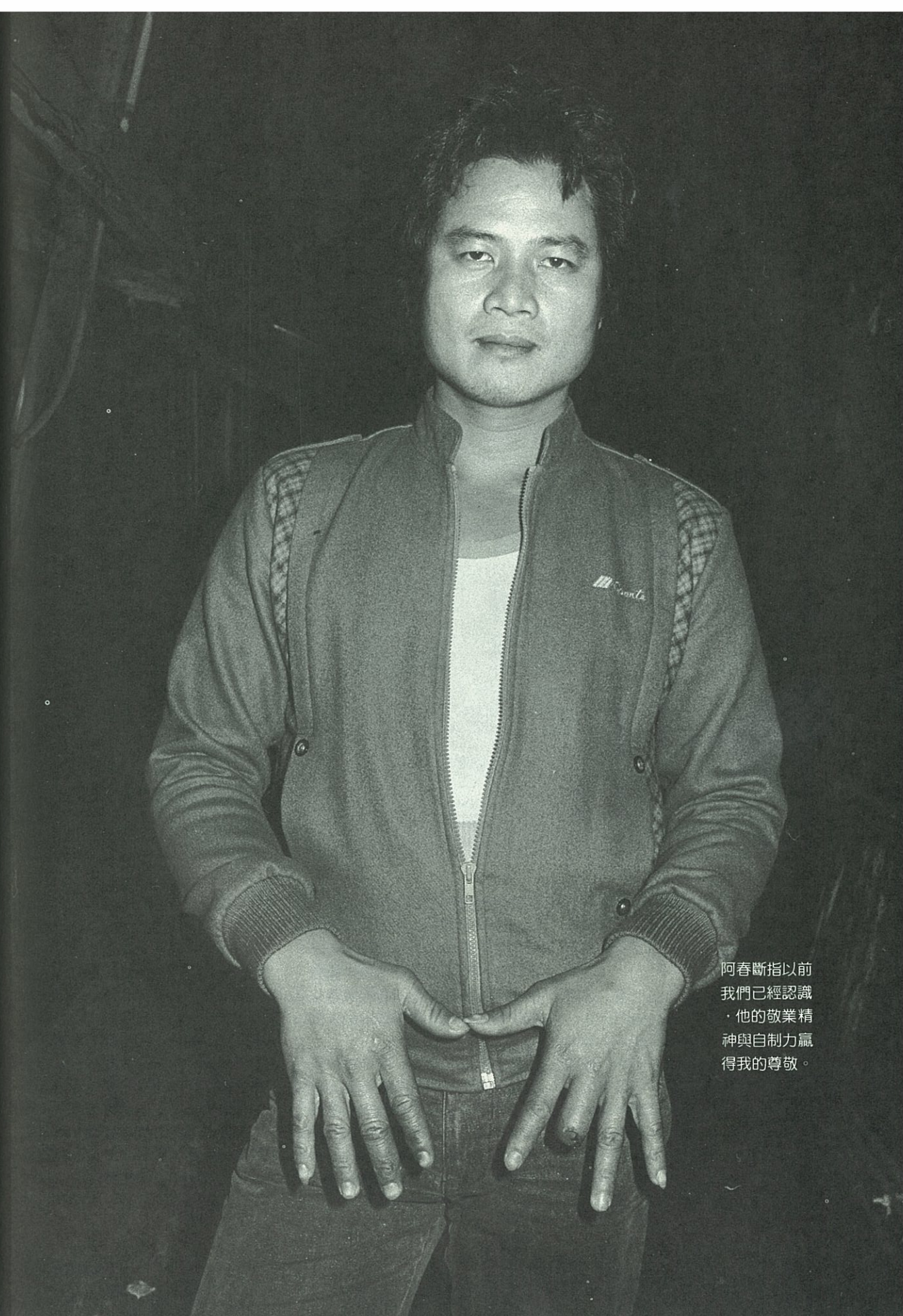
# 失去了

漁夫的手掌粗糲、獷健。  
阿春去漁船上作業時失去了他的中指。  
我們和另一些年輕的八尺門漁夫一塊喝酒。突然，  
有一個人抓起我的左手高舉示眾。「你們看！  
一隻好命人的手！」一個小伙子說。  
我感到難堪、痛苦，雖然我至今還說不清  
這痛苦與羞恥之所以……

# 中指的

攝影/撰文■關曉榮

# 阿春



阿春斷指以前  
我們已經認識  
他的敬業精  
神與自制力贏  
得我的尊敬。



出港以前，還有許多事情要忙，補給油料是其中之一。

住進八尺門工作之前，我數次造訪該地找尋落脚的居室。就在這段時間裡，認識了村中的數名青年。

阿春寬肩、厚胸、方臉、粗臂，廿八歲。五歲隨父母自台東遷來基隆，現在擔任小單拖漁船的大副。

### ● 阿春

像其他的船員一樣，阿春進港後不免喝酒作樂，以調劑數十日海上作業的身心操勞與枯寂。但是他是少數意志堅強、關心前途而自我節制的人。對他而言，縱酒過度而誤事乃是一件嚴重的個人過失。我對



阿春懷著幾分敬意，在他出港以後的日子裡，我對於他的歸期有著特別的期待，偶而去看他母親，問及阿春何時進港，她總像其他漁人的至親一樣，對於漁人已經出港的天數記憶清晰而準確，隨時脫口而出。他們等待歸人的心情，隨著四十五天船期的迫近而興奮不寧。若是遇到海上天候惡劣，船隻逾時未歸，等待的不安遂與時俱增。他們很少暴露內心的猶疑與憂焚，只有默默地過著如常的日子，彼此之間或許會交換一些安撫心靈的言詞，却絕少直接觸及心中的不安，彷彿謹

守著一種沈默的禱告。

### ● 斷指

一天傍晚，我在住處前面的巷子遇到小張與阿山。他們是阿春同船的漁夫。我喜出望外地想到阿春進港了，歡天喜地買了酒食請他們到房裏聊天。酒過三巡後，二人神色黯然地告訴我，阿春在海上出了事，被繩索絞斷了左手中指。這消息使我心頭髮痛，如受重擊。

我到阿春家時，電視機正播著連續劇。他見到我格外微笑地打招呼。就讀國小四年級的外甥女依在頭

髮花白的外祖母懷裏。我問候阿春的父母，阿春以右手從小茶几上的塑膠袋裏拿檳榔，吐出檳榔蒂之後，嘴裏發出清脆的咀嚼聲，接著取了一片老葉沾上石灰往嘴裏送。自始至終左手插在黑絨夾克的口袋裏。

應我的要求，阿春緩緩地抽出其左手，斷去前兩節的中指，隨著紗布捲層的鬆脫呈現眼前，傷口已經拆線癒合。切除殘骨碎肉而縫合的傷口十分整齊，好像縫合手套的手工。內裏的肌肉組織尚未完全復原。浮腫而泛著不尋常的血紅，他試

本以為斷指只是運氣不好的偶發事件，事實上，卻是經常發生的職業傷害。

圖動一動中指，却使不上勁。

八尺門的船員們都有著一雙粗大的手掌。海上作業的大事小事，如起網、漁貨分類、分級、包裝、冷凍和冷藏等，全憑他們的雙手去完成。長時間的海水浸泡，以及鮮活的水族鱗刺的戮傷，久而久之，漁人們的雙手皮膚變得粗糙、浮腫，指關節也異於尋常地腫大。在這勞動的印記上，阿春的殘指給我一種



船隻就要出港了，阿春與船上的工作人員將在海上與險惡的風浪搏鬥，四十五至五十天後才能重踏陸地。



無言地承擔與沈默地抵抗的悲傷印象。

回到自己的小屋，先前喝的酒發了出來，寂寞中阿春傷殘的印象鮮明而逼人地浮上心頭。我意識到必需將這情形拍攝下來，但是想起那隻老是插在口袋裏的手，覺得非常為難，不知如何啓齒。

### ● 船長

過後兩天的一個夜裏，阿春家中聚集了幾位在不同船上工作的青年，喝著酒聊天。阿春以新創未癒而滴酒未沾，在幾分酒意當中，我鼓勇請求他拍照。出我意料之外地他竟接受了我的解釋，平靜地隨我到屋外，任我指點拍下他傷殘的紀錄。

阿春要再度出港的前幾天，原來的船長因妻子重病不能出港，船公司遂找了另一名大副，由阿春代理船長職務，領船出港。出港時，老船長為他再次解說船長室裏的各種儀器，頻頻叮嚀諸般應注意事項。船隻要離港了，我與老船長站在鄰船的船橋上目送，看見阿春由於新

創未癒，加上心情的緊張，船隻在擁擠不堪的船位裏進退碰撞。老船長大聲地吆喝著——阿青啊！阿春的手不能出力，你去幫忙把一下舵！

全船人忙做一團，螺旋槳在船尾攪起暗湧的漩渦，船隻前突後撞地在港裡來回移動，好不容易笨拙地掉轉頭來，緩緩地脫離鄰船的圍困，駛向報關碼頭。船隻逐漸遠去，老船長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事情，却在喊出阿春的名字之後，又把話嚥了回去，慢慢地轉身離去。他的意思好像是：該說的都說過了，剩下來的要看阿春自己的造化，還嚙嚙什麼！又好像覺得心中祝禱的話，說出來幹什麼呢？

天氣逐日轉壞，寒冷的東北季風不停地吹刮著，雨絲在慘白孤零的水銀燈下翻飛。八尺門村人們緊閉的窗玻璃透著微弱的燈光，電視機的螢光閃爍不定。我頂著傘漫步前往村落靠海的邊沿，看見擊碎在岩石與堤岸上的白色浪花，在遠處的夜暗中乍隱乍現。阿春曾經告訴我，他已領有船長執照，但是一直沒

鐵殼船上的船員早已不是海明威那樣的漁人，而是一群無人關愛的海上勞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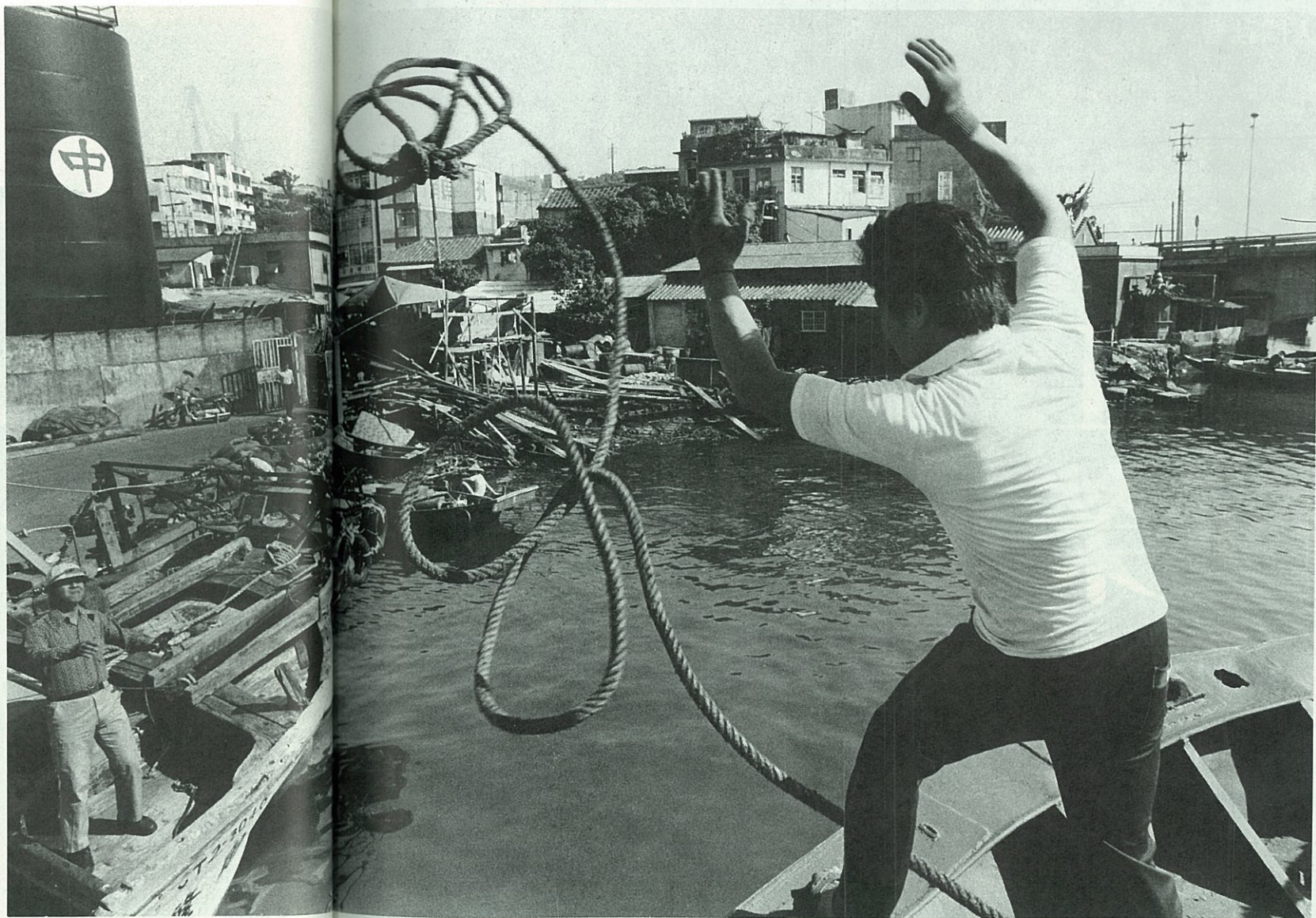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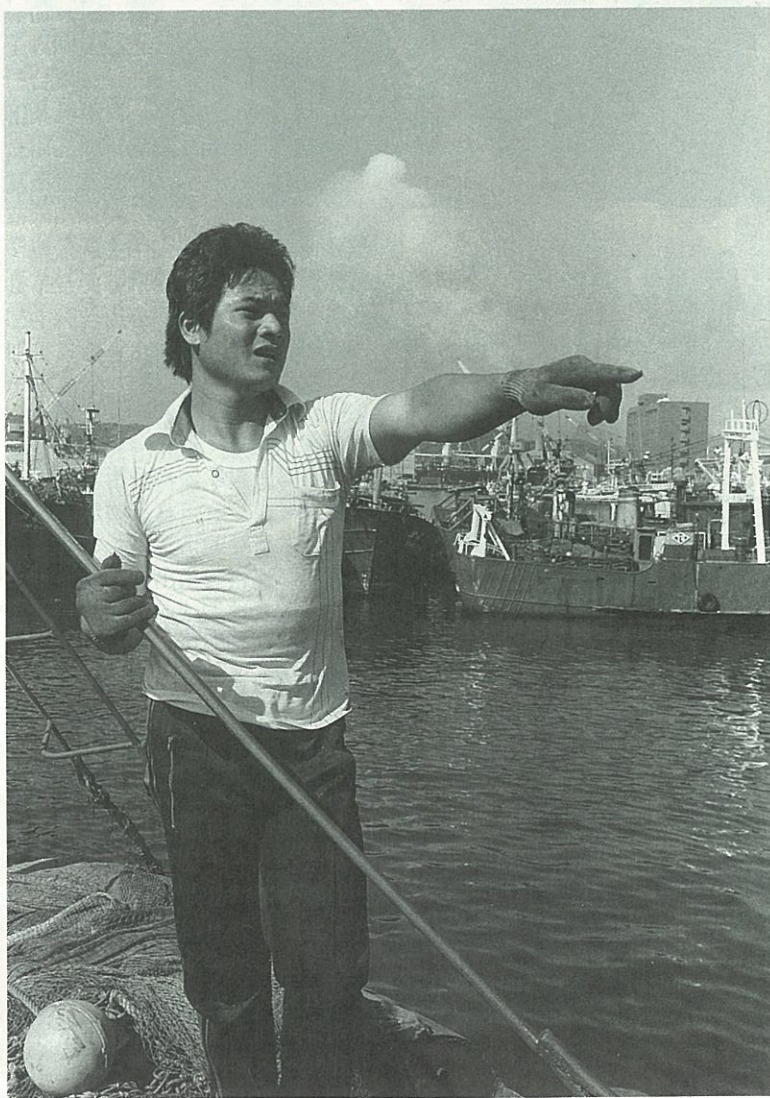
有機會。我想，這趟海如果能有很好的漁獲，對船公司是否起用他擔任船長，多少有著直接的影響。即使在沒有新船的情況下，有時候，一條船若連續幾趟出海的成績不佳，船長就會被淘汰而出缺。阿春自十六歲開始幹船員，若能當上船長正是他的前途所寄。領船出港前他雖未明說，不過；我深信他有意抓住這回機會，全力一搏吧。現在，我站著，動盪不安的海洋隱藏在溼鹹漆黑的暗夜裏。我無法想像，如孤島般的小船，與寒凍、風浪搏鬥，需要什麼樣的勇氣與力量。不遠處的海面上，數艘小舢板在波浪中忽高忽低地漂浮著。耀眼的漁燈在海水裏，照得小船周圍碧綠剔透。漁人的雨衣反映著微光。小船上的漁民辛勤地捕撈僅在此時出現的鰻苗，這弱小而意志頑強的求生奮鬥

，彷彿牢不可破地緊咬住惡劣天氣的咽喉。

### ● 溫暖

在期待中，阿春再次進港了。傍晚，在他姐姐開設的美容院裏見到他，他帶著幾分酒意，興奮地從座椅裏站起來，趨前一把將我抱住，久久不放。我一直期待著見到他，卻沒想到他是如此熱情並自然地流露出這溫熱的友情來，使我有些吃驚並感到十分溫暖。他坐下之後，立刻拿了瓶紹興酒倒了兩滿杯，與我一乾而盡。我迫不及待地問他這趟海的漁獲，他只輕描淡寫地說，「嗯，還不錯……」。但他的神色

在我眼裏的危險事務，  
是他們司空見慣  
習以為常的事情。  
這股面對險境的力量，  
供應著我們所需的魚貨。



裏，卻隱藏著某種失望，使我想起他出港前懷著為前途力拚的願望，只能會意地不再追問他顯然不願多談的事物，而暗地裏，凝望著那隻斷指而堅實的手掌。

### ● 難堪

由於漁場日益縮小、漁撈技術與設備少有改良、作業成本高昂，以及流於惡性循環地非法使用電流捕撈價格高的大蝦等因素，從前年舊曆年前開始，陸續進港的船隻紛紛帶回撈不到魚的壞消息。出港前掛在嘴邊的「滿載」變成空洞的祝福。愈來愈多的船隻礙於成本與賺頭

的算計，停止作業滯留港區，漆著「春滿發」、「漁豐」、「海豐」等的船隻，在港區與浮油、穢物漂浮著。漁人頓失收入，三五成群地擠在狹隘陰暗的木屋裏，躲著基隆冬季的淒風苦雨，陪伴著桌上的米酒與零落的花生米。進港上岸的生活本是逃避海上勞苦的甜汁，如今變成難熬的痛苦。

在那陰冷的日子裏，有一次與七、八位年輕漁人飲酒聊天，在一個話題結束後的短暫沈默當中，我左邊的友人，突然抓起我的左手高舉示眾，他說：你們看！這是一個好命人的手！在座的與我都認識有一

段時間了，雖不是心靈知交，但已沒有人把我當成過客或入侵者看待。一時間，全屋子裡的人們的視線集注在我的左手上，但是未對這突兀的舉動表示任何意見地沈默著。我不記得當時是否有人低頭察看自己的雙手以做對照。因為我被自覺難堪的情感緊緊抓住，不知所措。他放下我的左手，大家都沒說什麼。眾人分手後，我黯然地回到自己的斗室，咀嚼著方才的難堪，嘗到一種痛苦的滋味，到底為什麼有這種難堪？為什麼感到痛苦？一直到今天，我還無法確切地說出個所以然來。

曾有一位年青的漁人  
要我別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們  
縱情喝酒。我想：  
他的意思是在我親嚐他們的  
真實生活以前，不要妄下評斷。

# 捆工 阿榮伯的故事

三十年都有了吧，阿榮伯，一個靠著他硬挺結實的肩膀、腰板子和兩條胳膊幹活的苦力，養活了妻子兒女，還給各房兒女掙一間房子，端端正正地活過了他的大半生……

捆工生活是寂寥無聲的。他們的喜怒哀樂皆鮮為人知，甚至被詛為龍蛇雜處的一種行業。但三十多年來他們為台灣經濟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可以喻為「現代鏢局的插夫」，在富庶的社會底層，扮演著貨物輸送護駕的角色。他們不靠現代技術謀生，單純只靠原始的勞力、硬朗的肩頭、和粗獷的雙手，終年居無定所，在卡車上披星戴月，餐風飲露，以四海公路為家。

在奔馳的路途上，他們可以高歌歡唱。他們會偷閒停靠一個小鎮上的路邊看野台戲班表演；知道那個

小鎮上的某一個飲食夜攤口味最佳；哪個檳榔攤的姑娘最俊，哪個門戶今年翻修了新房……。他們是蟬游的一群，浪跡天涯，看遍樓起樓塌，人世冷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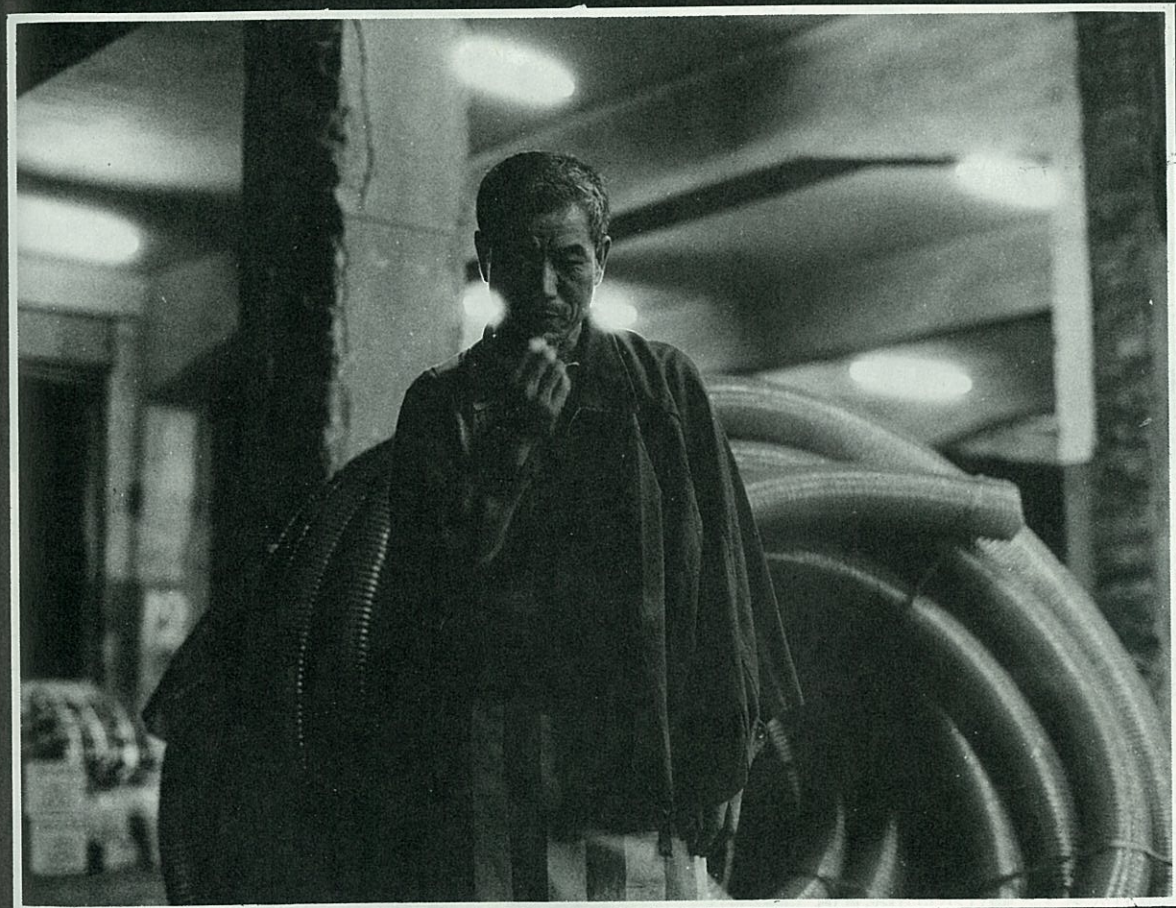
## 白色的泥漿人

自小在赤貧的農家長大、當了半輩子廿四年捆工的阿榮伯，臉孔略為猛峻，不苟言笑，在極度疲倦時，有時容易動輒發怒，但很少人知道他有一顆溫鶯的心。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中學時代。每當清晨趕火車上學時，經常看見他腰圍著粗

質料的布裙，歪著脖子，屏氣呵息地扛貨。他強壯的雙臂常常汗流淋漓。尤其在夏季，麵粉袋漏出來的白麵使他成了白色的泥漿人，單剩一對犀利的眼珠，連睫毛上也沾著麵粉。

我愛看他大口大口喝水的模樣。赤裸的上身全是汗水，仰頭就吞盡一棵蘿蔔似的，喝下一大碗水，然後，兇巴巴地對我說：「少年仔，看啥！我走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哦！」

那時我還沒法體味其中的痛癢，只顧著自己趕火車，走過平交道右



拐，就再也不必理會阿榮伯一身的汗臭了。

一年又一年，父親轉任彰化、豐原、台南等地的貨運站站長，阿榮伯的身影還是不時地出現。他一張猛峻的嘴臉也沒有改變，仍舊不苟

言笑，繼續南北奔走。後來，大學畢業，為了賺取研究所的生活費，在那年暑假我竟變成了阿榮伯的同事，也是始料未及的。

上工第一天，母親也為我縫製了一件粗質料的布裙。教我「莎士比

當了二十四年捆工的阿榮伯，臉孔略為猛峻，在極度疲倦時，動輒容易發怒，但很少人知道，他有一顆溫鶯的心。

攝影■蔡明德 撰文■官鴻志





亞戲劇」的施老師，特地買酒為我送行。平時師徒只談三十年代文學，談中國現代史的恩怨，而這一餐酒肉，却是膽怕心驚地教人沒有口慾。老師也不知捆工做的是那些危險的活，送到前門時，還特別叮了一句：「不行的話，就回來吧！」

驀然間，我想起了阿榮伯的那句話：「我走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哦！」

七月的酷暑難耐，我幾次鼓勇氣才敢打光身子，讓汗水自由地冒滴呀滴的，那是為了單薄的胳膊與肩膀，根本無法和其他苦力同事們比較，讓人見了笑話。但從基隆到屏東的運輸線上，或在台北、或在斗六，好幾度在貨運站遇上阿榮伯，大家只顧沒命地起貨卸貨，希望早早可以洗完澡收工，壓根兒是誰也顧不了誰的。

捆工阿榮伯，可以喻為「現代鏢局的擗夫」。在富庶社會底層，扮演著貨物輸送護駕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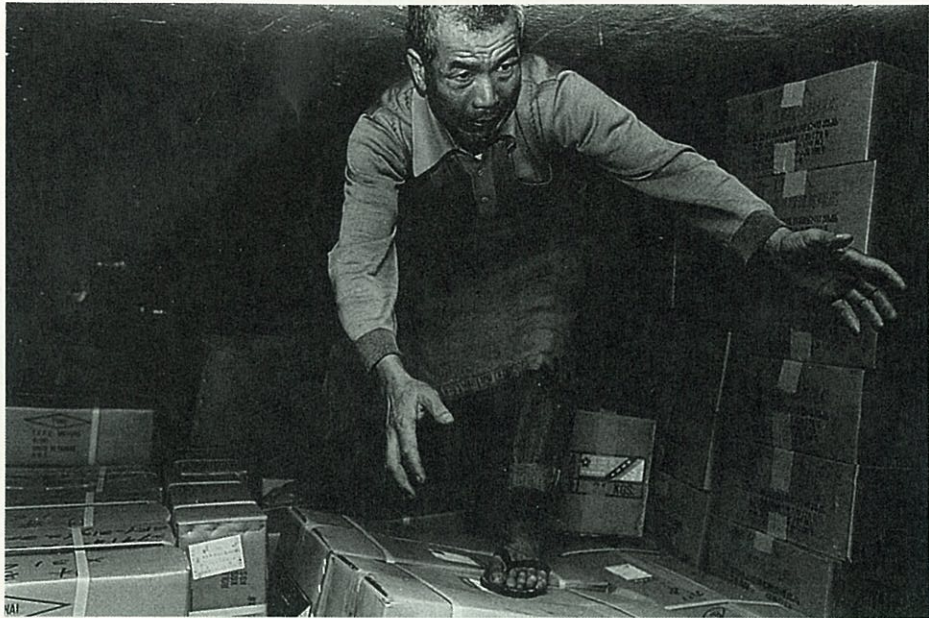
每次我和阿榮伯不期而遇的時候，臉孔略為猛峻的阿榮伯絲毫不曾察覺到，我就是當年那盯着他猛灌開水的少年仔。彼此扛貨擦身而過



靠著原始的勞力，粗獷的雙手，阿榮伯養活了兒女妻小，端端正正地活過了他的大半生。

腰前圍著粗質的布裙，是捆工特有的標誌。二十四年來，在堆貨、卸貨間，阿榮伯不知磨破了多少件布裙。





這部卡車長廿餘尺，載重卅五公噸。阿榮伯一夜間必須起貨卸貨四十餘公噸，那是個驚人的數字。

知還有多少，把一生時間全部交換了工資，他們一雙粗糙厚重的手，說明了全部的生活事實。

最近，爲了完成這次採訪報告，我重新登上短期貨運車，內心的喜悅雖不足外人道，更高興的是，有幸獲得阿榮伯運來的友誼。相處幾個晝夜，我回到喧囂的都市，此刻，遙念阿榮伯披星戴月地趕路。不禁獨語：「阿榮伯，願您一路上平安！」

### 幾根白髮，早已經告訴他應該退休了

台灣光復至今，阿榮伯一直靠做工維生，一眨眼，幾十年就過去了。問他究竟做過哪一行哪一業，有沒有這樣那樣的動人故事，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

「賣布啦、燒火炭啦、掘樹薯啦、割稻啦、泥水工啦……都是打零碎的活嘛！」

阿榮伯的詞彙中，只有這樣簡潔的字眼。他說：「做人應該就是這樣，要是你肯像牛一樣吃苦，還怕沒有田犁！」

今年五十五歲的阿榮伯，偉岸地靠在卡車椅背上，兩隻悠閒地交握的雙臂，擠出一團團瘤狀的小肉球，堅實地攔在腿上。

南北高速公路上，對於阿榮伯，這夜色不是催人入眠的音符，而是阿榮伯一天工作的開始，長路漫漫，隆隆的車聲劃破了南台灣平原遼闊的寧謐。我和阿榮伯同車，往高雄方向駛去。

高速公路取代了昔日的省公路，阿榮伯的顛仆生涯，也堂堂邁入第廿四個年頭。這條台灣運輸線的主要幹道，成了阿榮伯廿四年的工作場。坐在車座，一眼望去，只見一列列吐火似的路燈伸入天際，照亮摺工前去的暗路。那是一片生龍活虎的有情世界。這時候，摺工們的妻兒孫子早已進入夢鄉。前面有數不盡的鏢局驛站，還有隨時可能意外橫來的車禍，奪人性命。

甫才上路，阿榮伯的精神就來了。或是由於日日的晝伏夜出，使他的眼神在黑夜下，露出奇異的光芒。他凝視車燈前方，彷彿靜聽著自己一生天地爲家的流浪生涯。頭上

幾根白髮，早已經告訴他應該退休了。但阿榮伯還是日夜不休地勞動著，就像筆直的高速公路吧，只得勇往直前了。

對阿榮伯來說，寬不到幾呎的車座，是他另一個起居間的小小的家，裏頭的傢俬可是樣樣俱全。有棉被、茶壺，也有咖啡茶葉，還有一隻小木箱子，裝著零碎的隨身用品。其它還有小電扇、音樂卡帶、老花眼鏡、毛巾、洗衣粉、換洗衣褲、筷子……等等，也都在這方寸的駕駛台裡固定地擺得好好的。每一個細節擺設，都是長年工作經驗的累積。他們知道杯子怎麼擺才不會被車子震翻了，老花眼鏡則是昏燈下認字用的。

睏了，倒頭就睡在椅背上。餓了，路邊夜攤可以買得一頓美味的溫飽。「車上這麼吵，容易睡嗎？」我問阿榮伯。

「車子像搖籃一樣，習慣了。眼一下就睡著。」但阿榮伯故意提高聲量說：「有的司機比較作孽，他看你睡覺就不高興，會像猴子一樣地亂吼亂叫，故意喊：『撞到了，撞



就像公車上的車掌，阿榮伯必須負起關啓車門的工作。

到了！」使你緊張得不敢睡，好一路陪他講話提神……。」

阿榮伯說，他們幹司機的就是這樣喜歡捉狹。看見身邊的捆工睡了，自己就得悶著開車。「他們喜歡罵捆工是『捆工』，好像少了一口氣來扶他似的。反正大家出來賺，都很辛苦啦！」阿榮伯說，也惹開了隔座司機老何的話匣子。

司機老何說：「你們若要採訪阿榮伯，一定要報導他的一件糗事。有一次，阿榮伯賭錢輸光了，就像一隻瘋狗呀，硬是吵著要下車找農藥店！」

哈哈……司機老何朗笑了起來。他的口吻似真似假，坐在一旁的我，無法辨認。反正阿榮伯也不加駁斥。但那種你一句我一句，彼此出外相互照應的深厚感情，却深深地溫暖了我。

司機老何生性開朗，出口成章。尤其是講了一口鮮活漂亮的台灣話，教人聽得入神。據他說，他的開車生涯也有十幾年了。有一次朋友結婚喜慶，請他開新娘車，半路上，他却跑到路邊買了一雙拖鞋，把原先黑亮的皮鞋換掉。原來穿拖鞋開大卡車習慣了，他成了穿皮鞋就不會開車的人。

「捆工有什麼好採訪的？就像查某人一樣嘛！每天就是買菜、煮飯、生子，數十年如一日。」司機老何端著方向盤，左右旋轉，他終於說了一句話，恰當地說明了他倆的工作性質：「阿榮伯幹的活，就是起貨卸貨，後面車廂是他的地盤，前面是我的地盤。」

### 大車輪的韻律，吼吼怒鳴……

我們這部卡車長廿餘尺，載重卅五公噸。阿榮伯一夜間必須起貨卸貨四十餘公噸，那是個驚人的數字。

不知何時，車上闌靜了，單剩輪胎擦地的聲音和引擎聲。幾部趕在前頭的貨車，像靜物一般地，鑲在我們偌大的窗框裏。阿榮伯也闌上

了眼，兩隻手掌握在膝前，腰圍上繫著一件工作裙，上面已經磨破了兩隻洞眼。

一隻飛蛾迎著卡車的大燈飛來，失速的飛機般，向下俯衝。只一瞬間，跌跌撞撞地撞來，然後擊碎了身屍，開出一朵野花似的僵屍在車窗前，不久即被勁風吹乾，肢翼也被吹散了，留下來殷紅的屍跡，變成一張漂亮的彩色貼紙，貼在那裡，任疾風怎麼吹也吹不掉了。

而大車輪的韻律，依然吼吼怒鳴……

### 駛進第一個驛站

貨車駛進第一個驛站——彰化縣頂番婆。這是台灣著名的五金業製造中心，也是一般捆工很不喜歡來的地方。因為在這兒起卸的，全是又重又粗的五金貨品。司機老何突然大喝一聲，「開始賺囉！」那是勞動的訊號，聽了教人沒來由地精神抖擻起來。

阿榮伯抓起老花鏡，便縱身跳下車。他把車廂後門打開，露出空蕩、長長的車廂，看來比一般貨櫃車還長，其寬敞足以讓小學童充當田徑場。

「早啊，老先地！」驛站的職員習慣這樣稱呼阿榮伯。在全省數百名捆工中，阿榮伯排行最大，每月的工作成績也總是名列前茅。「如果論資歷，我算是捆工的大學畢業生囉！」阿榮伯說著，笑了起來。

頂番婆站約數十坪。各地的南北貨物分區堆放，或靠著水泥柱圍繞了一堆。每區貨堆都豎有地名站牌，指明送達地點，阿榮伯的職責，便是遵照遠、近程，按前後秩序地擧貨上車。「如果不遵照秩序，亂放一堆，下一站卸貨時就不容易找到」阿榮伯說，旁邊站立的站員，則幫忙阿榮伯點清貨物。遇到粗重一些的貨物，他們也可以順勢扶一把，協助阿榮伯把貨擧上肩膀。

按一般捆工的術語，起貨上車，

謂之「吃貨」，就是把貨物「吃」進卡車肚子裏，載往南北各地。捆工按照月「吃」的噸數領工資，每噸十八塊錢，加上旅途津貼，每月可領兩萬元左右。換句話說，阿榮伯每月必須擧一百餘噸的貨物，才能有兩萬塊錢帶回家。

流著滿身汗水的阿榮伯說：「時代可進步了。貨物的打包，比以前講究多了。現在大部份是用硬紙箱包裝，規格統一，比較容易擧，容易搬運。」

在沒有用紙箱的時代，是怎麼擧運的呢？阿榮伯說了：「那時候，貨物全是草繩隨便一捆而已。有些銳利的貨物動不動就傷人手脚，『咬』傷我们的手脚」。阿榮伯想了想，覺得「咬」這個字眼，我這後生小子，一定不易聽懂，趕忙捲起褲腳來，一個一個指出昔日被貨物碰傷留下來的疤痕。「那時候搬運，純靠體力。現在的協力工具較多了，有小檯車、起重車，像基隆碼頭下來的進口機器，就非得靠起重車不可了。」阿榮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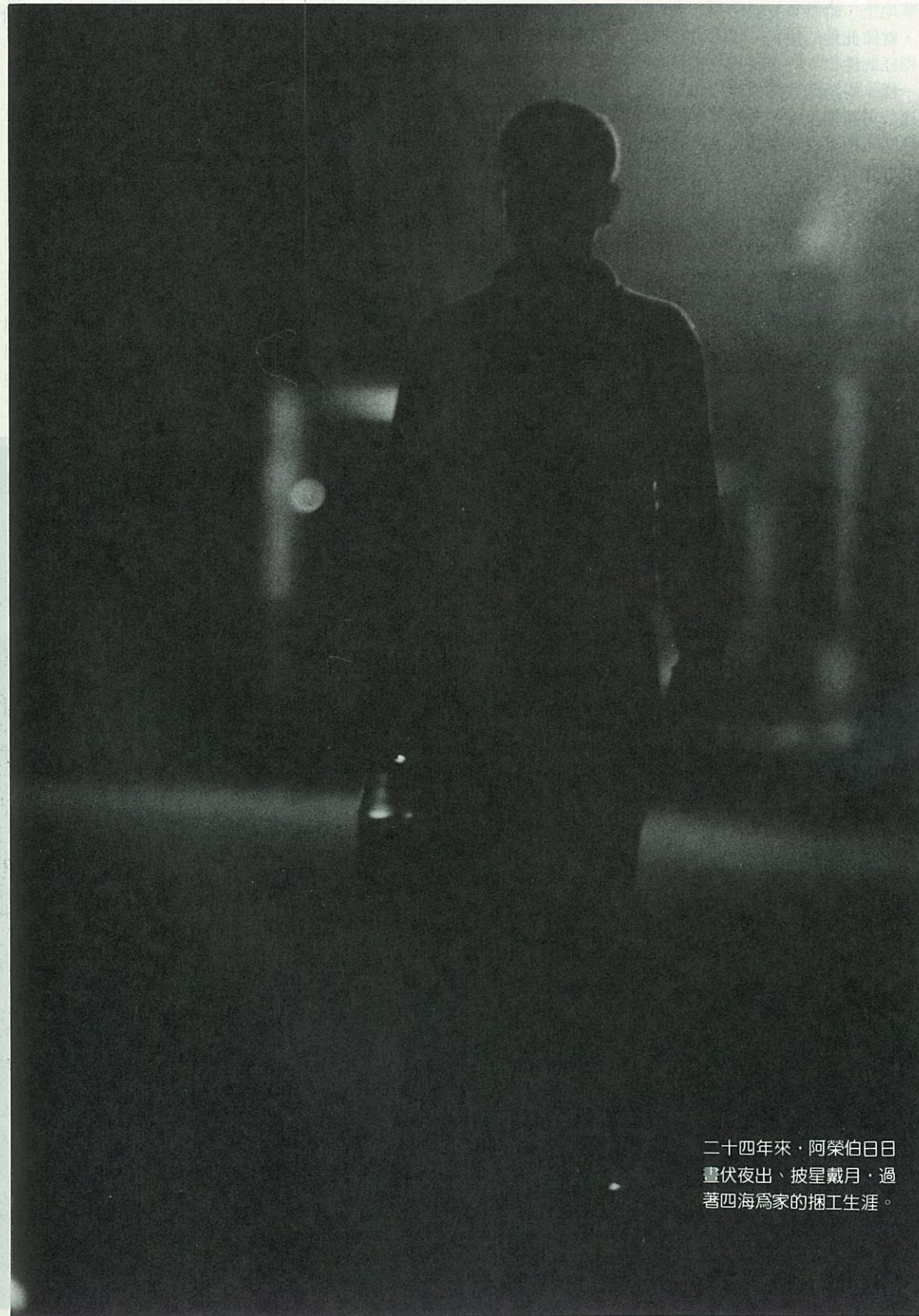
我遞一根煙給他，嘆聲說：「現在的捆工不必純靠憋力氣是吧？」阿榮伯點頭表示同意，叼著煙，又跑去搬貨了，一點也不肯歇腳的模樣。

### 騎車走馬三分命

自小在茄冬鄉長大的阿榮伯，連父母的墳，也都在村後的小山岡，遠遠地面對著海水潮汐。

村後的山岡風水好，「一位離鄉在台北當議員的人家，也跑回來購買墳地，風水好嘛，大家爭著搶！」他說。有一天，阿榮伯帶我到小山岡散步，沿著乾旱的河堤上山，河東上住了一戶養鴨人家。阿榮伯長年在外奔波，竟也不認識這戶人家是誰，只說：「嗯，可能是小時候，在這河床玩耍長大的。」

茄冬鄉，一個濱臨台灣中部西海岸的小鎮，土質不富，雨水不豐。



二十四年來，阿榮伯日日晝伏夜出、披星戴月，過著四海為家的捆工生涯。

草地上，時時可見露出來的鵝卵石，就像此地的住民一樣，有著強韌悍狂的性格。許多隣居也跟阿榮伯一樣，紛紛跑到這家現代鏢局一貨運公司當捆工。原先盤算是利用農閒時當捆工打工賺錢；後來靠種田不能養家活口，才紛紛改行，正式幹捆工去。阿榮伯說：「騎車走馬三分命」，就是命中命歹的人才會幹苦力這一行。

一條海線公路穿過鎮上的腰部。阿榮伯上下班時，就靠著搭汽車離鎮，固定是三、兩天回家一趟。「但這個家像旅館一樣，匆匆回來睡一覺，就得再出門了。」阿榮伯說著，流露出一股對家庭疏於照料的愧疚，他嘟囔一陣，又嚙到肚子裏了。他默默地抽煙，苦笑著說：「起初，我的小兒還拉著我的褲腳，哭著不肯讓我去上工，現在一家人都習慣了……。」

阿榮伯覺得台北來的人，應該看山看水，便又檢一條小路，繼續盤旋上山，一路聊了起來。

據阿榮伯說，他十九歲喪父。父親去世的時候，留下一塊小田。但那塊田連種菜都不够一家人吃，只好四處打工過活。「那時候，一年

四季，到處接做不完的零工。左隣右村的工頭都誇他是個好工人——要找替老闆賺錢的工人，就來找我阿榮仔！」他說。但是，這樣的口碑，還是沒有改善阿榮伯一家人赤貧的生活。後來他在鄉下沿街叫販賣布，上山燒火炭，幫人家割稻，也上山掘樹薯，以擔計錢……。

廿三歲那年，阿榮伯靠媒人說親，聘定了隔村的阿榮嫂，却遲遲沒有錢娶過門來。「家裡點油燈的人啊，哪有錢娶老婆。」阿榮伯一邊說，一邊又以粗大的雙手，擺出二千三百的數字。「我付的聘金沒有輸給別人，是自己一個錢一個錢辛苦賺來的」，他說，「這幾十年來，孩子們的媽跟著我吃了不少苦啊。」

民國五十年，阿榮伯卅一歲，透過友人介紹，他離鄉跑到北部當捆工，老闆是一家遠房的親戚。那一年，阿榮嫂懷了頭胎。阿榮伯說著，又巴巴地抽了一口煙，深深地吐了出來，好像那都是陳年舊事，樣樣也不足與外人道，屢次欲言又止。

「我家原來是一間土塊厝，屋頂蓋茅草，家中只敢養一頭豬。」阿榮伯回憶著說：「老婆常常嘮唸，

人都不够吃温飽，還敢養豬！」後來，阿榮伯做牛做馬吧！總也蓋起了新房。今年和去年，給兩個兒子娶了媳婦，總共花去了五六十萬，也都一一為他們先備妥新房，然後在屋前大埕場，把媳婦娶過門，聘金也都是阿榮伯做工掙來的。

阿榮伯在公司佈告欄，端端正正的貼上兒子的喜帖，請了五天假回家辦喜事。「經理、課長、許多司機朋友，都來我家喝喜酒。」阿榮伯喜孜孜地說：「不知道是不是跟風水有關，村裏的人都說，『你們家的男人都很早熟啊！』說到這裡，阿榮伯不禁哈哈笑了起來，猛峻的臉上立刻繃出幾條粗紋。

### 依然是那索漠的高速公路……

「搶劫哦！搶劫哦！」

司機老何突然大吼，沒命地叫著：「你看！白花花的武士刀……。」

「在哪？在哪呀！」阿榮伯從睡夢中嚇醒了，也把我從回憶中喚醒過來，車內一陣騷動。

「駛伊娘咧，跑掉啦，被我超車甩掉了。」司機老何故意惹醒沈睡著的阿榮伯，又說：「剛剛那個遲人騎摩托車在我前面蛇行，後面載的那傢伙就亮出他的武士刀，意思就是要老子停車給他搶！」

「伊娘咧，咱是出來賺吃，身上那有帶多少錢。有啦！後面載的統

統是頭家的貨，要搶來搶啦！」司機老何一邊演戲，一邊向我眨眼示意。

我只顧著笑，早被阿榮伯看出破綻，再說，廿四年的經驗還搞不清楚高速公路有沒有摩托車嗎？阿榮伯不甘示弱，也湊和著罵開來了。

「伊娘！要搶也不會把老何的耳朵割去賣！」

司機老何呵呵笑著，一邊又學著北管調子唱一咱的命已經够歹了，伊還要來搶！伊還要來搶！

司機老何畢竟把我和阿榮伯弄醒了陪他，把大夥兒的睡意一掃而盡。慶功宴似的，老何掏了三根煙出來。冷風呼呼地在窗外狂嘯，車座

內却有一片温暖，天地間，像是披星趕月的走馬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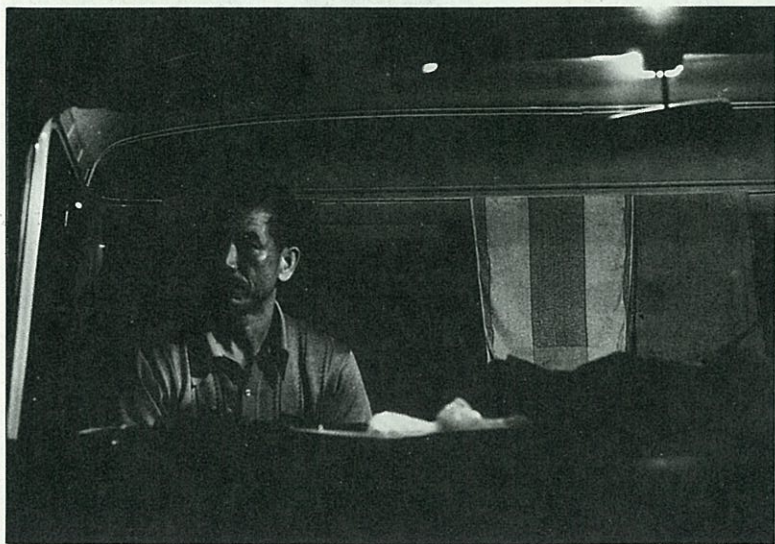
《是幸福是不幸，環境來造成。

恩恩怨怨未清，何必抱不平。  
星光月光轉無停，人生呀人生，  
冷暖世情多演變，人生宛如走馬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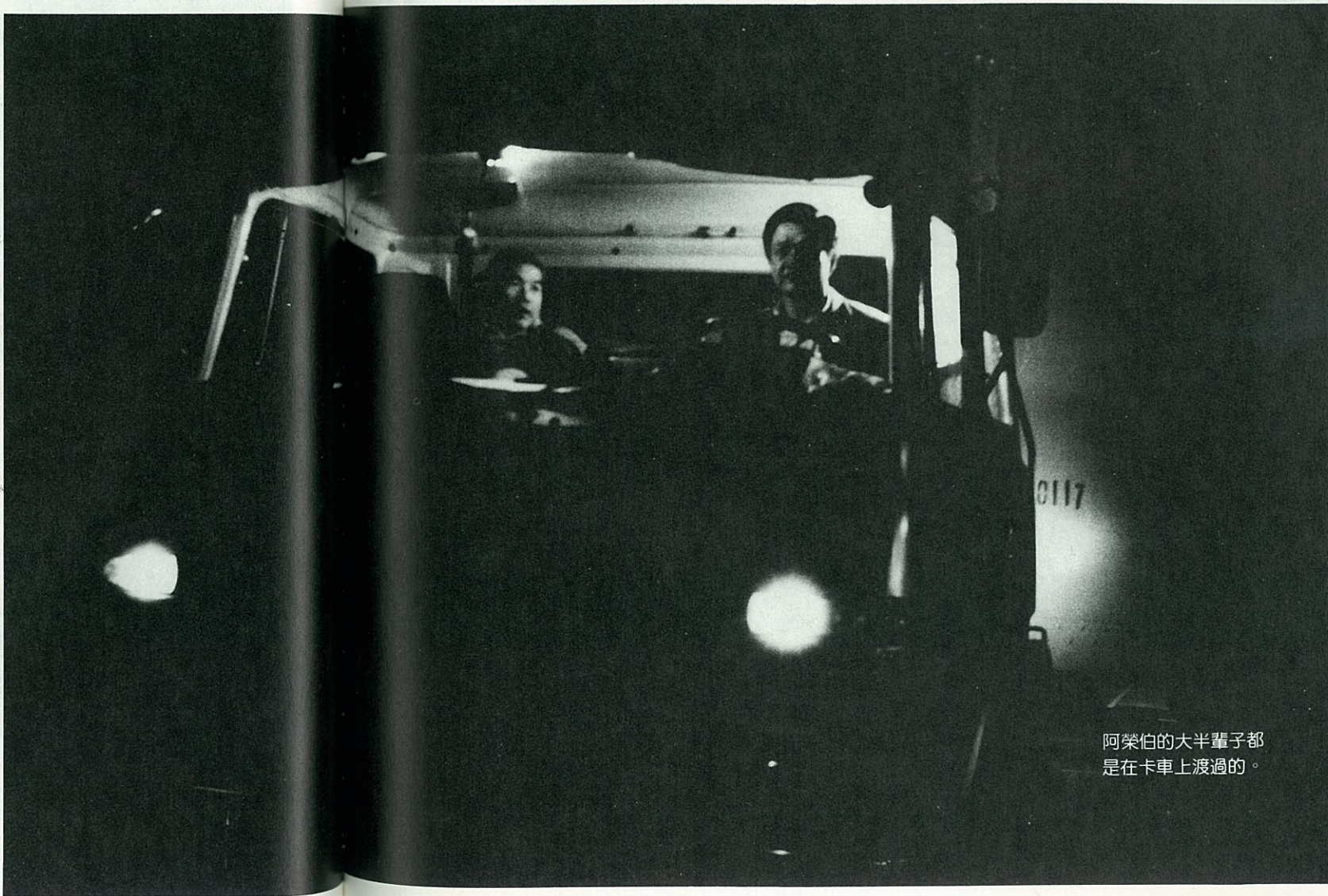
……………》

在司機老何的催促下，阿榮伯唱起來了。他的歌聲高亢短硬，有一句沒一句地，還不時地捩腦袋打拍子。有時，他會害羞似地，望向窗外。「阿榮伯最會唱歌，三杯一下肚，就唱個沒完！」司機老何在一旁湊熱鬧地說。

「是啊！沒酒怎麼唱！」



寬不到幾呎的車座，是阿榮伯的一個臨時起居間。



阿榮伯的大半輩子都是在卡車上渡過的。

「沒有酒，唱的都是有歌無詞呀！」

阿榮伯唱唱停停，沒精打彩地說，終也掩飾不住沒有酒的尷尬。這使我們都興起找個地方好喝他幾杯的念頭來。阿榮伯和老何打商量，盤算在什麼地方有多少時間可以吃點喝點。車窗前依然是那索漠的高速公路……

### 一雙胳膊活過了他的大半生

車子離開頂番婆之後，回頭開進了高速公路，已是午夜時刻。一路上，如此上上下下，奔過無數的「驛站」。阿榮伯始終重覆做著一樣的工作，也果真像司機老何所說，後面是阿榮伯的地盤，前面是司機老何的。到了黎明時分，車子滑進高雄市。剎時，我們又忽然闖進了人間紅塵似的，只見市中清早趕着上學的學生、掃馬路的清潔伙、發散著騰騰熱氣的豆漿店，赴市集的菓農、晨跑的老夫妻……，而高雄，是這一程車的最後一站。



經過了一整夜的工作，阿榮伯還必須將車子洗乾淨，才能休息。

如果說，勞工永遠是沈默的，則眼前景象正是最佳寫照。不知從何地冒出來的許多捆工們，正像是入港上岸的水手，紛紛湧進偌大的高雄集貨站。一夜顛仆勞頓的旅途，剩下的就是最後一口氣把貨卸完，才可以收工。他們失神落寞地只顧使最後一身力氣，在貨棧前的廣場上穿梭不停，竟也成了一部無聲的電影中，無聲的演員。在人力市場上，他們是無須粉墨的一群。

阿榮伯夾在年輕精壯的捆工群中，略顯得歲月不饒人了。看著他有時低頭揮汗，低下身子看貨品的地址，就佔用了他不少時間。他有時會直接問站立一旁的我：「你看這件是不是？」確認之後，才拉下車來。

上午九點多，阿榮伯終於把貨全部卸完，才捲起隨身攜帶的鋪蓋，爬上二樓捆工宿舍，隨意找了一個床位坐下，在床邊抽起煙來。他沈默地抽著，不苟言笑，眼神中有失眠的疲困。陽光從窗口斜斜地打了

進來，意外地在他頭上照出一朵青色的雲煙。而他依舊渾然木然地坐在床板上。

我想起車子路過三義鄉時，路面上罩起一層薄霧。那時候阿榮伯說：「烏魚來的時候，霧會更濃！」又說：「霧來的時候，這裡會擠滿一列列的車子，就像送葬隊伍一樣，好危險哪！只能跟著人家的屁股慢慢走吧！」

望著阿榮伯的神情，我禁不住問：「您什麼時候要退休？」阿榮伯想了很久，半天不答腔。他似乎在思索著什麼，然後說：

「不知道，我明天要去基隆，你去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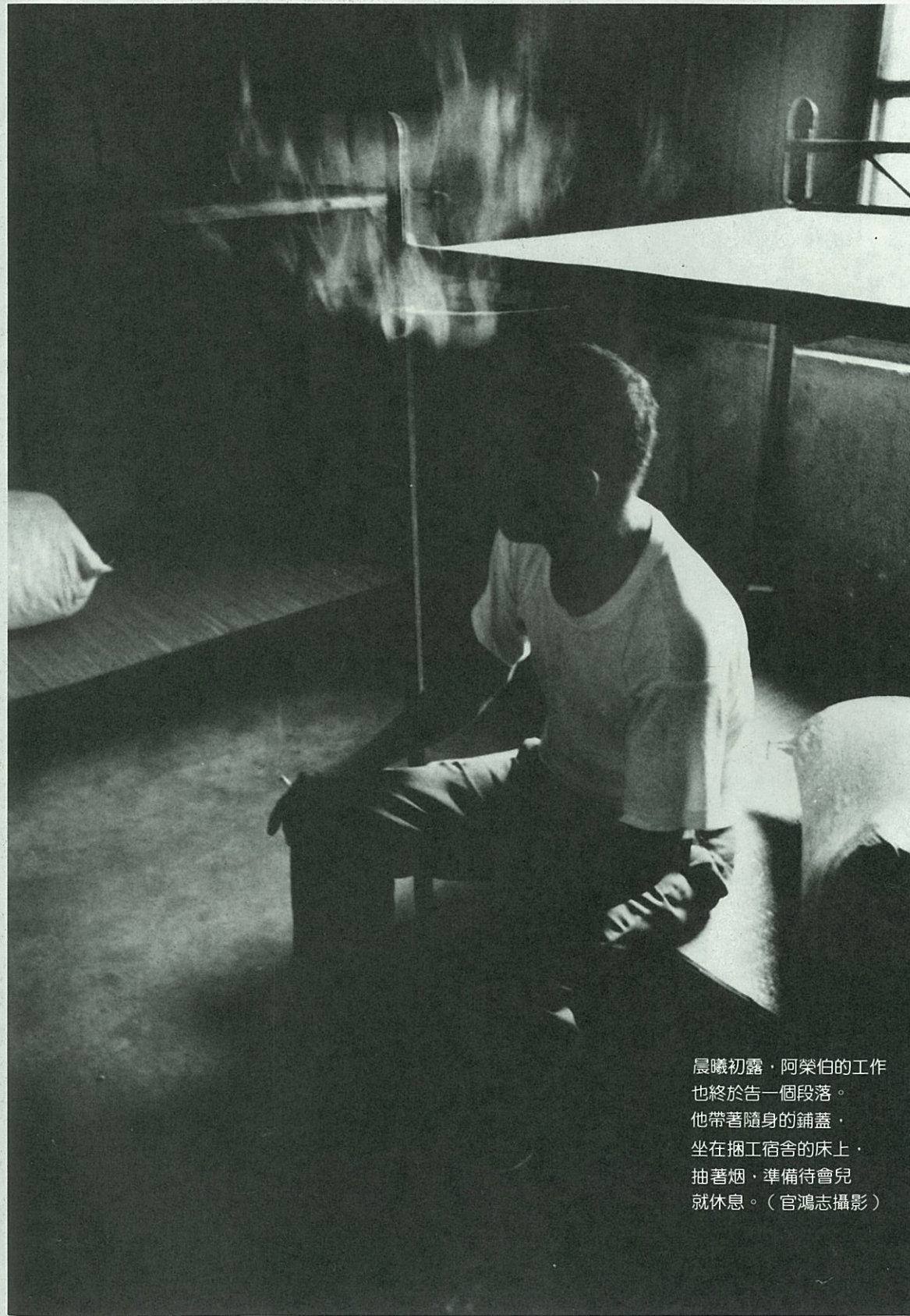
### 做牛做馬，算不了什麼

第三天，當我在基隆向阿榮伯道別時，他還在卸貨。遠遠的回頭望去，望見阿榮伯的身影，却隱隱的感覺自己的身體在搖晃。想了許久，才恍然大悟，原來阿榮伯每次使勁扛貨時，車身便不免隨著搖晃起來，而有這樣溫暖的錯覺。

現在，守著夜半的燈寫他，也還密密地想起他的話：

「做牛做馬，這算不了什麼。如果將來兩腳一伸，回去了，兒子們不喜歡我這棟房子的話，可以賣掉它。反正我勞碌一生，只留下這些家當……。」

阿榮伯於是呵呵地笑了。三十年都有了！阿榮伯，一個靠肩膀、腰板子和兩隻胳膊幹活的苦力，在隨著台灣經濟的繁榮發展而發達興旺起來的台灣捷運系統內，養活兒女妻小，還給各房兒孫掙得房子。是發達起來的經濟，養活、改善了阿榮伯的命運和生活；還是無數的阿榮伯，以他們的血汗，肥大了台灣的交通產業，從而使自己分得一點零餘，改善了自己的命運。這問題，對阿榮伯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阿榮伯，可端端正正的，用一雙胳膊活過了他的大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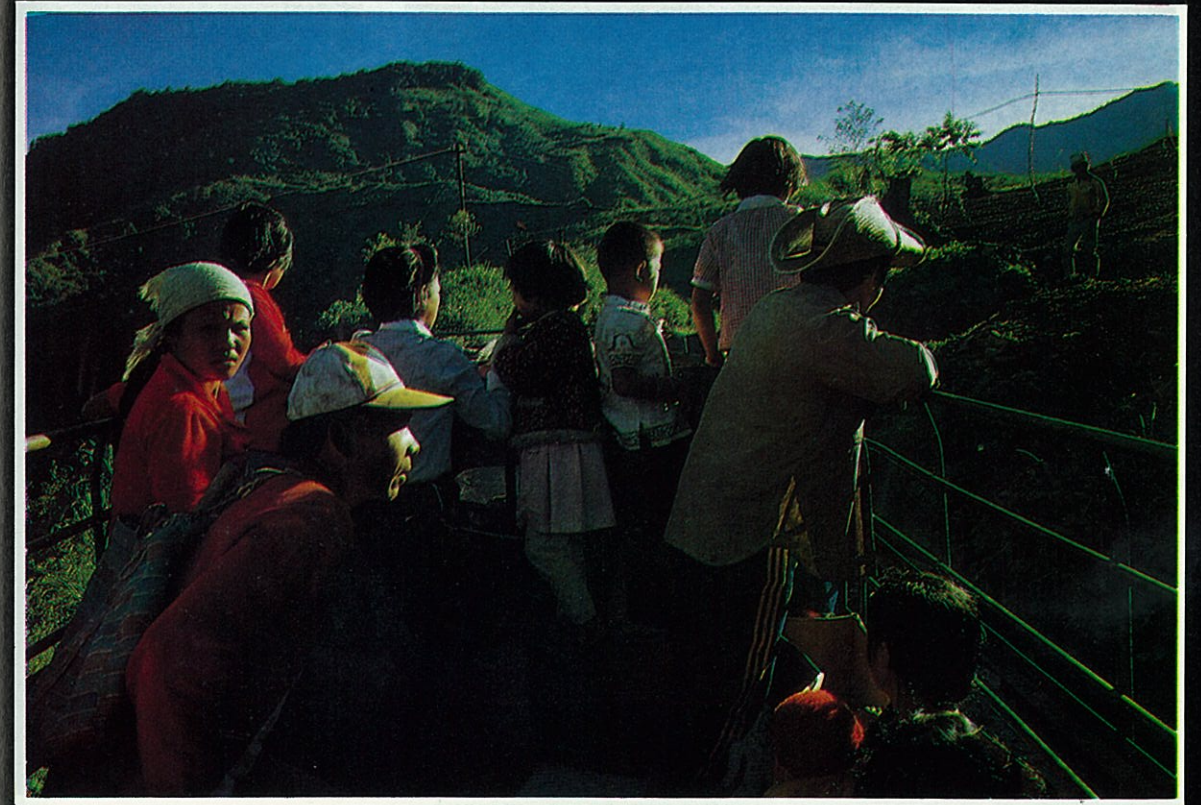


晨曦初露，阿榮伯的工作也終於告一個段落。他帶著隨身的鋪蓋，坐在捆工宿舍的床上，抽著煙，準備待會兒就休息。（官鴻志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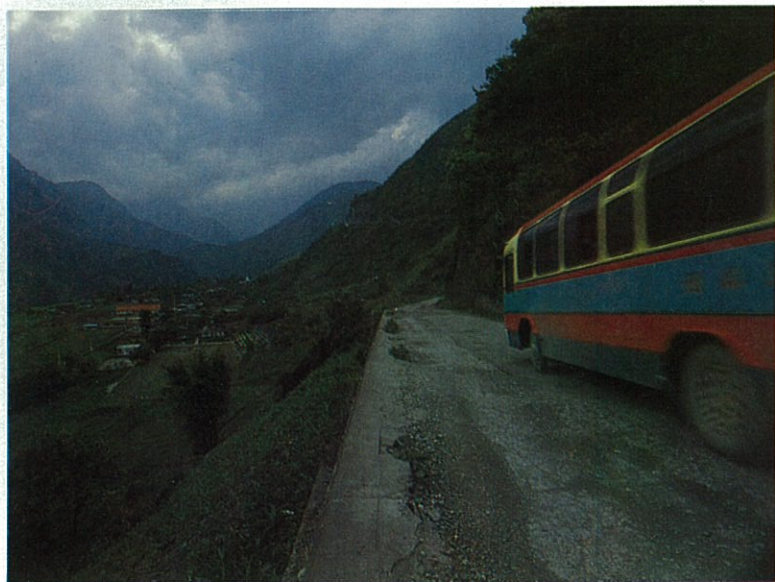
# 鐺鐺鐺鐺 上摩天

南橫線上的摩天，是台灣種植夏蔬的小據點。  
在新的土地關係中，自耕的布農族人  
成了農業工資勞動者；自給的作物成了  
以平地市場為目標的商品作物。  
然而，因為運輸問題懸而不決，摩天的投資、  
勞動和生計，面臨着困難的問題。

攝影 / 撰文 ■ 王雅倫



每天清晨，一批批南橫布農人被載往摩天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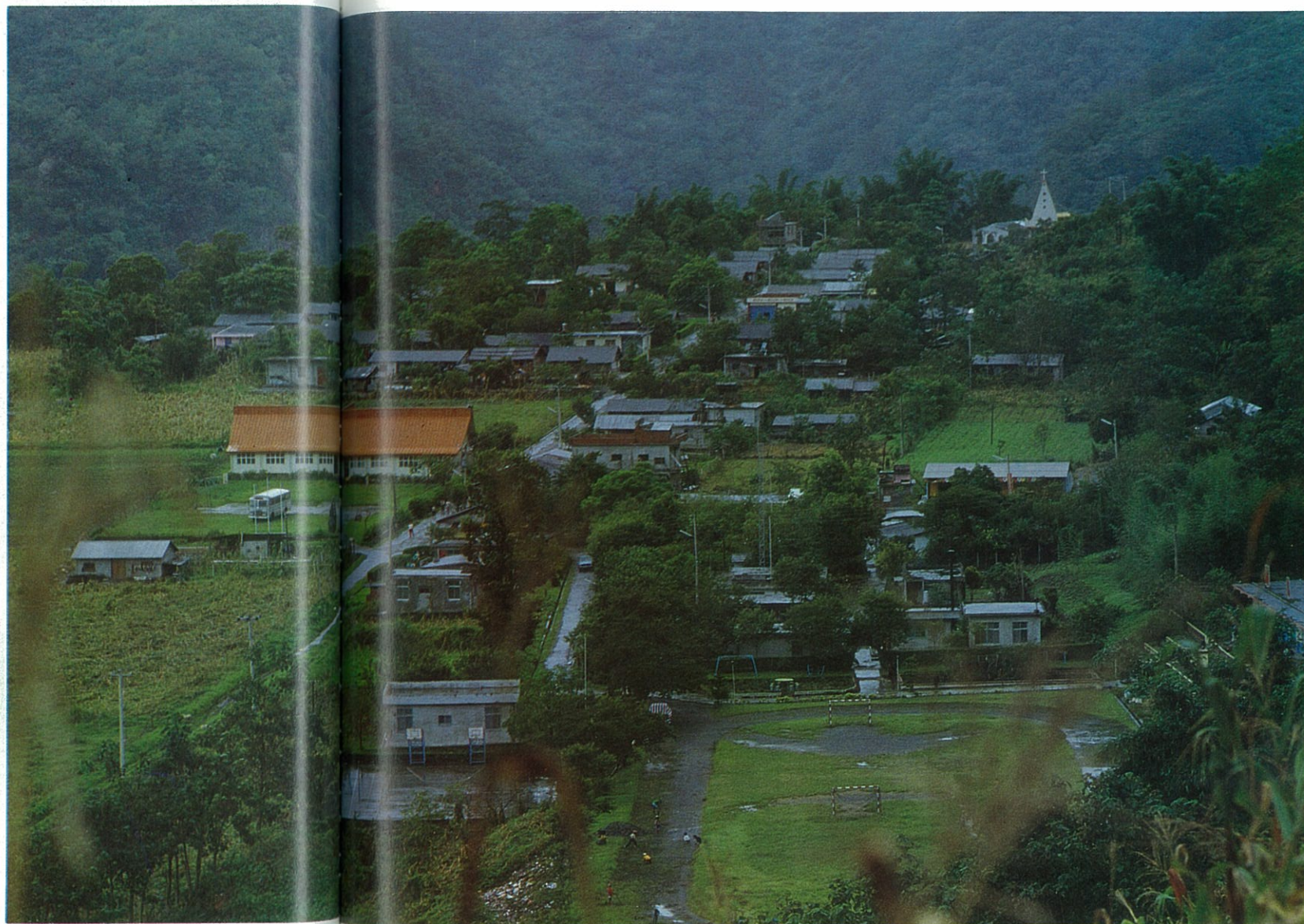
南橫公路通車後，大批的平地人湧進這個原來安祥、寧靜、不與世爭的布農族部落。

### 漫天黃沙，車進南橫

七月初的清晨，這輛由台東關山開往天池的公路汽車，大部份載著居住在南橫道旁的布農族人，少部份是過路的旅客，還有兩箱米酒和一些食物。

司機是個皮膚黝黑、滿腮鬍子的漢子。幾年來，他在這樣迂迴的公路上，把車班控制得非常準確。「我是老駕駛啦！熟練？熟練有個什麼用？倒了霉，才在這條路上開車。要是命好啊，早就調高雄了。不是我烏鴉嘴，等一下，八成又會碰到山崩…」

由於公路兩旁大部份是結構不緊的粘板岩，容易風化，一到了雨季，常常造成塌方。在許多地段裡，路基已改變多次，却仍無法定型，因此南橫這條路，好幾年來，一直沒有完全舖上柏油。行車之際，漫天灰塵，使得行進間的車子，看來



站在公路上，一眼就看到了利稻村

彷彿蒙上一層灰撲撲的外衣。

車子快到下馬這個地方，在前面轉彎處突然發生塌方。幾百塊大大小小的落石從百公尺的高處滑落下來，石頭落地轟隆轟隆的巨響震動了整個山頭。據站在一旁的司機表示，每年七、八月颱風季節時，山崩的情形是稀鬆平常的。塌方的情形延續了半小時之久，掉落的石塊早已把唯一的通路堵住了。幾個熱心的布農人冒著危險捱著崖壁試著把石頭搬開，先跑過去的則到對面

山頭望著對山看看還有沒有鬆落的石塊。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道路開出一小部份。看來車子一時也走不了，只有等待養路班的工人來挪開石頭後再繼續前進。

司機看看車上一些利稻村民央請他順便載上山來的。他搖搖頭，咧著嘴：「現在，車子上要不是這些人家託運的東西，我這一趟跑到這裏碰上這場方，就可以回頭了。」他笑著對我說：「我這輛車，從來就沒幾次能順利跑到終點的。」



山地人與狗的情感一直是密不可分。一大早，村裏的狗就一路追著主人的鐵牛車，一起上摩天。



漢人向山地人租賃  
摩天上的土地，  
利用幾塊鐵皮搭建臨時工寮，  
這裏也成為布農人  
生活其中的另一個家。

### 利稻的布農人

車子在一個半小時的顛簸之後，終於抵達海拔1068公尺的利稻村。當我們站在公路上往下望着利稻村時，但見那小巧的部落，正安安穩穩地坐落在群山包圍的平台上，看來安祥、寧靜，不與世爭。

利稻村的面積約有四十公頃，六十六戶人家，人口約有四百人。其中除十五個人是外地的漢人之外，幾乎全部是布農族人。

布農族原名Bunun，含有「人」的意思。最早的時候，他們居住在南投縣的丹大溪、轆大溪及郡大溪等的兩岸流域。

當年利稻村的老酋長，漢名余東海先生告訴我們，今天的地名利稻源於山地語Litu意思為「枇杷」。利稻村最早的村民，是打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遷移過來的，屬Isma-hasan 邱姓。老祖先靠當地土產的枇杷、芋頭和在摩天種的玉米而生存繁衍了下來。據說，最早期的利稻村內只有四戶人家。直到日據時代，日本人下令摩天等深山中的布農人集中居住，以便管理。所以，現在大部份的布農山胞都集中在利稻平台上。平常日子，布農族村民上摩天來勞動掙活兒，學童出去上課，整個村落看不到幾個人。民國六十一年南橫公路通車後，到了假



山地人的生活永遠與外界隔絕，就像這層霧一樣，罩在摩天這塊山地。

期，有時候在利稻歇腳的觀光遊客就比村民的人數還多。

### 摩天菜園

公路從村子的上方經過，沿著溪谷，向摩天盤山而上，直上到約1500多公尺的地方，就是當地人所稱的「摩天」了。從利稻爬上摩天，種植玉蜀黍，成為布農族人從老祖宗的時代一直傳到現在的一種耕作和生活模式。最近幾年，玉蜀黍的收成和價錢都不理想，直接影響了山

地人的生活，因此，許多摩天上的田地都逐漸轉作其他農作物。

五年前，一批從高雄來的漢人，看上了摩天這塊高冷肥沃的土地，開始向山地人租賃摩天上的土地，經營菜園，利用平地缺菜或颱風季節，向平地供應摩天種出來的菜蔬，賺回一些辛勞的代價。於是摩天土地重新開墾，重新翻土，農作物也由傳統的玉米改成高度商品化的高冷蔬菜。而原本是獨立地主的布農族人，由自耕農變為僱傭農；



即使在惡劣的天候裡，布農族僱傭農民也得爬上斜坡上辛勤的工作。





蔬菜收成時，這種彎腰投球似地傳遞高麗菜的情形，經常可見。這是十分吃力的勞動，平常人一天下來，必定腰酸背痛。

原本僅僅拿來糊口的農作物，轉變為以遙遠的平地市場為銷貨目標的商品作物。如今，滿山遍野的高麗菜，漂亮、鮮美，聞名全省。我們在南部菜市場上所能見到的高麗菜，便大部份是由摩天運送出去的。

### 愛上山地的老歐

在摩天，我又遇見了老朋友老歐。這位已經「山地化」了的平地人，由於愛山如痴，終於在這深區的山裡生了根，一待就是十五年，和太太兩人過著逍遙自在、清心寡慾的日子。

老歐小時不愛唸書，七歲就離家出外，自己打工自己生活。他的父親是個讀書人，從小家裡管教嚴格，但他卻只嚮往無拘無束的生活。離家流浪後，他幹過鐵工、球僮、養路工、派出所工友。他開過礦，也到過沙烏地阿拉伯幹模型工。十五年前，老歐來到南橫當養路工，立刻就被南橫的群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於是開始爬山、狩獵、參加

山地的「山難青年救援隊」。這兩年，老歐和山地人並肩在摩天開墾種菜。雖然他也是摩天的漢人僱主之一，卻和山地人一樣拿著鋤頭整地、割菜、搬運。他說，「我不願意我和山地農民的關係，是我雙手插腰監工，他們汗流夾背勞動的主雇關係。我希望我們一起工作。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也正因為這樣，當下工後，老歐的雜貨舖裏，總是充滿了笑聲、歌唱聲。飯桌上，總是有一群朋友一起喝酒，不到盡了酒興，絕不停止。「山地人結婚，總不忘送我們一塊肉。」才三十多歲的老歐，有著黝黑的皮膚，生性愛打抱不平，外表看起來更是和當地人沒什麼兩樣。

老歐知道我這回來報導摩天，他說，「以前也有很多報章雜誌報導我們這兒的山地人。那些記者往往

布農族的婦女，背著孩子，手持鐮刀在山上砍菜。她們幾乎成了摩天主要的勞動者。



我們所享受甜美的高麗菜，一顆顆是沈重的勞動換來的。



綠油油的高麗菜，都是一滴滴血汗換來的。然而這些都不是布農族農民自己的菜，一籮籮裝上車後就運送到高屏區出售。

來個一、兩天，隨便問問就回去，閉著眼睛大做文章，常常嚴重扭曲事實，把我們這裏的人一個個都寫成懶鬼或酒鬼。」他沉思了一會繼續說：「很少人願意真心對待山地人啊。幾百年來，我們漢人只會欺負、欺騙山地人。他們的生活一貫比較單純、閉塞、往往不知道該怎麼去為自己討一些公道。」老歐說，由於長期吃够平地人的苦頭，山地人對漢人一般地懷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之感。「因此，儘管我一直和他們相處多麼融洽，生活、工作幾乎和他們在一起，然而，說真的，十分裡頭就是還差那麼一分。他們確有一個我們一直不知如何進入的世界。」

### 「鏗鏘鏘」上摩天

阿秀左手抱著一個乳兒、右手拉著另一個小孩，緩緩地走進老歐的雜貨店裏。「老歐，明天我也要上摩天砍菜，我……」阿秀正說著，孩子哭了起來。她一邊用左手掏出奶來餵小的，又忙著用右手揩去另一個孩子的鼻涕。這樣一個典型的布農族婦女，卻是摩天上重要的勞力來源。「利稻的年輕人貪玩，賺了錢很快就花掉了。等到他們年紀大一點的時候，才知道應該努力攢一點錢才實在，否則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為自己賺到一棟房子呢。更何況，過去只要有一小塊地，就可以自給自足了，現在卻不一樣。如果不勞動，就會面臨飢餓的問題。所以在摩天工作的人，大部份是結了婚的或是年紀大一點的。」老歐望著阿秀遠去的背影對我說。

第二天清早五點左右，喧嘩的人聲和引擎聲使得這小村子一下子熱鬧起來了。每個要上摩天打工的人

，都等在「鏗鏘鏘」（山地語，意搬運車）前，準備出發。

從利稻到摩天，車程約要半小時。車子越往山上走，清晨的寒氣就越來越重。尤其是越過公路局摩天站後，有如走進雲霧的國度，整個山路和山景，看去都是白茫茫一片。天氣好的時候，站在這裏向山谷望去，可以看見蜿蜒的新武呂溪繞著青色的山。而在山谷之間，可以清晰地看見那南橫公路像一條細細的白線，躺在山岩裡。

布農人在這一帶山坡上開墾，並



築有一棟棟臨時工寮。在玉米及高麗菜種植期間，勤勉的布農人，就在這兒從日出到日落工作。

「鏗鏘鏘」跑得慢，到了摩天，已經過了一個鐘頭了。在半路上，大家先喝幾瓶米酒，為的是做工前能提提神。來這裏打工的另一個布農族少婦阿玉對我說：「以前，我們的老祖宗在玉米播種和收成時用小米酒（過去叫太白酒）來祭拜，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也許我們因此才習慣喝酒吧。其實，我們也知道喝酒不好。可是，在這荒



山上我們沒有別的娛樂；沒有電視，收不到外面的消息；不能受較高的教育，想多讀點書、想買漂亮的衣服，就要走好遠的路。到了山下，平地人看了還會指著我們說，你看，那個就是山地人；好土喔？皮

六十公斤的重量加上炎熱的陽光，使扛著蔬菜的山地人，一身是汗。

膚那麼黑，眼睛大得嚇死人！因此，我們只能整天在山裏不停地工作。積年累月，看的盡是這天空、樹木和山。阿玉說他們心裏很苦、很悶，才喜歡喝酒的。年輕人找不到好工作的，只好到西部去做工，有的跑遠洋漁船，或者去做礦工。去年十月間，村裏還有人想不開，一下子自殺了十幾個！而且大都是為了感情問題。

更令人驚訝的是以喝農藥自殺而死的居多。其中阿華就是為了愛上平地的漢子，對方父母說什麼也不肯讓自己的兒子娶個山地人，阿華一時想不開才自殺的。在山地部落裏，年輕山地女孩想嫁給平地人，夢想著也可以到平地過活；山地的漢子想娶平地女孩，希望能改變下一代的血統。可是，事實上往往平地的漢子不好好珍惜山地女孩，而山地的男孩要娶平地的女孩也很難。因此，山地人與平地人的婚嫁，一直都是族人最大的困擾。

老歐說：「趁天氣好時，將菜趕送到山下，否則颱風來了，路斷之後，這些菜又不知要爛掉多少？」



阿誠說：沒喝酒，勁都沒了，休息一會兒再動工吧？！

才十七歲的阿勇也開口了：「我們沒有受過什麼好的教育，但我真疑心

不知道米酒是不是有毒？爲什麼我的親人和朋友，有的喝多了米酒就再也沒爬起來。你是記者，應該比較知道些吧！」我看著他們的指甲的邊緣留下一圈污黑，拿鋤頭的手臂上閃爍著汗水。這些知命的布農人，像是永無終期地和土地拴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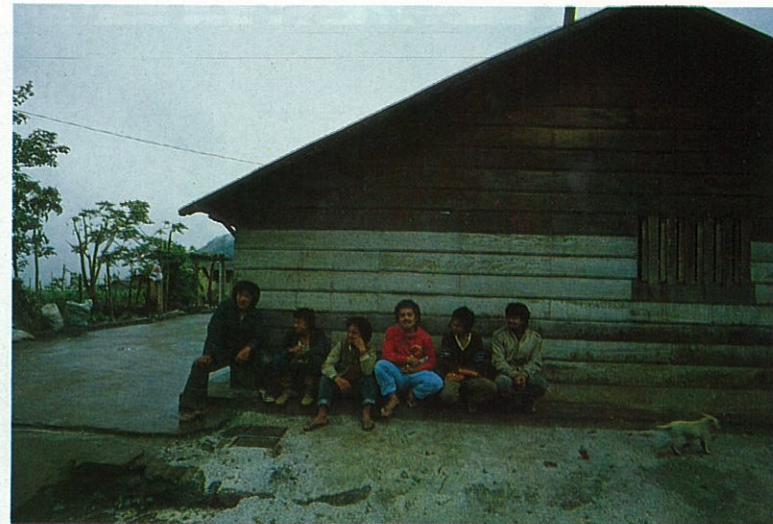
起，在這裏辛勤勞動、生活，喝「拉布斯」（山地語：酒），頂著藍天和太陽、忍受孤寂，遁隱在這個被人遺忘的山林間。

### 看天吃飯

長久以來，布農人在原始而酷苛的自然環境中，用簡單的工具，辛勤的勞動，強韌地生活著。直到五年前，平地人來到摩天，投下資金，僱用山地人在這片高山上開墾，

並種植高冷蔬菜。布農族人從小農變成雇傭勞動農人，用勞力換取現金，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然而，路況的不良，經常因塌方路斷，使蔬菜的運輸發生重大困難，投資者必須看天吃飯。

據老歐告訴我們，菜園種菜的過程是從翻土、播種、新地打洞、放雞糞、肥料、移苗、收割。等到一期結束，到能够收成，工作天總共要一個月。一般來說，高山蔬菜的



播種期到收成期，幾乎集中在每年的四月至九月之間。其他的時間，就利用土地種玉米，或到深山採愛玉子。

談到成本，老歐說，一顆菜的成本大約是五塊錢。勞工的工資則是男的一天350元，女的300元，工作時間是8小時。在蔬菜收成旺季時，每個人平均一個月可以拿到一萬多的酬勞。以六甲的地來算，僱主每年光是發出去的工資就要五、六十萬。因此，憑著這些工資收入，利稻村民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舊房子重新改建成水泥房；有能力買錄影機的人家愈來愈多；婦女們也開始把錢存入山下的關山郵局。」老歐說。

蔬菜收成後，幾十輛的貨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運到屏東或高雄等南部地區賣。「價錢好的時候，一籮菜（約15~20顆）大概可以賣到九百元。價錢不好時，一籮一百元也得忍痛賣了。」老歐苦笑地說。

### 粒粒皆辛苦

「高山青菜喜歡颱風，又最怕颱風。」老歐說。由於山坡地排水好，雨水不易影響菜的生長。所以颱風來時，平地沒有菜，山上的菜就好銷了。但是，颱風來時，因爲南橫山路容易發生山崩斷路。一旦路斷，整季的蔬菜運不下山，只有眼巴巴地等著爛掉。「前年有一次，

「下工了，哪裏去？還不是就坐在屋外，看看天，看看樹罷了！」布農人說。

颱風從東部登陸，結果整季的辛勞都泡湯了。」老歐說。

山坡墾地種植原本就比平地困難得多。我們看到有些婦女甚至背著孩子在陡坡上，頂著炙熱的陽光，拿著鋤頭，將石頭一個一個挖開、打洞，再一瓢瓢地放進雞糞（作肥料用）。等青菜成熟後，收成更是一個大問題。從山坡高地將菜揀下來的的工作，只有山地人才會。像這樣勞累地工作，對山胞而言，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勝任的。收割期間，工作時間較短，大約半天可收完一~兩車，再趕到山下的市場賣。我們常常能吃到可口的高麗菜，卻不知「從下種到收成，真是粒粒皆辛苦」。

有一天，看到阿誠用頭和背扛著總共六十公斤（二籮）的青菜，走下斜坡時，不小心滑了一跤。整籮蔬菜全滾落出來。他從地上爬起來，用手抹著臉苦笑著說：「怎麼搞的啊，我。對啦，一定是沒喝酒的緣故！」

五年來，雖然摩天菜園在風雨飄盪下發展，可是摩天上的漢人和布農人幾乎都相信人是鬪不過天的。曾經爲利稻的布農人改善了生活的摩天，因爲山路運輸的問題一直不



種菜就像照顧嬰兒一樣。嬰兒長大了，却論斤計兩讓菜商買去。



「來！如果你是我的好兄弟，就把酒喝乾、把肉吃掉！」老歐說。

能解決，已經使投資者信心動搖，紛紛想另覓他地發展。或許，有一天，「摩天菜園」將成爲一個歷史名詞。到時候，這些布農人又如何去面對未來這個困難的處境呢？

### 神的愛

山上的星期假日，老歐的門上沒有升火待發的「鑄鋼鑄鋼」；沒有等待上車打工的布農工人，整個早晨顯得格外安靜。

老歐的店裡，時而有人來沽酒購物，有幾個人坐在椅子上等打電話。這隻村內唯一能和外界聯繫的電話，是電信局設在老歐的雜貨店內的電話代辦處。

阿文，一個精壯漂亮的布農族小伙子，緊緊地抓住電話筒，激動地說：「阿美，你聽我說，今天我放假，不必到摩天砍菜。我下山去看你好不好？……什麼？你今天不一定休假？……現在理髮店的生意好嗎？……喂！你說什麼？大聲一點、雜音太多、我聽不見……喂，喂！」阿文重重地摔下電話筒，狠狠地離去，一邊走，一邊咒罵，「幹

！線又斷了……」。

早上九點整，山上教堂的鐘聲響了。利稻村的布農人們從四面八方走向教堂，準備望彌撒。平日愛喝酒的阿誠和阿勇，也沒有昨日以前酒醉酣紅的臉，沒有嚼檳榔的血紅的嘴。他們靜肅地坐在教堂裡的長椅上禱告。

幾百年來，教會的力量，一直是山地各族人們的精神支柱。當族人遇到困難阻礙時，他們虔誠的禱告，祈求天主的庇護；當災難降臨時，他們默默地認命地接受一切嚴酷的打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台灣山胞失去了自己的神，改宗各種派別的基督教，把生命的一切寄託交給了天主，也願意用一生去寄望於死後的幸福和永生。我睜着眼坐在教堂後排的椅子上，聽到神父朗頌：「……在一切困難中獲得安全，……我將平安留給你們，主耶穌基督，祢曾對宗徒們說……」。

我望著教堂窗外的山色，想起山上那一片青綠、甜美的高麗菜；想起阿誠跌倒時笑僵的臉；想起利稻人在這片土地上流下無盡的汗水…。

# 人間



## 鄭重推薦！ 一本標示社會文化高度的好雜誌

王曉波 (評論家) 王榮文 (遠流出版社發行人) 王杏慶 (評論家)  
王菲林 (聯合文學編輯) 心岱 (作家) 白先勇 (小說家) 古蒙仁 (作家)  
丘彥明 (聯合文學副總編輯) 李昂 (作家) 李歐梵 (芝加哥大學教授)  
李賢文 (雄獅美術發行人) 沈登恩 (遠景出版社社長) 沈謙 (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  
邱勝男 (教師) 季季 (作家) 周安托 (業強出版社總編輯) 林永豐 (醫師)  
林清玄 (散文作家) 林明德 (輔大教授) 林懷民 (藝術學院舞蹈系主任)  
姚一葦 (藝術學院藝術系主任) 施淑女 (淡大教授) 胡鴻仁 (中國時報採訪組主任)  
高信譚 (華視新聞雜誌主持人) 孫密德 (畫家) 馬以工 (作家)  
陳雨航 (時報文化公司編輯) 陳怡真 (人間副刊編輯) 陳曉林 (評論家)  
尉天驄 (政大教授) 曾祥鐸 (世界新專教授) 曾榮宗 (企業家) 曹永祥 (教師)  
詹宏志 (評論家) 駱紳 (人間副刊編輯) 楊敏盛 (作家) 齊益壽 (台大教授)  
鄭淑敏 (華視節目部副總經理) 蔣勳 (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 謝春德 (攝影家)  
魏清志 (教師) 韓韓 (作家) 蘇小歡 (作家) 簡志信 (時報週刊發行人)  
關曉榮 (攝影家) 鍾郁文 (作家) 鍾麗慧 (自立晚報副刊編輯) (依筆劃順序)

以上具名人都是「人間」的讀者。  
現在每人特捐出三千元，購買此一文化廣告，以負責和誠懇的態度，向社會推薦這本純良、優秀的刊物。

「人間」雜誌自十一月創刊以來，已經成爲我們文化界·知識界·青年·學生和市民談論的話題與關心的焦點。這是因爲在許多方面，「人間」雜誌在向來的台灣雜誌文化中，顯出她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首先，「人間」雜誌表現出開闊的人文關懷與理想的性格，報導人和生活中自有的尊嚴、智慧、愛和力量，感人至深。其次，「人間」雜誌不是新聞雜誌。但她以生動的報導，廣泛地報告了台灣的人、社會、文化、環境、公害等，有新聞雜誌所不能見的人間性和豐富的啓發性。「人間」雜誌絕非攝影雜誌。但她却是台灣罕見的以獨立、重要的地位，透過精緻的印刷，大量刊登報導攝影的雜誌，預期對台灣的攝影文化，將產生開創性的作用。而人間雜誌所表現出來的，高度嚴謹的工作態度，尤其值得敬佩。「人間」的成品顯示：從策劃、採訪、拍攝、編輯、美術構成到印刷、裝幀的每一個環節，都換發著高度的專業態度，形成了她具有國際水平的文化和物質品質。「人間」雜誌的公刊，是台灣文化記事曆上的大事。我們認爲，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是台灣少數幾本足堪標示我們社會文化高度的出版品之一，因此，我們期望，一切關心此間文化向上發展的智識份子、青年、學生和教養的市民，都應該至少以訂閱「人間」雜誌一年支持她，培養她，使她得以繼續生存、成長和繁榮。

阿德說：「一個人要決心變壞，做壞事就很容易了。只五、六年前，做鋼筆鎗在我們只是一種常識。只要跟打鐵師傅相熟，打個扁鑽、匕首，吃飯似地容易……」

阿秀說：「我只覺得阿德家庭不要他，現在斷了手掌一個人躺在醫院裡，好可憐。我不在乎他過去犯過什麼大錯，我只知道他改好了。我跟自己說，我跟定他吧……」

# 阿德， 加油啊！

這是下午三點多。在一個偌大的禮堂裡，約莫有上百位兒女因少年犯罪接受觀護管束教育的家長們，坐在一排排長長的椅子上。這是基督教勵友中心的一個禮堂。為了使這些家長更好地認識和幫助自己少年犯罪的兒女，中心經常邀請心理學家、宗教家和教育方面的專家為家長們講話。

十月和煦的陽光，靜靜地從窗外照進這安靜的講堂。

「我們做父母的，對孩子的愛，過與不及，都會造成不好的後果。適當的關懷與溝通……」講台上的一位心理學專家緩緩地說著。

坐在第三排最右邊一位白髮的父親，低下頭，摘下眼鏡，從口袋裡掏出手帕，擦著眼淚。他頭上參差的白髮在斜射的陽光下，顯得更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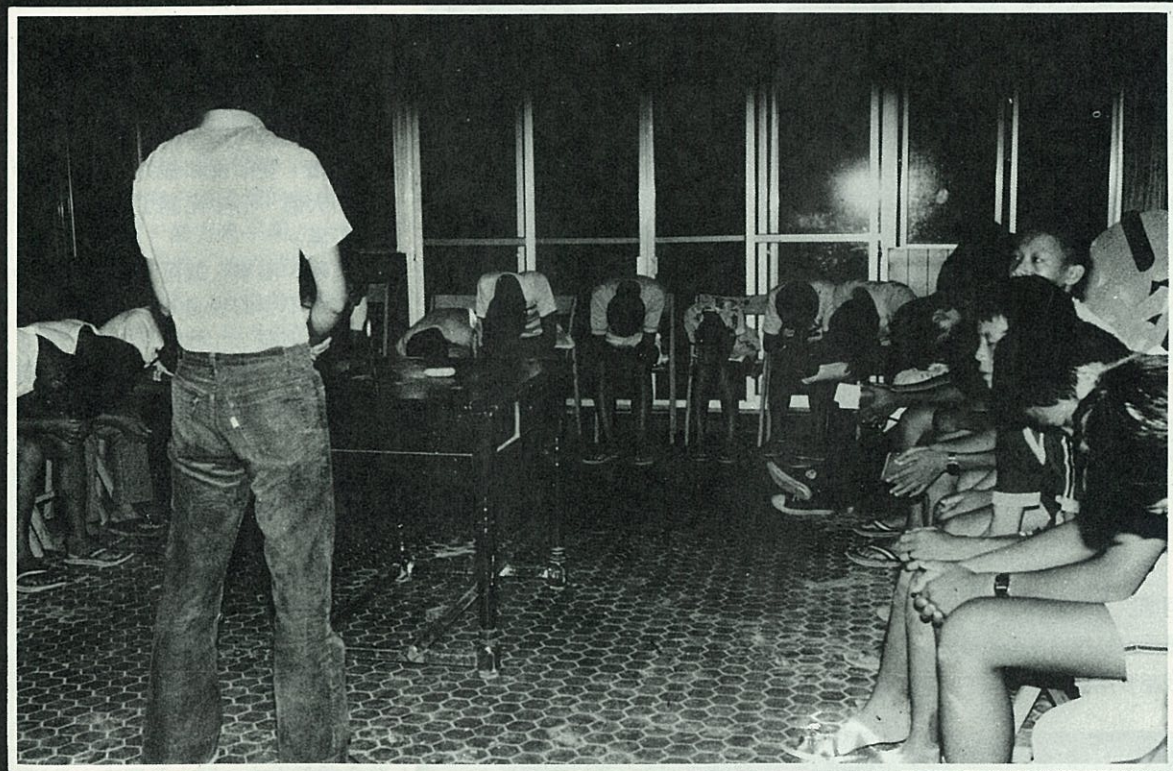
枯索和荒涼。坐在後排的兩位婦人，靠著耳朵壓低聲音交談著：

「你家老三，現在還在觀護中嗎？」

「是啊。不過，現在，他身上不會帶刀了。唉！我這個做媽媽的，真是，管他也不是，不管他，又怕……我，唉！……」眼淚於是涔涔地流在那張四、五十歲的、蒼老的母親臉龐上。

## 勵友中心

「我們不希望我們這些孩子曝光，使他們受到任何傷害。雖然我了解你做這個報導的用意是好的，但我們有責任小心處理外界來採訪的要求。」勵友中心的林小姐對我說，「我們中心的目的，就是對一時迷失的青少年犯罪者，實施一種非



監禁處遇，希望能在這一段處遇的時間中促使他重建身心，成為一個健全的人。

勵友中心在民國六十三年成立，已經輔導保護管束和適應不良的少年個案共達二九〇〇件，並且由原先的少年行為的輔導，把工作拓展至家庭問題的協助。

「如果有已經結束觀護期，重新回到社會上，具體表現出已經改過

遷善，努力向上的青年，我是不是可以見見他？」我提出要求。

「在我們過去輔導的個案中，倒有這麼一位青年，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個經過我們輔導後，改變得最多的青年。」林小姐沈思了一回，說，「十六歲時，他曾犯過恐嚇罪。結束觀護後，到一個工廠裡去作工，在一次工作意外事故中失去了右手掌……」。

主，求祢垂聽憂傷的祈禱……

(照片由基督教勵友中心提供)

林小姐於是同意試着把王大德介紹給我認識。「採訪的事，你得自己同他談去。要他同意，就行了。」林小姐笑着說。

現年21歲的王大德住在高雄市區一個市場旁。結束勵友中心觀護期後回到社會，陸陸續續找了一些工作。20歲時，經人介紹在工廠做塑膠玩具射出工作，到六個月時，不小心被機器軋斷了右手掌。就在那年，大德和那家工廠的會計小姐結婚了。如今已有一女。

「喏，這是我一直保留著的，」大德將審判書攤開在桌上。他說，「這件過去的自己，我不想忘。」判決書上，白紙黑字，密密麻麻地躍然於紙面上：

少年王大德 男十六歲(民國54年八月十四日生)  
高雄縣人 住高雄市大理街一百號

少年李志明 男十五歲……  
上開少年，因恐嚇事件，經審理結果，本庭裁定如下：  
主文：王大德、李志明均交付保

阿德說，不管今後這個家庭的擔子有多重，我都要挑起來。



護管束。扁鑽一支沒收。  
事實：

一、王大德、李志明均係未滿十八歲之少年，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由李志明持扁鑽與王大德在高雄市文賢路一二五巷內，藉口「你們為什麼以不屑眼光瞪著我們」向被害人湯俊達勒索現款未遂。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移送本庭、經審理後裁定如主文。

### 我看誰都不順眼

阿德在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母親。「我七歲時，母親從樓上摔下來，死了。」王大德說。他母親去世後，父親又娶了另一個媽媽。父親從小對他極為嚴厲，要求很高。「他幾乎替我安排好所有未來的去路，什麼都要我照著他的安排去做。」大德說。然而，自小叛逆性很強的大德，對父親的那些計劃，起着很強烈的反感。「他要用功讀書，上大學，將來接管父親的事業，這些事啦，你知道，」王大德笑着說。

據阿德說，早在他十歲時，他就開始抽煙，看誰都不順眼。上了國

中以後，分班差別教育，使他激越的性格變本加厲。他開始經常打架滋事。「只要看不順眼的，上前就揍。」他靜靜地說，「那麼小的年紀，狠勁兒，那狠啊……」，分配到『放牛班』以後，班長小李和他是班上的領袖。他們對被挑選出來，註定一生比別人幸運、成功的升學班同學充滿着嫉視和怨恨。他們也把心中的不均衡與忿怒發洩在別的國中生身上。阿德說，「那時，明星國中是我們的死對頭。我們常常一下課就跑到路口攔他們打群架。」他們的書包很少放課本，裏面全是扁鑽、雙節棍和強力膠。國中時代的大德，心中充滿了無名的怨恨與不滿。

逃學、滋事、放蕩和玩樂，還得有一筆不少的現金。「這些花費，打那兒來呢？」我問。

大德說，弄錢，並不頂難。「只要到電動玩具店去搞一搞，錢就到手了。」

他默默地望着窗外。他說人要變壞了，做壞事就很容易。據大德說，只五六年前，在不良少年中，製造鋼筆手槍早都是一種常識。只要跟打鐵店相熟，花錢鑄把刀子，易如反掌。「都是過去的事了。」阿德安靜地說，「不是你，我也不願舊事重提。全是糗事啊……」他笑出一排潔白的牙齒。我繼續翻閱那一份判決書，忽然覺得那一紙公文喪失了某種公信力，背地裡充滿着無數複雜的疑問。

### 理由

一、上揭事實，已據少年王大德、李志明在警訊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湯俊達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扁鑽一支附卷可稽事證已甚明確。查該等少年之所為，顯已犯刑法

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三款第一項之罪，而觸犯刑罰法令。然其現年為十六歲之少年，應予適當之管訓處分，以資矯正。

二、依據觀護人之調查報告，少年王大德之父母經營飲食攤為業，為生計忙碌而對少年管教疏忽，少年交友不慎，喜歡玩樂，揮霍成性而犯恐嚇罪。李志明個性外向，位居鬧區、環境不良、交友不慎……。

### 母親節，我被關進拘留所

和多數不良少年一樣，大德和他的伙伴們，有一份深潛的自卑感，需要以揮霍、暴力來平衡。大德說，他在外頭「混」着的時期，「很講究行頭，打扮」。從身上到腳下，穿的、使的，全是昂貴的舶來名牌貨。「總覺得，要那麼穿，那麼使，人家才瞧得起你，才不看扁了你。」大德說。他們搞來大把鈔票，出入「仙樂斯」、「夜巴黎」之類的舞廳。「舞廳裡大大小小，都得對我們恭敬客氣。」大德說。除了因為他們的口袋裡有大把現鈔，最要緊的，還是因為他們身上都帶有銳利的「傢伙」。

無度的游蕩和揮霍，使大德和他的兄弟們所需要的現鈔越來越多。就在大德臨畢業前才兩個月，他和班長小李闖了大禍，向人訛詐金錢，失手被捕。

大德被帶進了警察分局，問過口供，做了筆錄，他被送進拘留所的「彩色籠」裡。問他什麼叫「彩色籠」，大德說，那拘留室很小，每室五人。「人在裡頭兒，只能站着，要不就坐着，沒空間讓你躺下來……」

大德還記得，當他被交給了拘留



所管理員，那灰髮黑面的管理員，帶着一大把鏗鏘作響的鑰匙，皺着眉頭領大德進押房。

「管理員把押房的門打開。我看見他皺着眉心看我，用手在我頭上打了一下，」大德說，「他問我，今天是什麼日子，知道吧？什麼日

阿秀說，我跟他是跟定了。不管往後的日子多辛苦，只能五毛、一塊地賺辛苦錢吧，我也要幫助他。

子？我想了，我倒霉的日子，可我没吭氣。管理員說……」

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全省均有家庭扶助中心。  
台北家庭扶助中心：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0巷17號1樓  
電話：(02)3516944·3516948

王大德忽然沈默了。他端起茶喝了一口：

「管理員說，今天是母親節，然後把我推進押房。我聽見門在我背後鎖上了。母親節，噢，他×的」大德說，「我的眼淚呀，就那麼希里嘩拉地往下掛……。」

### 父親對我的影響

經過勵友中心不斷地輔導、鼓勵，三年之後，中心正式結束了對大德的觀護。這段期間，大德做過送貨員、洗衣師傅、做廣告招牌等等工作。

可是，當大德再回到家裏，他的父親由於對大德徹底的失望，不肯去面對和理解改變後的大德，固執

算一算今天賺了多少？  
扣掉成本，還有沒有餘錢  
繳房租，買奶粉？

地斷定大德已是個無可救藥的人「他要我去賣獎券、賣錄音帶，我都聽了他的話。」大德說。那時候，他每天揹著一大袋卡帶沿路擺攤子叫賣。有時候，生意不好做，就得揹著錄音帶走上一、兩個鐘頭。」

結婚之後，由於經濟一時無法獨立，夫妻倆仍住在父親的家中。大德的父親要他每個月付房租、水電費。最近，大德裝好右手的義肢，開始做賣菜的生意。「因為需要買一輛腳踏車，向老爸借吧。我老爸他要我立借據，才肯借錢給我。」大德說。

王大德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個極為嚴肅、不苟言笑的人。「我老爸，對什麼人都不肯相信，包括他自己的手足兄弟也一樣。在家裏頭，他可以罵人一罵就是一、兩個鐘頭。我們這些做兒女的很少人能與父親談話。」他指著桌旁三、四個鳥籠說，他的父親曾經

要他做養鳥的生意，結果是不了了之。「現在他整天忙他的飲食攤子，我一大早就到市場賣菜，每天彼此的作息時間錯開了，彼此算是避不見面吧！」大德說，「如果有一天我賺了錢，我會搬出去住。」他又沈默了。「我知道啊，他是愛我的。這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他那種愛護我的方式……」

### 希望在下一代

現在王大德做流動攤販賣菜的生意，只靠著兩個菜籠子到處擺。「我實在不願意這麼躲警察過日子。可是我沒有其他的技能賺錢。我沒唸過多少書，又有『紀錄』在，要找工作更難了。現在我有家庭、我要給我的下一代最好的，」他抱起身邊的小女兒說：「你瞧，給她吃的，一定是最好的奶粉。」

大德的妻子春秀，是個賢慧勤奮的婦女。兩年前，在玩具工廠做事

時認識了在同廠工作的大德。「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喜歡他，」春秀說，低下了頭，「大德受傷斷了手掌，工廠老闆派我去醫院探望他。就這樣，談出感情來。」

在春秀的眼裏，大德是一個善良的人。「只是火氣大了一點。」她說，據春秀說，自從大德改變之後，春秀瞧著他一直都很有力工作，也不再和過去那些不良朋友來往了。「可是這個社會，甚至於大德他自己家裡的人，都還不信任他，不相信他會變好。總得給別人一條路走，是不是？」春秀說，把流淚的臉別過去揩淚。

大德告訴我，服完刑出來，他曾努力到處找工作。但是沒多久，他變得很害怕去應徵工作了。他覺得自己學歷低，又斷了一隻手，萬一又被查出過去的紀錄時，那些老板總是沒好氣地對他說，「回去等消息吧！」，結果往往是石沈大海。

春秀的母親至今還不肯承認大德這個女婿。他們覺得自己的女兒這麼好，怎麼嫁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嫁給一個有前科的「不良少年」。春秀說：「我覺得大德沒有父母親的照顧，又被機器軋斷了手，那時我覺得他挺可憐的，很需要人照顧，我不在乎他過去是不是犯過什麼罪，至少他現在已經改過了。」就這樣，春秀不顧家庭的反對，帶著簡單的行李，跟著大德進了王家的門。

春秀說，白天在菜場賣菜時，碰到比較不講理，常常要多拿一點，摸走一些菜的客人時，大德還是常常忍不住要捲起袖子揍人。這時候，都是春秀攔住他的，因為她知道大德這一拳下去就不會停止的，甚至會鬧出人命也說不準。「現在，我們每天都很努力幹活，總希望有一天能改變別人對我們的看法。」

大德被保釋出來後，深切的反省過，覺得再和過去的朋友混在一起也沒什麼意思了。這時候，一向愛護他的叔叔，出面替大德找到玩具工廠的工作。沒想到，好日子過了沒多久，大德卻在意外中失去了自己的手掌。在一切都灰心喪氣時，春秀的出現，使得大德覺得生命又出現了曙光。

「算命的說，她是我這生中唯一的貴人。」大德盯著春秀看著，若有所思地說。

問大德是什麼力量使他改變的。他表示「完全靠自己」。當然，勵友中心的輔導員們對大德的影響也很大。

大德回憶過去那段受觀護的日子

，他說他永遠不能忘記勵友中心的一位陳姐姐，「她經常寫信鼓勵我。在我沒有朋友，家人不願和我講話的時候，只有陳姐姐熱心幫助我，關心我，帶著我參加勵友中心辦的各種活動，讓我接觸人群，從活動中了解許多新的事物。」他說。

大德了解自己從小就個性偏激，也不知爲了什麼，總是凡事不滿。再加上老爸對他的壓力，使得他最後變得暴躁乖戾，好勇鬪狠。

「有時候，像鬼附著身子無法克制自己，最後才鑄成大錯。等到我做了爸爸後，我真體會到一個父親對子女的態度，是多麼的重要！」大德有點激動地繼續說：「現在

，我只希望能重新生活，爲了我自



這些東西雖不是值錢的，卻是一家三口吃飯的傢伙。

己，爲了春秀和孩子……」

離開大德家前，大德告訴我：他一向很喜歡唱歌，以前參加比賽還得過幾次獎。他曾經有個夢想，想當個歌星。「不過，我倒不是貪得那個名，而是希望有個正常的工作，多賺一點錢，好讓春秀她們過得好些，」他說，「現在我的手變成這樣，春秀也不肯讓我去唱歌。我們只有拼命工作下去……」

我於是慫恿他唱一曲。他竟有些腼腆了。但他還是把卡拉OK打開

從天還沒亮，一直工作到中午，阿德和阿秀兩人工作了一天，拖著沈重的步伐回家。阿秀想著，應該回家做頓好飯吃了……



，麥克風傳來這個年輕人的歌聲：

『雙手抱著一支吉他  
彈出著阮心聲  
可惜沒人會知影  
阮是一個歹命子  
想起早前不知要打拚  
今才著心痛疼  
啊……阮的運命  
敢是天註定……』

近三年來青少年犯罪數量愈來愈高，犯罪型態也日益變化。專家學者們在研究青少年犯罪因素的報告中指出：影響青少年的重要導因，大部份來自家庭。

文化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周震歐，以王大德的個案，分析了青少年犯罪行爲的成因。他表示：

### 愛的窒息

中國現代家庭結構，已經由過去農業社會的大家庭改變爲現在工業社會的小家庭制。很多年輕的父母由於工作上、經濟上、情緒上的困擾，再加上子女若不是在預期中出生的，父母本身不平衡的情緒就常常會在子女身上發洩出來。」

周教授把父母對子女的態度分爲兩種。第一種是父母對子女過份的溺愛。由於這一代的父母大部份受過戰亂的影響，遭受過各種痛苦，因此往往希望子女享受，盡量滿足子女的慾望，補償自己過去那一段拮据、潦倒的日子。有的父母爲了想做最完美的父母，不計兒女個別的具體條件和願望，爲小孩安排包辦一切。這種做法，不但剝奪了小孩自己做決定的機會，也不能使他們從做決定中考驗自己的能力。周教授並且表示，一味的滿足小孩，容易養成小孩自私的個性。因爲孩子自小只想獲得到，並沒有想到父母爲滿足子女的慾望所花的代價。這種愛又稱爲「愛的窒息」，有時候後果比對孩子沒有愛還要嚴重。

第二，一旦青少年在家中因複雜的原因不爲父母親所接受，父母親對孩子不關心和不歡迎的態度，常會導致青少年嚴重受打擊。最重者會導致青少年精神崩潰，輕者在行爲上便容易產生這樣那樣的偏差。

### 犯罪年齡降低

據統計，這幾年來台灣犯罪者的年齡在18至20歲間者，高達全體犯罪率的百分之十。周教授認爲，在我們社會裡，12至18歲的，稱少年，這中間沒有青年期。但在國外，稱18~20歲爲青年。犯罪年齡降低，並不特別奇怪，因爲近代大眾傳播不斷地給予當代青少年新的刺激



，早熟的孩子從學習或模仿中容易產生行爲上的偏差。但是18~20歲之間的犯罪率提高，卻是我們必須深加警覺的。

社會問題不斷地複雜，我們實在需要許多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面對問題，做有效的輔導。「目前，犯罪心理學常常只是心理學教育中的副題，而不是個主題。當前，在台灣許多輔導機構裡工作的人，大部份是兼職義工，專任專業的輔導工作者太少。工作成績，自然就不如理想。我們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爲青少年輔導工作做出全面的計劃和投資，長期看來，是一個嚴重而急待正確面對的問題。」

對於一個立志改過的青少年、社會和家庭都應該幫助這些在歧路徬徨的青少年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和適應。「不過，在這裏，我要奉勸曾經犯過錯誤的年輕人一句話，」周教授說，「要堅持自己改過遷善的意志，儘管社會、親友、家庭一時還不能接受你們，相信你們，但你們具體的行爲，是最好、最有力的說明，總有一天，你的家人親朋，會含淚把你抱回來的。」

每次在社會新聞中看見層出不窮的少年犯罪案件，我總會想起大德和春秀。每次想起他們，我的心中就不禁吶喊：「阿德，加油！加油啊！」

趁老爸不在，才有這種合家歡的場面。  
阿德對女兒唱著說：  
「我要給你最好的」。

基督教勵友中心：台北市民族東路2號505室  
電話：(02)5942492-3



# 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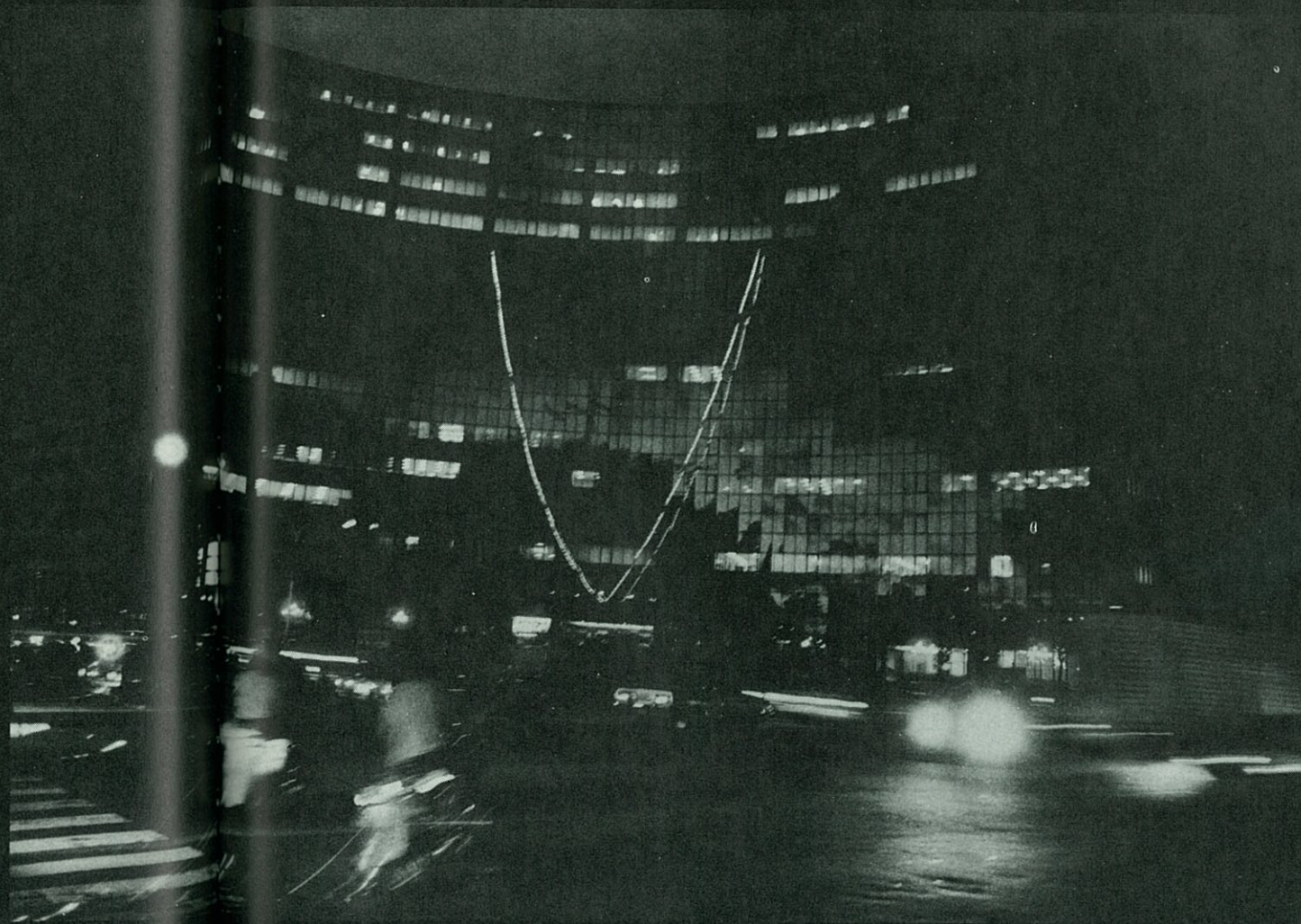
## 留下來的和消逝的

### 《第25景》 紀念碑

台北市民權東路和復興北路口一帶，似乎總比市區其他角落要晚些步入夜晚，因為有這一棟坐東面西的拱型大廈，把傍晚時分的落日餘暉整個反射了出來，所以當附近的大廈群早已落入沉沉暮色之時，獨有它依然散發着悶悶的亮光，彷彿在以它獨有的方式與光陰拔河似的，喫力地拉拔着白晝的尾巴。這時候，這拱狀的大廈，儼然若一座紀念碑，正在為上班族獻上莊嚴的晚

禱。

還在加班的辦公室的燈光，錯落地亮在大廈面街的窗戶上。偶然映現在光亮窗戶上的人影，看來就像皮影戲幕上幌入幌出的人影。在最現代化的建築中因禁着的、為效率和業績奴役的現代人，就像那龐大的紀念碑上，用血汗寫成的禱詞碑文。啊，如果那大樓窗戶上的人影是皮影，那操縱着皮影戲的人，又是誰呢？



攝影 / 撰文 ■ 阮義忠

## 《第26景》 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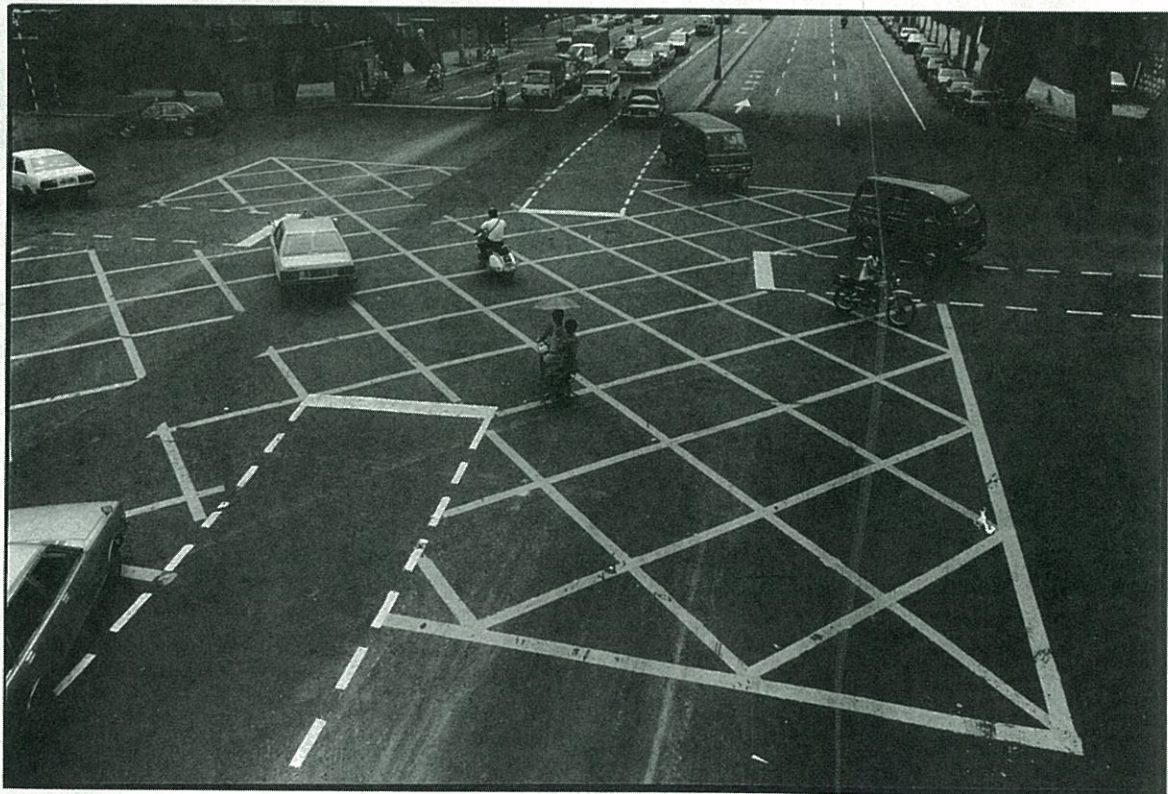
台北市的交通標誌經常都在更換。往往昨天還好好的雙向路，一夜之間就成了單行道；本來可以左轉的路口，現在却禁止拐彎了。

馬路上的分道線，也經常變花樣，單白線一下子又換成雙白線，一會兒又出現了虛黃線……往往教人無所適從。然而，我却從來沒有見過民權西路和承德路口地面上的交通指示了。

打斜黃格子的禁止停車區，被四

邊路口突出的白虛線劃開缺口。我特別留意了許久，沒有車輛會利用這一塊等候左轉的停車位，所有的車輛還是停在幾公尺外的路口等綠燈亮，顯然這幅精心設想出來的交通標誌，一點也沒發揮預期的效果。

而當一方可以行車時，車輛在這塊黃格子區內就像棋盤上打散的棋子一樣，沒有章法可循。我忽然覺得，這就好比人與都市之間的關係：一局下不起來的棋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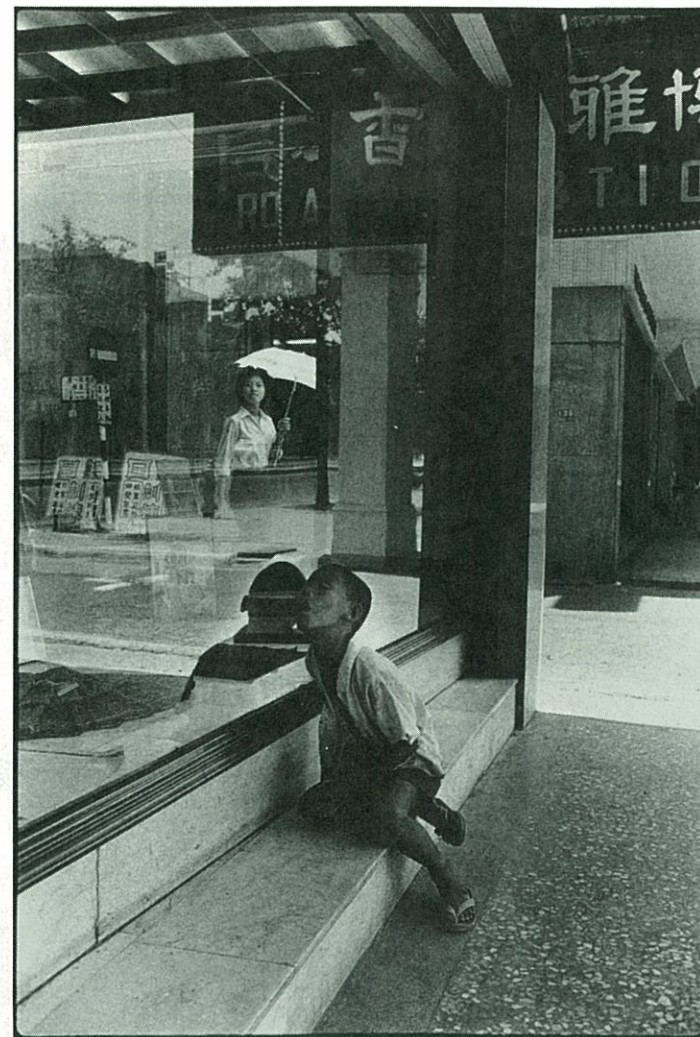


店員把他趕走之後，拿出「穩潔」，噴向小孩臉部印留在玻璃上的油垢，然後就像廣告詞所說的：乾布一擦，亮晶晶。

那天，這位全身污穢的小孩，十分疲倦地靠在中山北路的這家西服店的櫥窗，睡着了。由於位置低的關係，一直沒有被櫃台後的店員發現。直到我舉起相機拍照時，店員才訝異地走出來，把這小孩從睡夢中推醒。小孩滿臉驚慌，急急往旁邊的巷子溜走。

一來深帶歉意、二來心存好奇的我，乃尾隨他的背影跟去，那是我第一次踏入中山北路與林森北路之間的一大片違章建築區，我發現四處的殘破木板屋，有着小孩身上特殊的污穢顏色。

如果台北是一塊淨亮的玻璃，那違建區就彷彿那小孩印上去的油漬吧。這油漬，又用什麼去擦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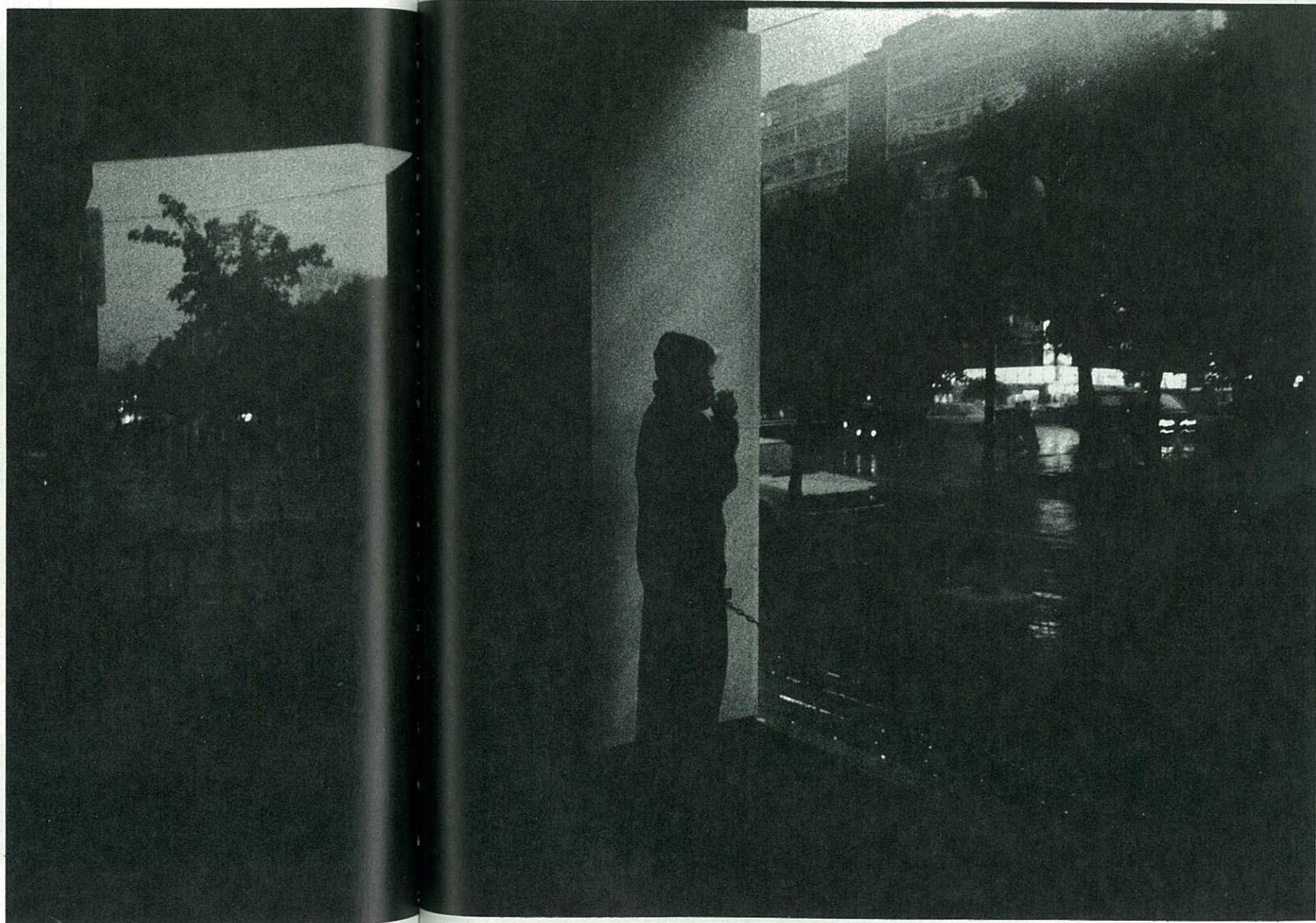
## 油垢 《第27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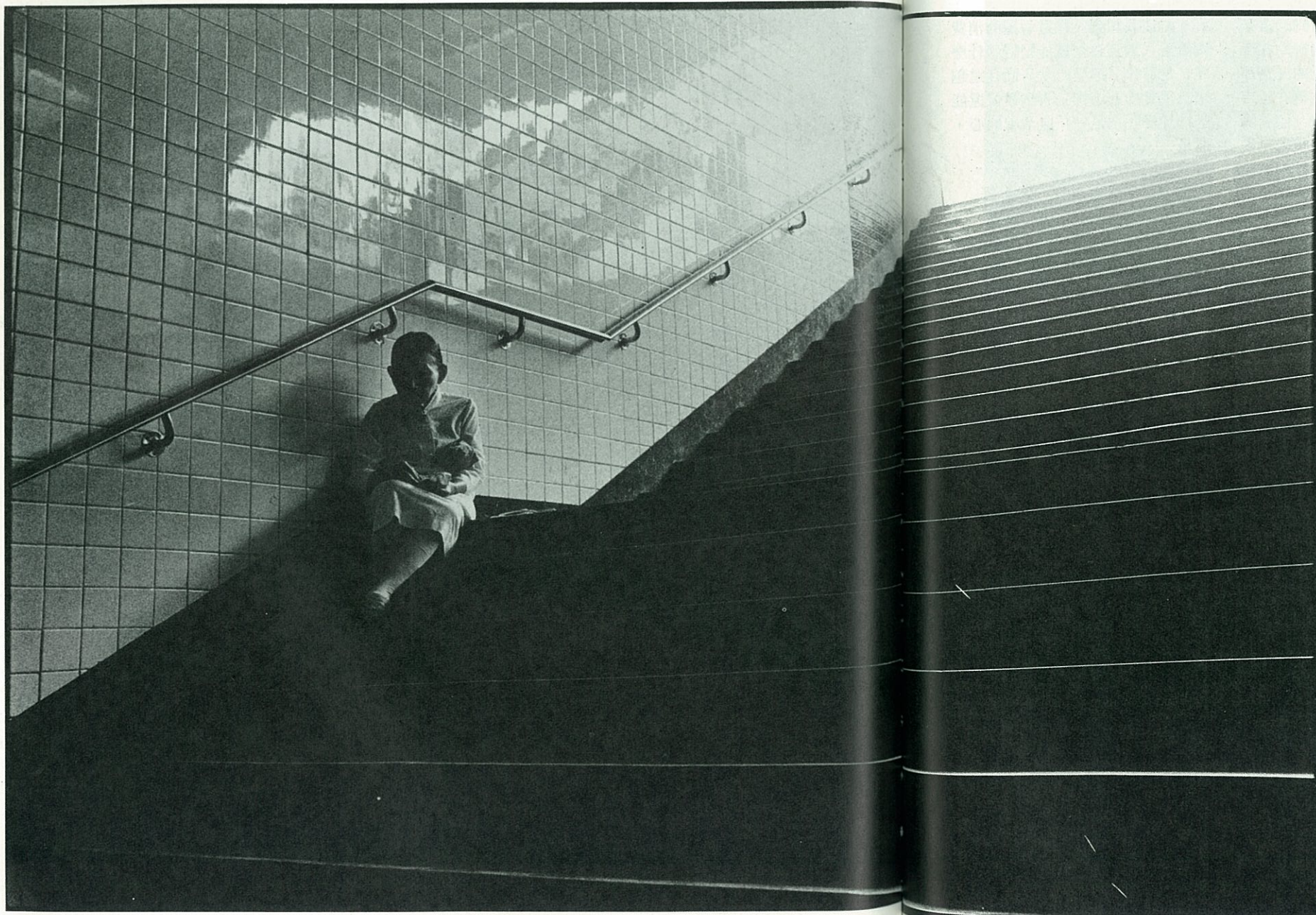
## 《第28景》 雕像

那天，台北的氣候大變，下午三點不到，天色却黑得近於夜晚。大雨真像傾盆似地下了起來。

這位騎摩托車的漢子，把雨衣穿好。望着漫天的雨，決定在這騎樓下等待雨勢小些再上路。

等著等著，雨却一直沒有稍停的意思。這漢子原先還閒散地站着，而後因着漫長的等待，凝結成嚴肅的立姿，帶著幾分茫然，彷彿成了台北的現代人的雕像，雕出那孤單、茫漠的心靈啊……





## 《第29景》 纏足

台北行天宮香火鼎盛，每天吸引著大量來自台灣各地的善男信女。這位進香的婆婆，或者找不到歇腳的地方，竟而坐在行天宮前地下道的台階上休息。她一身素素淨淨，一絲不苟的打扮，和端莊自持的態度，即使坐在那髒亂的台階上，也不掩她那一份虔敬，那一份自有的尊嚴。

那隱在陰影中的一雙纏足，透露著歲月，也透露著滄桑。婆婆呀！婆婆，從晚清到日政，一直到光復後的今天，妳用那一雙纏足，到過多少廟宇，拜過多少菩薩和神祇？拜到今天，竟而拜得連個歇下纏足小腳的廟埕、椅條都沒有。而一出行天宮外，台北依然是喧鬧、紊亂、污濁的萬丈紅塵…

## 《第30景》 堅持

自从我初到台北，就看到過這家專門訂做胸罩、束腹、內褲的裁縫店。十五、六年來，附近的瓦厝都紛紛改建成大樓，而它依舊在延吉街上的一個小角落堅持着。儘管隔壁的一家百貨店，在門口擺着黛安芬、華歌爾等大批新式女性內衣產品，但似乎沒有威脅到這家老店的生存。

這家老店的存在，似乎證明了一些人一直在堅持着自己的習慣與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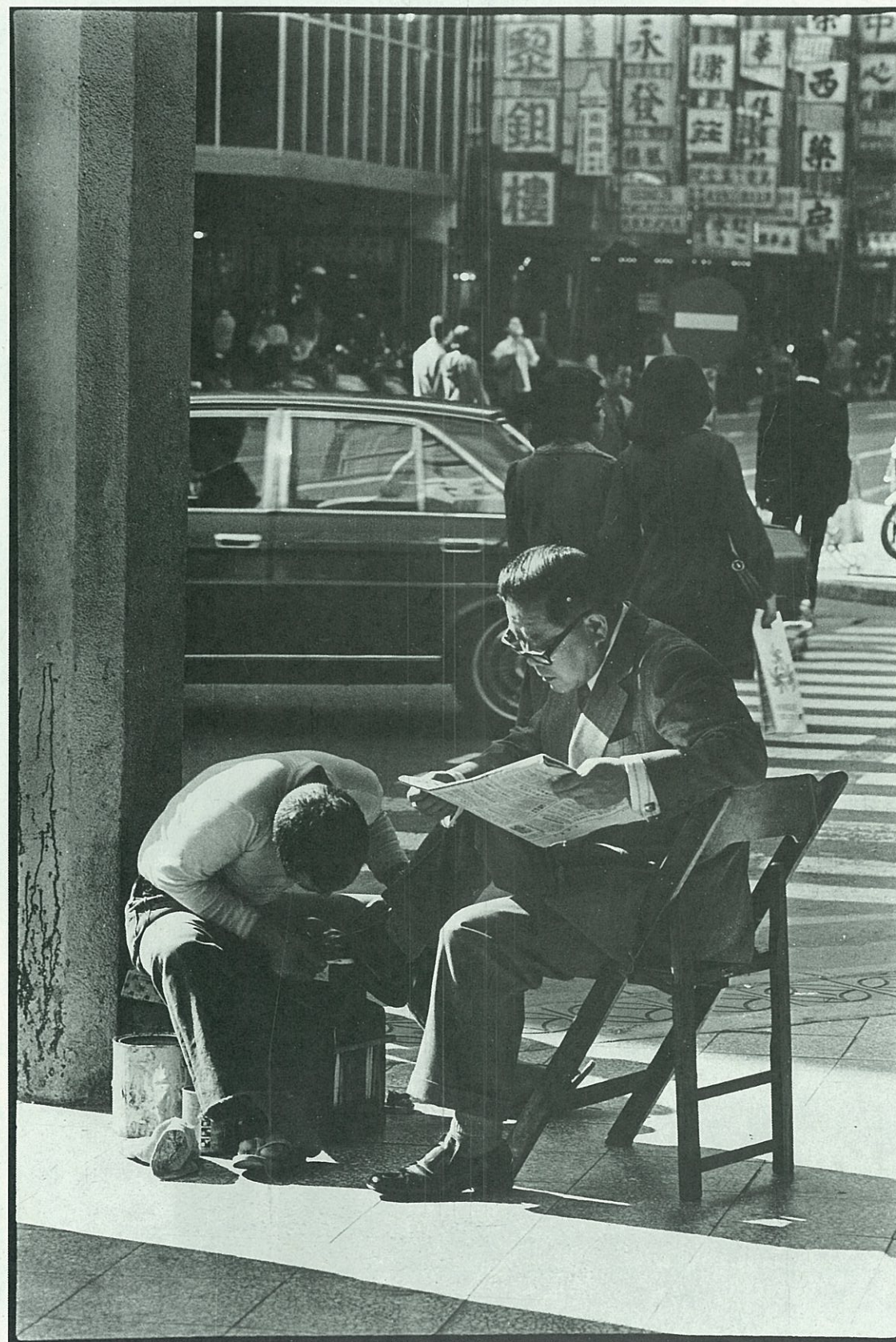
好。這使我想，在這激盪的消費潮流下，人到最後還能堅持些什麼呢？是品味，還是……。而在這越來越現實的都市裡，人到最後還能堅持什麼呢？是一顆還活着的心，還是……

這擔擦皮鞋攤子，不知在西門町的峨嵋街與漢中街口做了幾年頭頭的生意。這是我剛學會拍照時拍的一張照片，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而今天他還在那裡，不停地擦著一雙又一雙生份塵垢的鞋子。

每回經過這裡，總是看到他埋首在客人的鞋尖前工作，只見着他那有節奏地幌動的腦杓子。因此，我一直無從感覺到歲月留在他臉上的痕跡，只覺得經過四千多個日子，他還是一個樣子，一切情景形同昨日。

最近一次看到他，我特別留意了一下，才發現他那一成不變的平頭髮式，早已竄出一根根觸目的白髮。那時才讓我深深感受到歲月的無情。

## 歲月 《第31景》





人間(1926年2月)

# 一種 視覺的 誕生

## 「匈牙利印象」與柯特茲

在各種型式的藝術之中，總是有許多作品，在風格上以賣弄技巧取勝。然而也有許多作品，並不在乎技巧問題。從比較賣弄技巧一類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股爲了要突破想像、靈感與創新而產生的持續的壓力。從生活經驗中沒取各種素材，由於作者對於藝術形式的興趣，也退居第二線，成爲一種陪襯或裝飾性的東西。毫無疑問，這類的作品要我們注意到的，是它的藝術性，而非生活本身。然而，比較不重技巧的作品中——在風格上「自然」到似乎與藝術技巧的基本規則沾不上任何明顯的關係——則呈現出一些迥異的特色。我們看到作者呈現出他生活經驗的本身。這樣的作品讓我們感覺到，它提供了一條無法預知的途徑，使我們看到一個特別的世界。在這裡，作者的靈感或甚至想像力所發揮的功能，是在剛揚生活體驗，而不是將經驗轉化爲藝術的形式。

### 早期的柯特茲

在「匈牙利印象」這本集子裡所搜錄的照片，正是完全屬於上述第二種類型的作品。這些照片告訴我們安德烈·柯特茲（André Kertész）青年時期與成年早期階段的世界。當他在一九二〇年間抵達巴黎，進入藝術生活的領域之後，柯特茲就和以前的那個世界永別了。那個時期的照片，與他日後的成名之作，顯示很大的不同。不僅

匈牙利攝影家柯特茲（André Kertész，1894—1985）所開拓出來的敏銳而獨異的攝影風格，影響了

布拉賽（Brassai）與布烈松（H.C. Bresson）的作品，從而廣泛影響了世界上至今不衰的無數布拉賽與布烈松的模仿者，而成爲20世紀影響最爲深遠的攝影藝術家之一。柯特茲以九十一歲高齡，在去年（1985）11月逝世。爲了紀念這樣一位偉大的攝影家，我們特別介紹他早期的作品「匈牙利印象」中的精粹部份，

即其比較接近社會記錄與報導的部份，以饗讀者。

攝影 ■ André Kertész  
撰文 ■ Hilton Kramer 譯寫 ■ 趙鴻



巴黎一景(1927)

是由於這些作品在精神上貼近作者早年成長時期在布達佩斯與市郊鄉野地區的生活經驗（這些地區的景觀，除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照片之外，簡直看不出它們是存在於這個世紀的環境）而且也由於作者在巴黎的頭幾年臻於完美的藝術風格，並未穩固地涵蓋於這一系列的作品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作品，代表了他成為我們經由無數出版品、展覽與評介文字而熟知的「柯特茲」之前的，那位柯特茲。

### 永恆的瞬間

對於開拓攝影風格的一個全新時代，柯特茲早年在巴黎的成就，早

已經被肯定為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他敏捷而殊異的特質，影響了布拉塞（Brassai）與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作品，以及嗣後模仿這兩位攝影家的衆多信徒們。這些布拉塞與布列松的忠實信徒之中，有許多人完全不知道，他們效仿的攝影風格，其實為柯特茲所首創。這個風格的基調，在於它將偶發的片刻，轉化為經久耐看之圖像的功力。這些圖像，把日常生活中平淡無奇的各種經驗，做了犀利、敏銳的描述。它是一種非常具有都會性格的攝影風格：一方面充滿了生命活力，卻又不拘泥於細微末節；在構圖上同時存有可解析的嚴整素質與即興創作的趣味。當然，巴黎學院在藝術上的推動力，是造成這個風格的一大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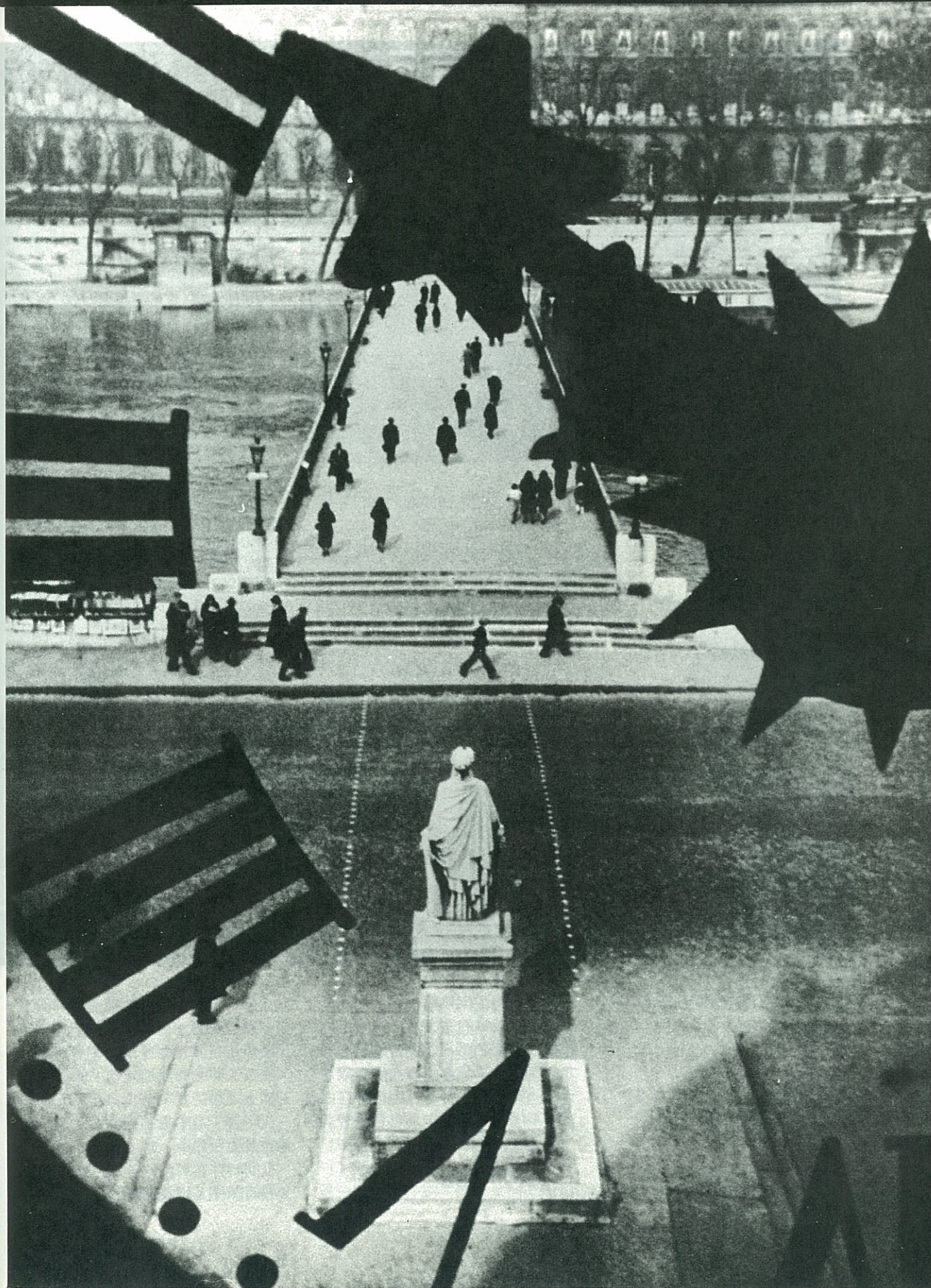
然而，在「匈牙利印象」中的照片，卻是一個未曾受過什麼專業指導的年輕人的作品。他所擁有的，是他細膩、敏感的特質、對於一個富於创造性的工作之渴望，以及他與自幼即熱愛的媒體之間的密切關係。

### 生平

柯特茲於一八九四年出生於布達佩斯。他的家庭經營銀行事業，於是，他在布達佩斯的商業學院學習，為日後的從商生涯做準備。一九一二年，他在布達佩斯的證券交易所當職員。就在同一年，他買了第一部相機——一種使用四點五乘六公分感光板的ICA箱型照相機。對於一切有關攝影的事，他都是無師自通的。他在父母家裡設置了一個簡陋的暗房，等家人夜晚入睡之後，才開始做照片。

### 精神生活的解放

從一開始，柯特茲的作品似乎就強調靈活機動地掌握素材、自然而然地表現它，以及捕捉不期而遇的各種事物——這種攝影上的傾向，在他多年後於巴黎得到第一架萊卡相機時，給了他很大的好處。很顯





巴黎小酒館(1927)

然，形成他這種傾向的部份原因，是與他所厭惡的辦公室裡的工作有關。因為只有當他漫步於街道上或鄉村間，才能無拘無束地追尋著攝影的興趣。若想要體會產生這些照片的背景情況，我們不僅需要記得柯特茲的年輕——他開始拍照時，才十八歲——也要了解到他當時生活的型態。起先，他在證券交易所辦公，接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奧匈聯軍部隊裡，過了四年行伍生活（他在一九一五年受了傷）。戰爭結束之後，為了資助守寡的母親，他又找了一個辦公室的工作。正如以往許多懷抱著理想的年輕藝術家一樣，柯特茲過著一種分割式的生活，在枯燥無趣的例行工作與彌足珍貴的休閒時刻之間穿梭往返。在形成他每一張早期照片的基調裡的視覺張力，皆來自於這種生活型態：往返於辦公室與街道之間；於城市的工作與鄉村的情趣之間；於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與暗房內的私人天地之間，以及游離於部隊生活與做為一個自由自在的旁觀者之間。難怪攝影對年輕的柯特茲而言，不僅是一項工作，也意味著一種精神生活上的解放。

親切·幽默·純粹

於是，在這些照片裡，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到一種個人風格上的反叛性格，在靜靜地運作著。然而，這些映像卻又如此地親切、幽默與純粹！這種特質，確實存在於「匈牙利印象」這本集子裡許多美麗若畫的景物照片中，叫人驚訝的是，它也同時存在於柯特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照片，以及關於匈牙利在一九



一九年革命爆發後逐漸成立的公社的照片之中。這些在政治局勢大動盪的時代裡拍下的照片，感覺不出任何暴力的或意識型態的渲染。柯特茲處理易於引發別人在政治上狂熱盲從或犬儒心態的題材時，似乎總是能够保持著一種態度超然的距離。

柯特茲從未對於那些具有頭條新

聞價值的歷史事件產生過特別的興趣。即使在一九二五年移居法國之後，他開始為歐洲的幾個主要報紙工作，他也絕不是對新聞和歷史事件有興趣的報導攝影家。在社會劇烈變動的環境裡，柯特茲總是傾向於捕捉其中個人情感上溫馨的片刻，而比較不太會不帶感情地去記錄一個歷史狂潮。因此，照片中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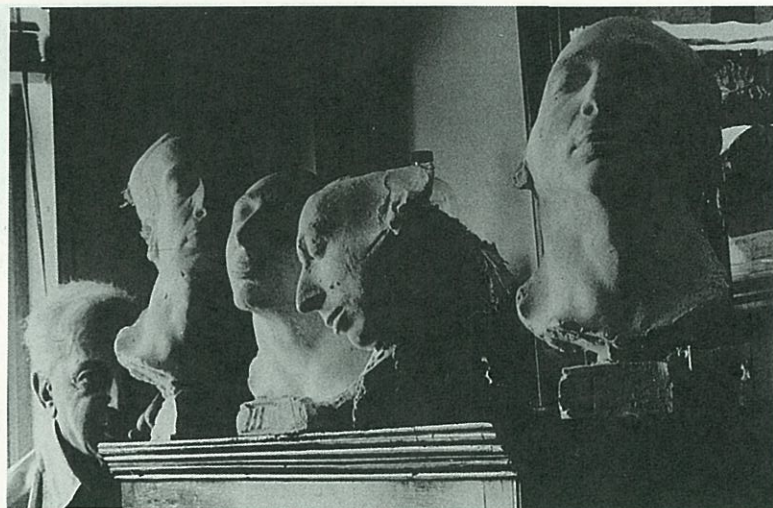
《我為弟弟拍了兩張照片，這一張曝光6-8分鐘，後來哥哥對我說：人應該站在畫面中央吧！》

特茲最精采的筆觸，總是點在人與人之間不期而遇的接觸與情感上的呈現。

抒情、優雅的真實



柯特茲自畫像(1976)



約翰森小姐(1927)



從柯特茲幾乎所有關於第一次大戰的照片中，我們都可以找到同樣的一種觀察事物的角度，即一種強調以人性來度量所發生的事件的角度，並且不沾染任何政治的濫調或者愛國主義的口號。這些照片，比起任何與戰爭有關的作品，都要更遠離成為政治宣傳品的可能。紐約現代美術館攝影部門的負責人約翰·札考斯基(John Szarkowski)曾說，使他對柯特茲的作品最感興趣的地方「並不是那如史詩般的宏偉，而是其中抒情優雅的真理」。而戰爭這個主題，大概是針對這種攝影的素質之下最嚴厲的挑戰吧。然而，柯特茲在處理這類挑戰性的

題材時所傳達出來的一種平穩寧靜的氣質，使我們在今天認識到，這其實是他最基本的特色之一。他的有關戰爭的照片，成為反教條模式的經典之作。這些作品，如同傑出的詩歌與小說，提供給我們關於戰爭的最深刻的真理。

經由這些照片所展現出來的世界，以及展現它所使用的媒體，由於結合得如此之精妙，而使作品產生了非凡的力量。由於柯特茲極早便發現了在他生命中所欲真正奉獻的工作，使他幸運地能將攝影本身當作成成長經驗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我們從不覺得攝影與他的生活體驗是單獨存在的兩碼子事情。

剛出道時，柯特茲在生活中看到、想到或感覺到的事物，一直是創作的主要泉源。當他日趨成熟，生活體驗也改變了之後，他的創作風格自然就隨之發生了變化。在後期的作品中，呈現出來一種比較輕快、活潑的味道，不時地還夾著些喜劇性的風格。在巴黎的時期，他失去了捕捉浪漫的、微暗的光影的興趣，而且在拍照的節奏上，喜歡用一架能夠行動自如的輕便型相機。當然，在巴黎的柯特茲，已經不再需要從辦公室的例行雜務或軍隊任務中偷些空閒時間去拍照了。「匈牙利印象」是一個年輕人的作品，但它却是一個年輕大師的手筆。

## 柯特茲答客問

**問：可否請您談談，您最初是怎樣對攝影發生興趣的？**

**柯：**我在一九一二年開始攝影。在六歲大的時候，曾經有一回，我到布達佩斯近郊的親戚家中做客。在他們家的閣樓裡，我發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舊雜誌，裡頭有不少木刻或其他版畫的插圖；但是沒有照片。我非常喜歡這些雜誌。後來我自付，也許我也可以做出一點類似的東西。從那時候起，我開始以一種日後拍照時會採取的角度，去觀看各種事物。的確，這事兒對我很有好處。雖然我到一九一二年才有機會開始照相，但從構圖方面來說，我已經磨鍊得差不多了。所以在我最早的一張作品中，已經表現了完美無疵的構圖。線條、比重等等的勻稱妥當，都似乎能夠近乎本能地顯示出來。

**問：在第一次大戰之前，你拍了一些自然景觀的照片。在進入軍隊之後，你會受了傷，也拍了些與戰爭有關的照片。但你從未拍攝過戰爭的血腥場面。你是否有意避開這種題材？**

柯特茲(André Kertész 1894-1985)



**柯：**你要知道，我當時身在戰火的第一線。在第一線隨便有個差錯，就會性命不保。所以在打仗的現場，首先就不可能照什麼相。我通常利用休戰的期間去拍照。事實上，在第一線上的日常生活，才是我感興趣的題材。我喜歡捕捉這樣的鏡頭：坐在戰壕裡的士兵在讀著家書

或者玩紙牌、或者一旁祈禱、兀自想念著家人。

**問：初抵巴黎時，對它的印象如何？**

**柯：**一九二五年到了巴黎，很快地我就愛上了這個地方。在這裡，沒有人在創作上給我任何的限制或束縛。這和我在紐約時的情況完全不同。(譯者註：柯特茲在美國受了

吉普塞人以田野為居。  
有一天，我向小孩說：  
「喜歡你的妹妹嗎？」  
他點頭了「我不信！」我說。  
因此他就親了他的妹妹。  
此時相機正好在我的手裡。  
(1917)



小孩與小鵝(1918)

許多委屈，因而對紐約的印象始終很惡劣。)我在巴黎時，跟許多畫家成為至交好友，例如夏卡爾(Chagall)與蒙德利安(Mondrian)。

蒙德利安很喜歡我的作品。

**問：你在巴黎時期，有些什麼樣的工作？**  
**柯：**我替Cond'e Nast雜誌先做了一陣子自由撰稿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我買了第一台萊卡相機。這個攜帶輕便的相機給了我很大的好處

。我隨時隨地把它帶在身邊，趁人們不注意的時候，捕捉許多自然情況下的人物照片。在當時剛開始推展的一些以圖片為主的新聞報導性雜誌裡，正興起這種攝影上的新風格。之後，我又到一個叫Le Sourire的雜誌做事。我的許多變形人體的實驗照片就是在這個雜誌上發表的。

**問：一九三七年你到了紐約，但似乎很不順遂。是怎麼回事呢？**

**柯：**我被一個叫普林斯(Ernie Prince)的人給騙了。在巴黎碰到這個美國佬，他勸我到紐約工作一年。當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太太。她說，安德烈，如果你要去紐約的話，我就跟你離婚。我很高興她後來並沒這麼做，但現在我倒希望當時聽了她的話，不來紐約。當時在巴黎，我正在幹攝影記者。所以來到紐約時，以為普林斯也同樣地讓我做報導採訪的事情，沒想

到他卻叫我去做一些庸俗的商業攝影的工作。我很不高興，但也沒有別的法子，因為我沒有回法國的旅費了。當時，法國政府由於我在藝術上的成就，正等著要頒給我榮譽法國公民的資格呢。美國人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懂得尊重使用小型照相機的攝影家。儘管在一九三〇年代後期，美國的許多藝廊已經開始收藏攝影作品了，然而我們對於一切非由8×10大型相

機所拍出的照片，一概不感興趣。他們要所有的作品看起來都像威斯頓(Edward Weston)的東西。威斯頓使用大型相機，把光圈關小，做長時間的曝光，所以照片都清晰準確、景深很大。我對這種品質的作品並不特別心儀，而比較有興趣捕捉或傳達對於生活瞬間的感覺。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事情常常並不是那麼清楚，那麼精確的。我是個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我喜歡





去記錄事物本來的面貌，而這些映像可能是會有些模糊不清的。總之，美國人隔了很久才慢慢了解到存在於我的照片中的價值。Life雜誌的人曾對我說：「不錯，安德烈，我們是蠻喜歡你的照片，但你似乎愛在照片裡表達太多的意思。」他們要的是技巧方面的東西，而不是在內容上有創意的攝影。在我看來，美國真正的報導攝影家，只有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一人而已。他是唯一有才華、有智慧的記者。一個人應該學會各種技巧，然後把它忘掉。在表達你的主題時，應該把技巧部份的表現降到最低的程度。

**問：你拍照時，使用很多底片嗎？**  
**柯：**沒有。那是一種用投機的心態去照相的方式。只有在適當的時機出現時，我才会決定去拍一張照片。有時候我會等上好幾天，去捕捉一個映象，因為第一次看到它時，光線情況可能不完全合適。我認為，許多美國年輕的攝影者經常爲了兩張照片去拍了三百格底片，這實在是個問題。對於這個現象，我只能用一個古老的匈牙利格言來描述：瞎了眼的雞在圍欄四處亂走，用嘴到處探索著、尋找著穀粒。也許牠終於會啄到一粒穀子，但通常牠只會撿到小石粒。能看得見的雞，就每次都撿到穀粒。所以，一切端賴你是否有「看」的能力。許多人每天都張著眼睛，但沒有幾個人能真正地「看」。我常常想起一九二七年在巴黎的一次個展裡，一群達

匈牙利堤莎卡城一農婦(1924)

達主義者發散的標語：「凡是不懂得如何去看東西的人，請你省省力氣，讓那些會看的人來吧。」

參考書目：

- Master Photographers, Pat Booth編著, Clarkson N. Potter, Inc. 出版, 1983.
- Visions and Images: American Photographers on Photography, Barbaralee Diamonstein 著, Rizzoli, Inc. 出版, 1981.
- Dialogue with Photography, Paul Hill與Thomas Cooper合著, 1979.

# 西藏， 遼遠的呼喚

一九五九年，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逃離西藏，中共在西藏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結束了三百餘年的神權結構。

由於漢藏人間歷史遺留下來的不信感，加上文革風暴對藏族人民文化、宗教和生命財產的愚昧摧殘，留下極端複雜的傷痕，等待療癒……

這一趟西藏之旅，我的目的不是為了朝聖，也不是以學者、科學家的身份前去，純是個人旅行而已。困跡城市太久，我期望去看看另一個世界，掀開盛傳中西藏的霧紗。或許，那完全不同時代的山川人物，正是我內心所想要的。因此我的這份報告，儘管無法窺得西藏全貌，但一個人茫無目標地旅行，往往却收到了非預期中的收穫。

直到今天，到西藏的路程仍是十分艱苦。我在青海搭乘火車，抵達戈壁沙漠。在一個小鎮上，我遇到一輛開往拉薩的大卡車。司機是一位精壯的青年，他同意我搭便車去拉薩。

六月季節，崑崙山麓却罩著皚皚白雪，卡車在海拔四千餘公尺的高原上，徐徐前進。一路上，翻越過連綿無盡的山嶺。途中，經過一棟廢棄的房舍，門窗緊閉，一口窗也被木條封死了。我與司機下車活絡筋骨時，從門上小孔，望見一名頭髮斑白的老人。司機說，他是單身住在高嶺上的獵人。

撰文 / 攝影 ■ Scott Henry 改寫 ■ 梁春幼



住在日喀則廟中的年輕和尚。

望著茫漠遼濶的高原，我感受到一種枯索的孤寂，感到人在穹蒼天地間的渺小，如同乘坐一艘救生艇，在茫茫大海中一樣。

大氣裏，瀰漫著一股難言的空盪。雲兒像是舉手可得的花朵。有時候，在山谷聚成一夥，更像一隻已著陸的龐大飛機，比我們的卡車大上好幾倍。

司機老葛是一位江蘇籍的青年，不知何故，被派遣到西藏。他指著路旁的鑿石工人說：「那些大塊小

塊的石頭，是給死人作門戶的。」我猜了半天，才搞懂「門戶」的意思。只見一群工人手持著鐵鑿和大鎚，一鑿一鑿地敲，打造出墓碑；另外有一群築路工人，則手持煤鏟子、推著單輪車，正在為山路補修翻新。

路邊上，一列工人居住用的小帳篷，尚有簡單的炊具，四處散置著。在這天寒地凍的高原上，他們野營而居，沒有雨水，只有小小的煤爐可以炊食過日，我想：任何人看到這一景象都不免為之惻然，何況據說他們一住就是二、三個月，才能够回家。

### 多麼遼濶的高原啊

無垠的大地，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遠處，一個移動的小黑點，是一條人影騎在馬背上，緩緩地走向蒼茫的天邊。四野空曠無物，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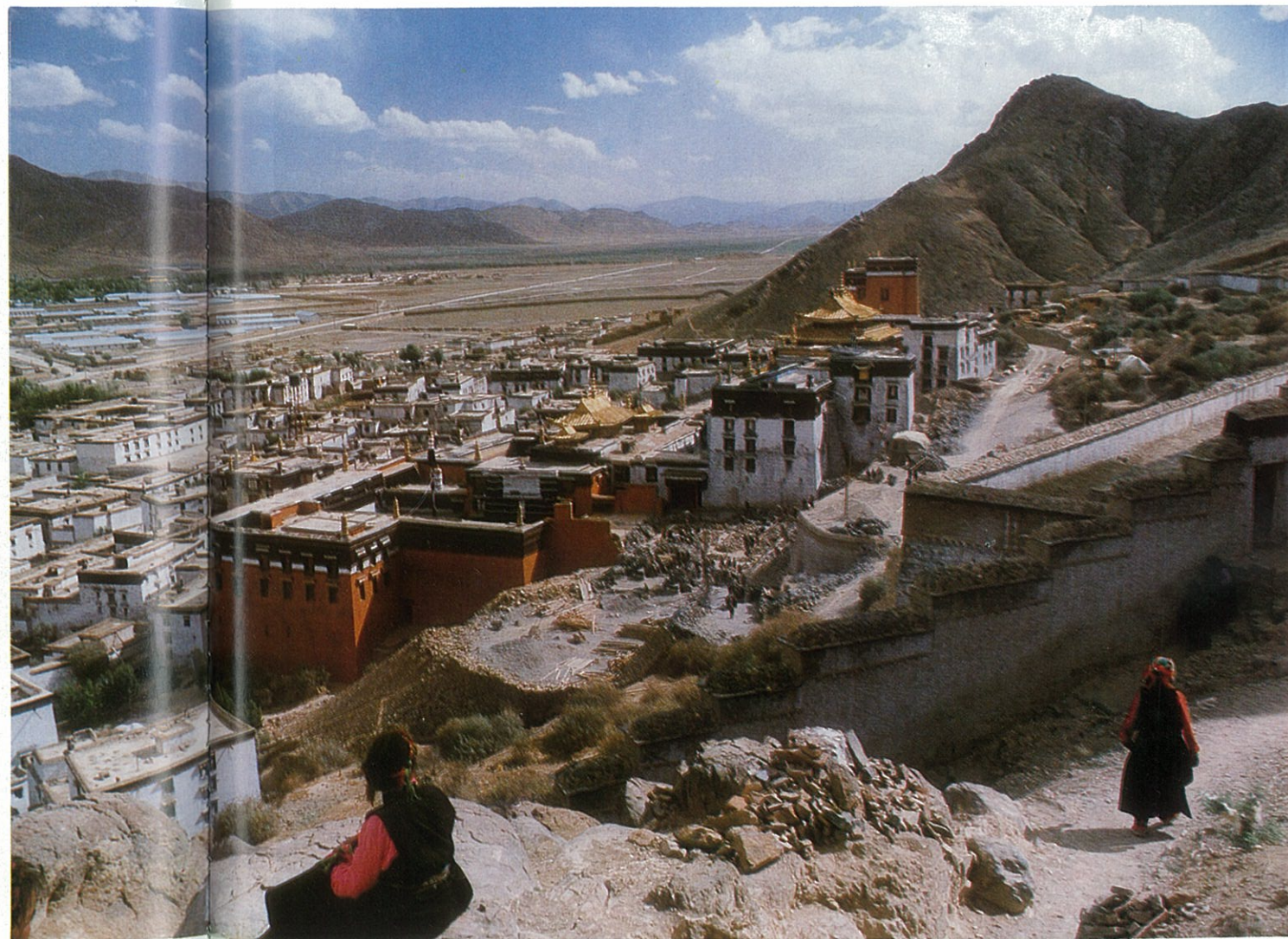


藏族人民帶柴薪到拉薩。

間，放眼望去，也只見一處小泥塊似的草屋，屋頂上豎立著「祈禱的旗幡」；或是一小群犁牛，低著頭吃草。

「祈禱的旗幡」是藏族人民古老的傳統習俗和信仰。在一塊亮麗的布塊上寫著禱文，藏人相信每當隨風招展，就把人們的禱告送上天去。因為藏民們十分相信這種習俗，因此所到之處，無論是屋頂，山巔、廟宇都可見祈禱旗幡迎風招展。

漸漸地，我們看見了較多的房舍炊煙。車子也進入一條長達四十公里的峽谷。眼前深山峻嶺的景色，奪人眼目，別有一番滋味，想像一路滑下去，又不知此身何處？突然，一片盎綠麥浪，襲風似地撲來，又是豁然開朗的景色。「這是多麼遼濶的高原啊！」我想。只見一座小山崗的嶺上，巍巍矗立著聞名已久的「波塔拉宮殿」(Potale



西藏的第二大城日喀則·巍巍矗立著西藏第二大廟宇。



趕完市集回家的藏民。



市集中賣耳環、飾物的老人。

Palace)。她像靜睡的女神，似有  
遼遠的召喚傳來。

「這裡是天地之心  
地球的圓點  
世界的心臟  
四周圍繞著皚皚的白雪…」

一位無名的詩人，曾為西藏寫下  
這首古詩。我終於抵達西藏了。

### 波塔拉宮殿閃閃發亮

波塔拉宮殿是一棟九層的西藏古  
式建築。白色的牆，金色的屋頂，  
高達386.73公尺，宮內有九百個房  
間。遠從六公里之處，便隱約可見  
她那靜默而威嚴的氣宇。她是藏族  
人民的文化象徵，也是早期藏族皇  
室所在。她深澹的造型，望之儼然  
，令人眩懣。每當曙色乍開時，便  
閃閃發出幽邃的亮光。

告別了司機老葛，我住進一家旅

館，此地的收費相當便宜，價錢低  
於台灣十倍以上。

在宮殿附近，我漫無目的地閒逛  
。悠然間，我感到一股濃厚的宗教  
氣息，環繞著波塔拉宮殿。為了趕  
清晨的拜禱，不少藏民從幾公里的  
外地趕來，據說是沿門乞食而來，  
旋又乞食歸去。而一般藏民對於此  
項施捨，皆視為天經地義，毫無難  
色。我親眼目睹一名打扮高貴的少  
婦，將手上的金幣一分送給乞食  
而來的朝聖者，在晨曦中，卻無人  
投以注目的眼光，像是一件尋常的  
舉止，令我驚嘆宗教的力量。

朝聖者紛紛跪向波塔拉宮殿前，  
行叩頭大禮，繞著波塔拉宮一圈，  
一拜一叩，竟也耗費八小時之久，  
而靜默無語。但呢喃的口中，彷彿  
一聲一句的禱文，無聲地傳入無窮  
的天際，或藉著祈禱輪的旋轉，口  
中唸唸有詞。此時，天地是靜默的  
，在這「世界屋脊」之國，眾神似

乎格外眷顧這塊土地子民，賜給他們質樸的福祉和出奇的沉靜。

市集上，一片囂鬧繁華。無論何時，總是有那麼多人集聚在此購物、閒聊、晤面。還有一群以地攤兜售各種雜物的人們，盤膝而坐。地上擺著各式雜貨，衣服、鏡子、穀物、珠寶和美麗的銀器，真是應有盡有。他們在攤位上架起小帳蓬遮陽，手裡打著毛線，偶然傳來清脆的笑語。

#### 奶茶與黑麥啤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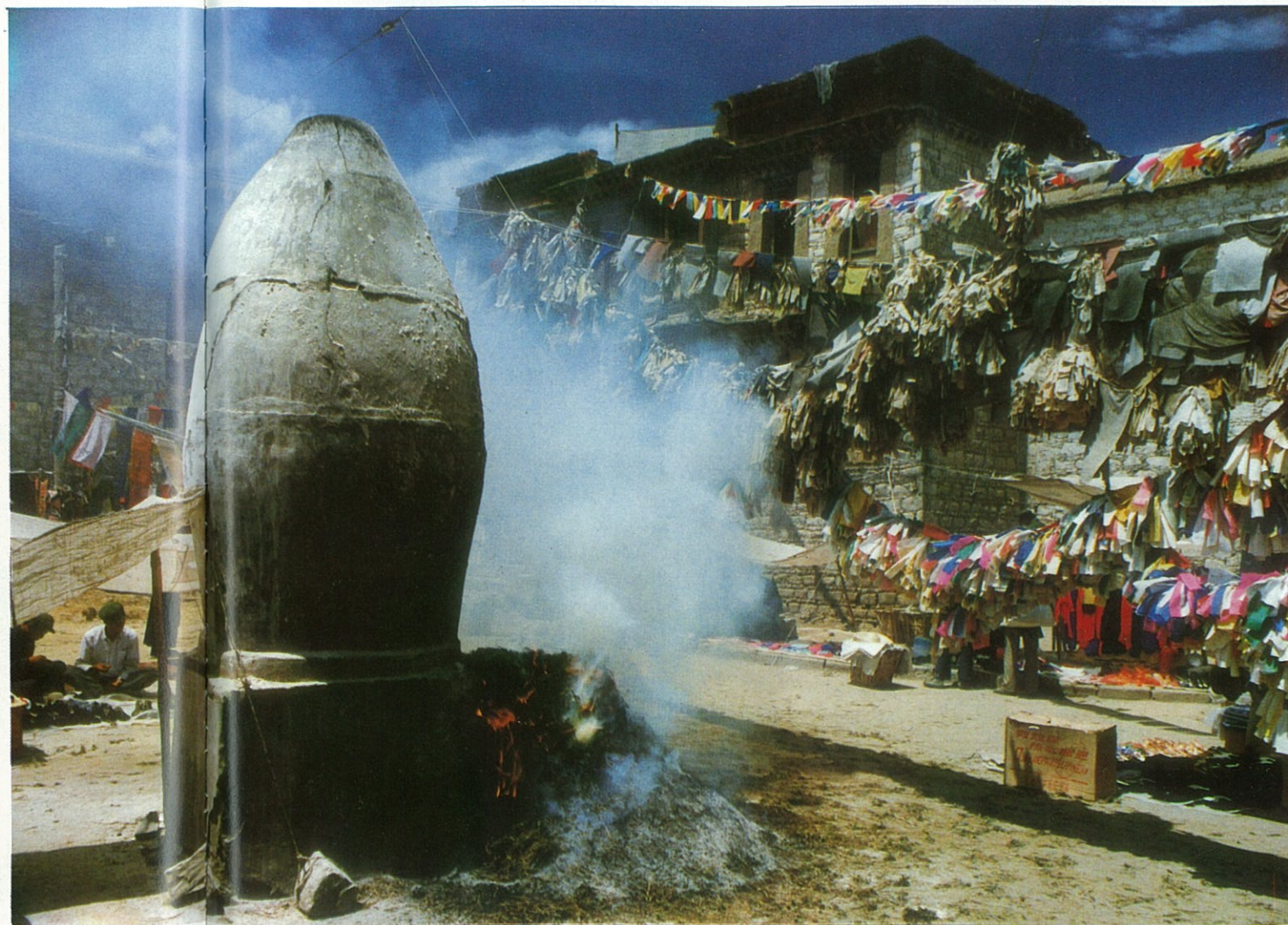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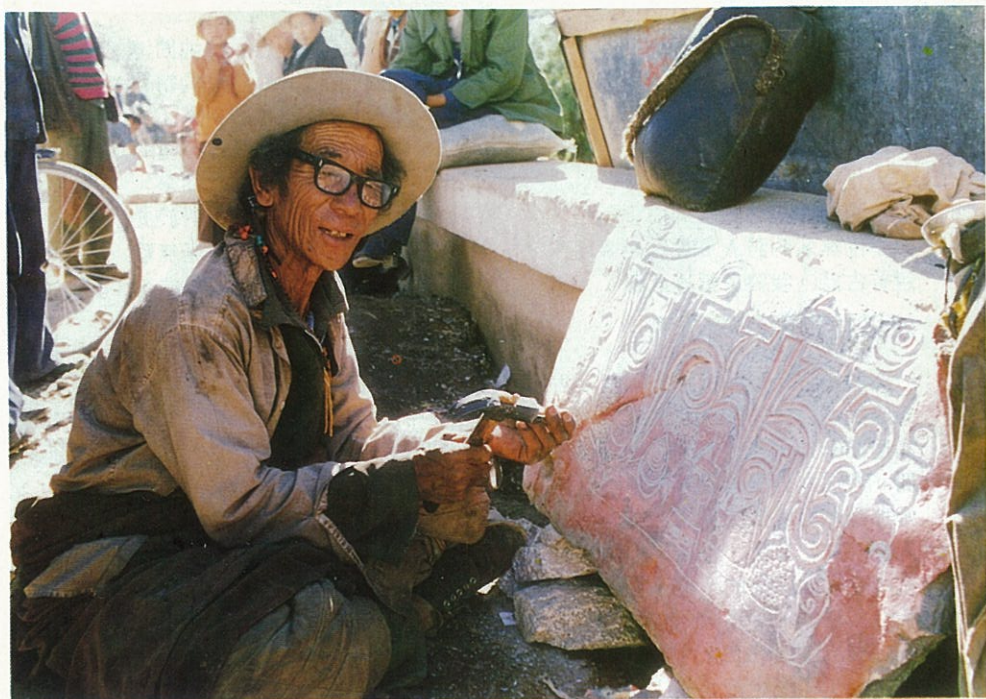
西藏人常常邀我喝茶，記得一個落雨夜晚，當我沿小巷散步時，一

靠施捨添油香錢過活的漢子，在石壁上刻出禱文。

位老人請我入門作客。他謙懇地沏出奶茶，稻米酪和肉汁，邀我共餐。我必須刻意說明藏人的兩種飲料——奶茶與黑麥啤酒——是教人印象猶深的。奶茶略帶鹹味，我猜想是印度茶加上犁牛奶混製而成，是藏人每天飲食的日常飲料。

西藏啤酒以麥子發酵製成，味道像檸檬汁，又像台灣的臭豆腐。第一次嚐不很習慣，第二次好一些，第三次嚐就會迷死人；價錢也十分便宜。大約花上台幣廿塊錢，便可以暢飲一番。

老人的一位朋友走進屋裡，他看起來十分肅穆安祥，不動聲色。不久，老人扭開收音機，二人虔誠地恭聽著達賴喇嘛從印度傳來的廣播禱詞，他們微微側身領首，流露出



市集中的香火爐。

思慕的渴望，或許是竊聽的喜色和焦慮，讓我為之感念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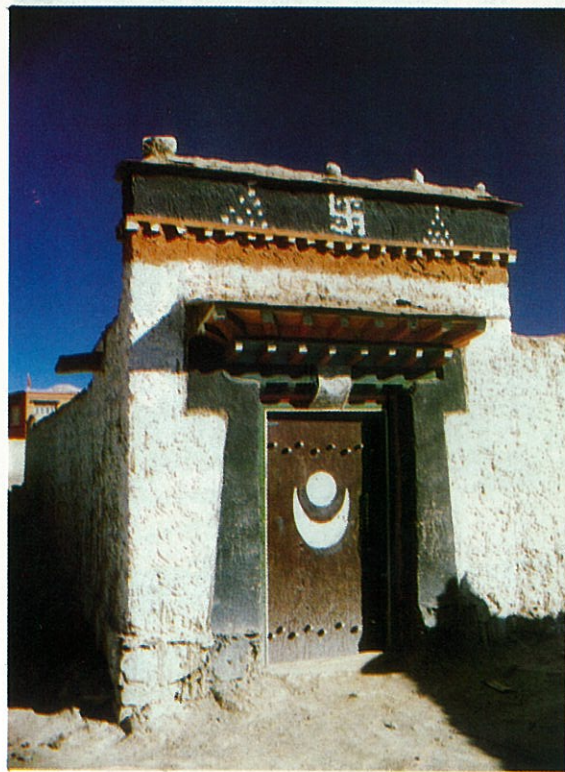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逃離拉薩，中共人民解放軍駐進西藏，建立共產政權，取代統治西藏三百餘年之久的神權政治體系（theocracy）——以波塔拉宮殿為政權中心的佛教僧侶世襲制度。但是，舊社會

殘餘下來的封建勢力和宗教力量，至今仍舊根深蒂固。自從文革以來，四人幫胡作非為，曾為藏人的生活帶來淒風苦雨的歲月，數以千計的西藏人在勞改營中，受盡囚苦，折磨至死。西藏最大的廟宇被勒令關閉，禁止信教，僧侶被紅衛兵（漢人和藏人所組成）或極端份子脅迫而死，一切偶像被毀去，廟中的金銀飾物也被搜刮殆盡。

在此地，中共政府的政令必須仰靠藏人自己來執行，也就是一般所謂的「西藏模式」，這種模式，僅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一度中斷而止，如今中共當局為了贖回當年的災難與不幸，極力從傷痕中重新建設西藏，使這塊天堂土地復甦過來。廟宇重新開放，但部份的殘墟廢址仍是令人唏噓的，有的廟宇甚至是萬劫不復了。僧侶的人口比率大大減少，也被准許返回廟宇，在祭壇前，點著犏牛油脂製成的燈燭。

### 備嘗患難的拉薩城

當年中共製訂頒布的律令，約計有三分之二被駁回中央，剩下來的也直接交給藏人自己執行。中共公開規定，凡是居留西藏的漢人必須學習藏語，並且開放西藏人民的私有財產、土地、羊群和犏牛，准許一切自由貿易；每年中共的徵收稅也減至足以維持西藏經濟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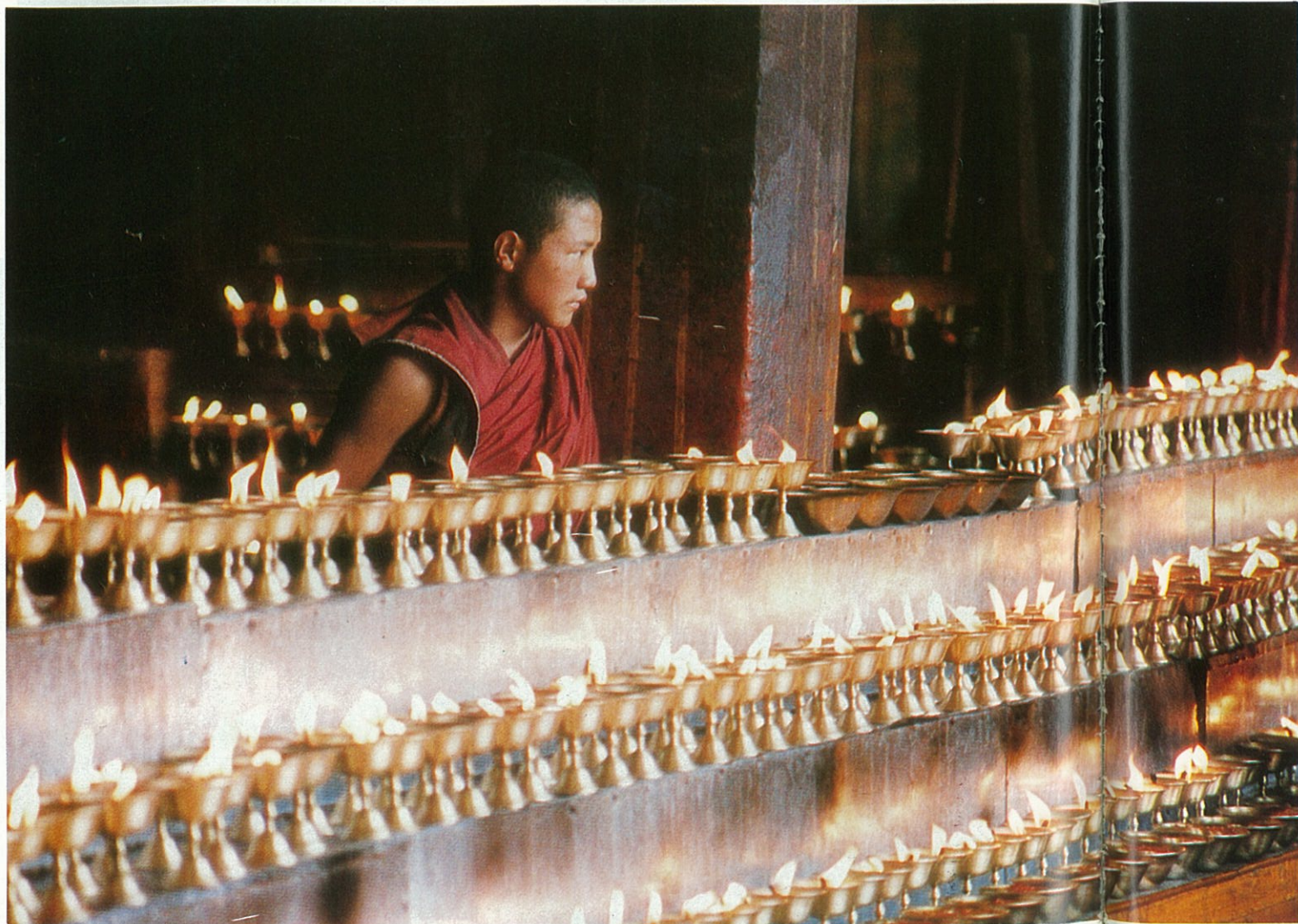


許多人家的門戶都刻有萬字記號。



在市集上賣土耳其玉的西藏人。





小僧侶與祈禱油燈。

其他各項教育設施也正積極建設當中。

針對西藏問題，胡耀邦曾頒佈新法，並且不諱言過去種下來的錯失，公開地向藏人認錯，甚至百般拉攏流亡在印度的達賴喇嘛，向他喊話，希望他早日返回家園。如此種種措施，一般評論家認為，「如果中共的態度不盡是藏人自治，也絕不是削足適履，要西藏人遷就漢人」。

備嚐患難之後的拉薩城，如今仍是西藏首善都市，但比較昔時光景，遠遠減低了市井活力，許多受驚逃離家鄉的人，至今猶未歸來，似乎隱隱證實了，那一場惡夢猶未徹底甦醒。從歷史的視野來看，西藏與內地之間也從未和睦相處，雖歷經朝代衍變，至今仍是如此，每當北京強盛時，西藏人願意暫時承服；北京勢衰時，西藏便淪為自治地區。反過來說，在遙遠的年代，西藏人也曾征服內地山河，如此一來一往，總是糾纏不清。

一位十三世紀的西藏詩人、學者和宗教領袖凱潘帝塔（Sukya Pandita）曾說：

「金庫不會嫌棄財寶，  
海洋不會喟嘆水多。  
人民不會拒受財富，  
聖賢者，不會忘記智慧。」

任何人讀這首詩，不會毫無體悟。但西藏的哲人至今恐怕尚未領悟出自己家園的前途如何？再者，恐怕也是無法預測的謎題。但無論如何，一朝一代的政權僅是過眼雲煙，唯獨那古老的香格里拉傳說，一代相承，仍舊罩著幻化的彩翼，讓人捕捉回味，永無止境。而那美麗山河，亘古以來吹落的滾滾黃沙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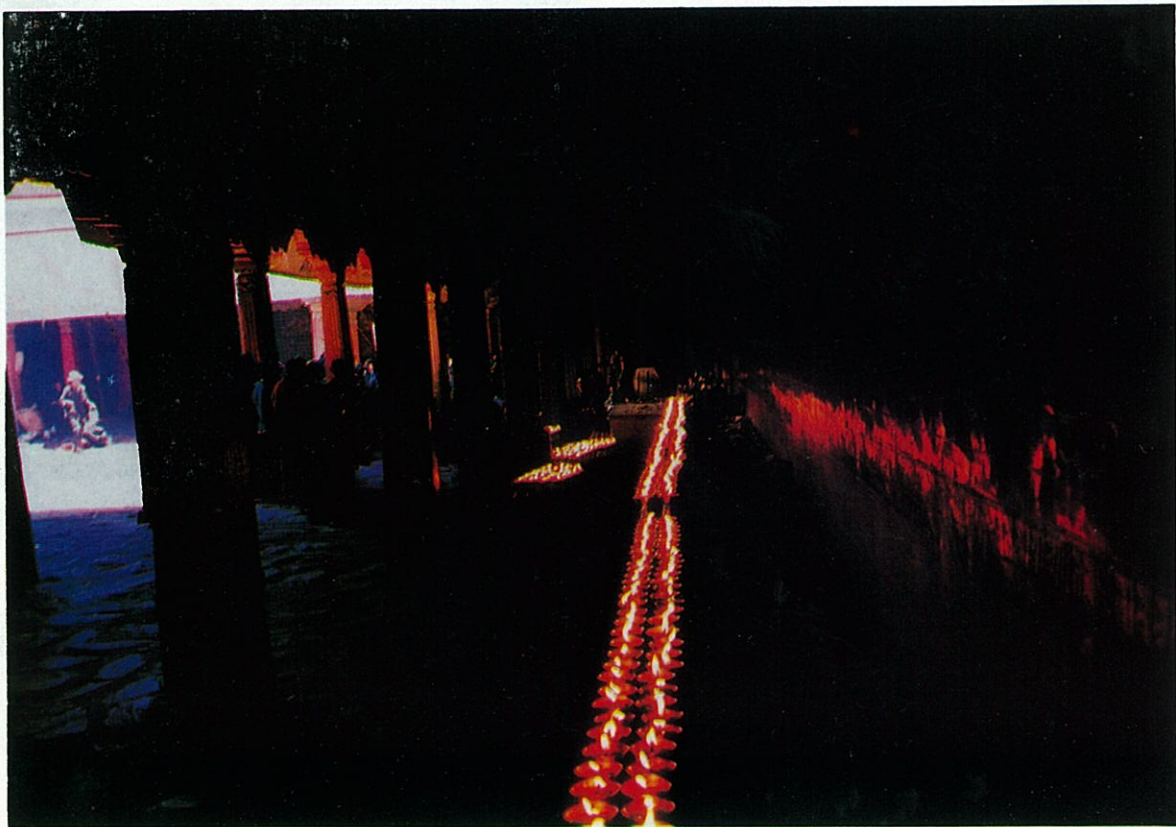
西藏佛教小神

壁，終究止於永恆。

### 跨進了社會主義的世紀

而至今讓人懸念的，則是西藏目前所處的國際亂局，深深苦惱著西藏人民。儘管中共公開表示，只要達賴喇嘛願意返鄉，宣佈西藏獨立自治，中共願意只保留西藏的外交權和軍隊駐地。但鑑於問題極端複雜難解，雙邊的機警和不可信服的阻力，仍然從中作梗，「如果達賴喇嘛回去，會不會變成中共的兒皇帝？」在北京方面來說，「達賴會不會倒向蘇俄或印度？策動獨立？」此項兩難困局，遂成為西藏問題的死結。

在街上散步，我時時遇見西藏人伸手向我索求達賴喇嘛的照片。「行行好吧，先生！給我一張達賴照片！」他們這樣無力的哀求，很不幸的，我並非有備而來，況且未來西藏之前，我豈知這是一項精神上的需求，而又那麼深刻地戮傷了我



的心。

「捺上墨色的小印

它緘默無語

但是，墨色的小印知道羞恥

在你我心中信守誓約」

這是一首西藏著名的詩句，充分流露出了西藏人的感情典型，重言諾，不肯輕易背義忘信的生活習慣。我在老人家裡記下這首詩歌，也察覺藏人是偏愛詩歌的民族，然而，更叫我不能遺忘的，是這裡的山川人物，沉靜的、望鄉的生活感情，也深深的在我心中，「捺上墨色的小印」。

六個星期之後，我仍舊坐卡車回

佛陀聖誕的慶典。

到青海，然而，「幾千年歷史的古老西藏，如今跨進了社會主義的世紀，究竟是福是禍？」這個問題，終究令我苦思不已。

(Scott Henry美國人，目前在台灣學習中文。一九七七年畢業於舊金山州立大學，主修藝術史。畢業後開始從事攝影創作，一度擔任繪畫和廣告工作，並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做事，而漸漸喜愛中國藝術。

# 人間 報導攝影 夏令營

《主旨》透過人文攝影的理念，讓照相機成為人們記錄、捕捉人間萬象的眼睛。

《對象》對報導攝影有興趣，並希望獲得實際經驗者，有無攝影經驗均可。

《時間》第一梯次 / 7月27日至8月1日  
第二梯次 / 8月3日至8月8日

《地點》耕莘文教院6樓視聽中心

《報名日期》5月1日起至7月5日

《報名辦法》索取報名表，一律通訊報名，每期以50人為限，額滿為止。

《師資》關曉榮、陳映真、阮義忠、張照堂、郭力昕、黃春明、蔣勳、梁正居、陳傳興

《小組老師》林柏樑、蔡明德、李文吉、廖嘉展、鍾俊陞、賴春標  
除已安排的課程外，參加學員可以：

A、分享「人間」的戶外採訪工作全部實際經驗

B、學習「人間」攝影暗房操作實務內容

C、無限制使用黑白及彩色幻燈底片及沖洗相紙

D、可獲得4本免費「人間」雜誌

E、夏令營期間的佳作作品將在「人間」發表，並支本社最高稿酬

《注意事項》

A、分組操作課程，由各組老師安排採訪，地點或許不在台北地區，不能外宿的學員，請於報名時註明，以便分組作業進行。

B、外縣市學員請自行預先安排住宿。「人間」備有簡便公寓住宅，若需要使用者，亦請報名時註明，每日酌收水電費：100元。

C、學員需自備相機。

## 《課程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30 11:00	名著選讀	名著選讀	名著選讀			分組操作
11:10 12:30	人文攝影的傳統和精神	報導攝影的面貌	影像背景意義	分組操作	分組操作	
2:00 5:00	暗房實作示範	1.攝影材料介紹	座談：			1.學員作品討論會 2.結業頒獎

《報名費》3500元

## 人間雜誌呈獻給讀者的第一本報告攝影集

# 阮義忠：「人與土地」

本書拍攝時間長達13年，編輯作業費時8個月。全書的80多幀作品，係由1000多卷底片中的4萬多格影像中精選而出，每一張照片都是阮義忠向人與土地學習的見證。

「人與土地」的印製由沈氏藝術印刷公司全力支援，不計成本的以3個月時間從事分色、拼版、務求張張忠於原作，充分表現出以ILFORD MULTIGRADE II 44M相紙放大的優異色澤與層次。每一頁印刷都由阮義忠親自督印，是國內黑白印刷水平的極致表現。

版本：12開正方形頁數：110頁150磅特銅

印刷：雙色套印定價：精裝400元 / 平裝280元

85折供應人間雜誌讀者：

精裝：340元 平裝：238元

(以上價格均含掛號費)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電話：7027609 / 7056801

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阮義忠攝影全集：  
「人與土地」加上「八尺門」及「北埔」兩本攝影集  
合買，只需670元(定價840元)。